

第一章

昨天正是路晓聪二十四岁的生日，今天她一下楼来，父亲陈韦全告诉她，她是家中最晚出嫁的女儿，要她这阵子最好觅得如意郎君，别让邻人笑话她是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婆。

听到这些话，路晓聪心里十分不以为然。的确，两位如花似玉的妹妹早在一年前就顺利嫁作人妇，欢欢喜喜的和老公合唱结婚真好。

但是，这和她路晓聪嫁不嫁人、是不是个老姑婆有何干系？就算是邻人要笑话她，只要她没听见，随便他们爱说什么尽管说去，她不会因此就乖乖随便找个人嫁了，从此走进婚姻生活。

“晓聪！晓聪！”陈韦全努力唤着。

她收回奔放的思绪，视线落在父亲身上。“爸，我没耳聋，你不用那么大声。”“我在跟你说话，你有没有在听？”陈韦全不是看不出来女儿心不在焉。

“听是听见了，但是……”“但是？”“但是我无意随便把自己嫁人，当然也不会有人愿意娶我。”她不想老实告诉父亲自己在外一直有个男人；要是教父亲知道她竟然养了个地下情人，不被赶出家门才怪。

“如果是没有男朋友，这好处理，我跟你妈会帮你物色对象，你大可放心。”陈韦全还以为是什么难题呢，原来只是没有情人这件小事。

不过，像他大女儿这样成熟美艳的女人，会没有男朋友？这倒相当奇怪了。

不会是现在的男人眼睛都脱窗出了问题吧？！

陈韦全百思不解，大女儿的相貌一直是三个女儿中最出色，且最像她母亲的。

晓聪明眸皓齿，嫣红的檀口，肤如凝脂，一举手一投足皆显现出她是个极为性感却又不失娇媚的女人。

怎么这样的女人会没有男人？！

也许是他女儿眼光太高，态度又不够积极所致；这么解释的话他尚可接受。

“爸，用不着帮我物色对象，真要这么做才会教人笑话呢！”路晓聪赶忙阻止父亲。

倘若父亲真这么做，可以想像不出三天这个家就被他给掀了。

他，展孝勋，可是个醋坛子，脾气烈得很，万一惹火他，怕是谁也奈何不了。

“可是这样下去……”陈韦全不禁为女儿的将来操心。

“爸，我还年轻，二十四岁正是花样年华，等时间、缘份一到，我就是不想嫁也不行，你就不要为我将来操心了。”她安慰父亲。

“你还是赶紧交个男朋友安定下来，好为路家传宗接代，巫女的血脉可断不得。”“爸，你真的很爱妈妈对不对？”路晓聪突然好感动。她想，有朝一日如果能遇到像爸这样重感情的男人，也许她会愿意结婚。

“你怎么突然这么问？”陈韦全吃一惊。

“因为爸你完全不计较我们三个姊妹全跟妈姓，而爸却……”“你们全是

我的孩子，姓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了你妈和你们，我已经很心满意足了。何况，陈家不只生下我一人，你那些伯父们会替陈家传后代，我只要你们母女就好。”陈韦全笑着拍拍女儿的肩膀。

“爸，你真好。”“别灌我迷汤了，快去上班，我不耽误你上班时间了。”很快地向父亲道再见，路晓聪愉快的走出家门。

“时间不早了，我要回去了。”路晓聪站起来，看着手表说。

“我送你回去。”展孝勋跟着站起来，抓起车钥匙，一面抓住她的手。

“不行，我要自己回去。”她担心会被家人看到，届时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发生什么事了？”展孝勋狐疑地看向她。

“什么发生什么事了？”她不解地看向他俊逸非凡的脸。

这人实在称不上是个小白脸，尤其是他有张黝黑、有棱有角、十分帅气的脸。

但是他的的确确就是她的小白脸，也许，说是地下情人要来得贴切些。

总之，除了房子是他的外，这里的一切摆设都是她设计，而他出钱买的。

很好笑吧？一个小白脸还倒贴钱给她用，夜班知道这人心心里在想什么。

记得她之所以会和他认识，也是他主动向她搭讪，而她实在找不到办法甩开他，才逐渐与他熟识，一直到他主动提议要当她的地下情人，她都是那个无法说不的人。

算来和他认识也有一段时间了。最奇怪的是，无论她再怎么逼问他，他就是不肯告诉她他究竟是以什么维生，为什么总有办法拿出一笔可观的钱交给她。

不过，为了将来没有财务上的纠纷，除了帮他设计房子所需的钱之外，她是不会向他拿半毛钱的。

他很好看，是个少有的美男子；她想，一定有不少女人在喜欢他。而她也曾跟他提起这件事，但他总是一笑置之，却什么也不肯告诉她。

唉！若不是他有办法每次都找得到她的人，她实在不怎么喜欢来这里和他共度晚餐。

问题是他就是有办法找到她。

接连两、三次，她也累了，只好随便他，乖乖的每天一下班就来这向他报到。

“你的表情告诉我，你心里有事。”展孝勋眯起眼睛细细打量她。

“你连我心里的事也想管？”不会吧？他以为他是谁呀？展孝勋脸色沉了下去，认真地看着她，表情严肃得让她看了直觉大事不妙。

“好吧，告诉你，我父亲已经在催我赶快交男朋友，所以我不能冒险让他们看见你，误以为你就是我的男朋友，你最近最好离我远一点。”他想知道就让他知道，她想。

也许他会因此自动远离她的生活，让她活得自由自在些。

“的确，我并不是你的男朋友，让你父母误会是不太好。”展孝勋若有其事地抚着下巴回答。

“你真的了解？”“我自然了解。”他点头，看见她展露笑脸后才又说：“我是你的地下情人，那当然不是你的男朋友。”路晓聪有股冲动想挥拳揍他完美的下巴。他实在是太教人生气！这会儿她是同他说真的，他竟还在说风凉话！

如果不是他还抓住她的手，她真的会掉头就走。

“我是说真的，你最好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她语气转硬，用力想甩开他。

“我知道，走吧！我们路上说。”展孝勋拉着她往门口移动。

“我说你不能送我回家。”她刹时停下脚步，执意不跟他走。

但她知道自己一向命令不了他，他这人从来不接受她的拒绝。

从一开始，她的置之不理或强烈抗拒都发生不了作用。他还是在她面前出现，强迫她承认他是她的地下情人。

“我说路上再谈。”他回过身，一副倔强的表情。

“我跟你根本没什么好谈的，我并不是自愿要你当我的地下情人；再说，你的行为也不像是地下情人该有的。”她一口气把话说完，扭身想甩开他，却被他抓回。

“你认为所谓的地下情人该是怎样的？”撑起她执拗的下巴，他轻声问。

“我怎么知道？”“这不就对了。”他勾起嘴角。

“可是……”路晓聪顿时哑了口，气愤地瞪着他。

“我送你到你家附近，不会让你父母看到我的。”展孝勋拉住她。

真搞不懂这人心里到底在想什么！难道他就不能好心的放她自由？莫名其妙冒出来，又“自告奋勇”要当她的地下情人，她到底是走什么楣运？才会那么倒楣碰上他！

路晓聪的表情是一脸气愤，虽是心有不甘，她仍然毫无抵抗的被他一路拉至车上。

一路上两人都不曾再说话，就连展孝勋也是沉默地开着车，目光直视前方。

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路晓聪也不想问他。其实说穿了，就算她和他在一起已有两星期之久，但是她对他的一切仍是一无所知。

不知道他以什么维生，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其他兄弟姊妹，更不清楚他的交友情况。

总之，对她而言，他是个极其神秘的人。

而由于她对他本来就没什么特殊感觉，所以也不需要知道他太多。

“就到这里好了。”望见她家就在不远处，她出声唤道。

展孝勋停下车子，拉起手煞车，转头突然扑向她，她尖声惊叫，身子被他压在下面，叫声硬是被他用手掌捂住。

他想侵犯她！这个认知着实吓着她！短短两星期，虽然名义上她是她的地下情人，但他从未有轻薄的行为出现，连一个亲吻也没有。

也就是因为这样，她才会放心地每天向他报到，而现在他若是原形毕露，她这才真要后悔莫及。

想到这儿，路晓聪奋力挣扎，直想推开他沉重的身体。

“别闹了，你父亲大人就在外面。”展孝勋低声说道，一面轻轻放开她，让她得以自由呼吸。

闻言，路晓聪身子缩得更紧。她想，有展孝勋强壮的体型，该是挡得住父亲的视线吧！

过了好半晌，一直站在门口的陈韦全总算转身走进屋内，展孝勋也在同时间离开她身上，回到驾驶座。

“谢谢你。”路晓聪直喘大气，实在是因为他压在身下，差点窒息。

“这是身为地下情人的我该做的。”展孝勋存心迷惑她，脸上的笑容是无懈可击的迷人。

“你为什么……”她想问他为什么要自愿当她的地下情人，可是又觉得这个话题过于敏感，她实在开不了口。

怕万一他说出来的答案是她无法承受的，那岂不是很尴尬！

展孝勋目不转睛，等着她把话说完。

“没什么，我要下车了。”她伸出手抓住门把，正想推开车门。

展孝勋却长手一伸，揽住她的脖子，勾回她的脸庞，在她额头上轻轻印下一吻，才让她下车。

看着车子离开，路晓聪才伸手摸向依然还热热的额头，不由自主地轻啜了一声。

他到底是怎样的人啊？犹记得……“小姐，一个人吗？”路晓聪抬起头看向声音来处，这一看，她又兴致缺缺的低下头。

心想，长得这么好看的男人一定早有女朋友，找她搭讪，一定是想寻她开心；更何况她也不喜欢用这种搭讪的方式跟任何人结交，干脆不理他，让他去寻别人开心好了。

路晓聪以为自己不理睬他，他就会自讨没趣地走开，可是等了又等，一直站在她桌旁的男士，还是站在那儿动也不动。

这会儿，路晓聪可无心继续喝咖啡了，皮包一拿，站起身子便往柜台走。

就算再不识相的人，也不会再贸然追上来，这是她走出咖啡馆时的想法。

可是一直到他又挡在她面前时，她才知道这人的脸皮厚得教她不敢领教。

但她仍是不愿开口，从他身边闪过，路晓聪仍是向前走，仍是抱持着她不开口，就可以教他知难而退的想法。

走了许久，她才发现自己实在太过天真，那个男人还是一路跟过来，也不曾再试图和她交谈，只是跟在她后面这么单纯。

可是这才不叫单纯。当路晓聪第二天、第三天，发觉他依然跟在她后面时，便再也按捺不住胸中奔腾的怒火，凶巴巴地瞪着他泰然自若的脸。

“你这样跟在我后面算什么！”“你总算开口说话了。”“什么意思？”她一愣。

“我给自己五天期限，如果五天内我不能让你开口说话，我就会走开。”他对她满意的微笑。

路晓聪瞪圆了一双美目。“你就当我从来没开口好了，赶快走开吧！”第一次，她后悔自己的沉不住气。

“来不及了，我们已经是朋友，晓聪。”“你知道我？”她讶然道。

“我是展孝勋，你是路晓聪。”“不，我不想认识你，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吗？”“哦？可以请问你我心里在想什么吗？”“你想要拿我开心，你一定已经有女朋友，却想要来捉弄我，看看我是否会因你的搭讪而受宠若惊、欣喜若狂。告诉你，你去寻别人开心吧，别烦我。”“你對自己这么没信心？”他冷不防的出声。

“不是，我只是太了解你们这些自以为长得帅就想玩遍所有女人的花花公子。”“原来你还是注意到我长得很帅嘛！”他扯动嘴角。

“你！”路晓聪错愕万分地抬起头。

若不是他们的对话成了众所瞩目的焦点，她实在很想再和他唇枪舌战个几百回合。

可是她不风头，尤其是在一群陌生人面前。遂地，她一个转身，加快脚步，离开那是非之地。

没有脚步声，路晓聪很快地以为自己摆脱了他，脚步终于轻快了起来。

事实证明她又错了。隔天下午，他就又出现在她公司大门口等着她，脸上依然挂着怡人的笑容，表现出翩翩风采。

路晓聪当下一愣，自觉自己真是碰到煞星，才会被他给缠上。

从那天起，她就很认命地接受他存在的事实一直到现在。她到他提议当她的地下情人，也才是两星期前的事，路晓聪又是一声叹气。

短短两星期的时间，由不认识到成为她的地下情人，这发展实在是快得惊人。

不过，在她心里面，展孝勋仍然是个她不熟悉的陌生人，想要成为她真正的地下情人，大概还有得他等了。

要是教展孝勋知道她心里是这种想法，不知他会做何反应？为此，路晓聪喜孜孜地走向家门口。

“过几天晓昭、晓瑶和她们的先生会过来和我们叙叙，晓聪，别忘了早点回来，别又在外用晚餐。”路星桦看见大女儿又准时九点钟进门，特别叮咛道。

“她们又要回来啦？都嫁出去快一年了，还三、五天就往家门跑，也多亏她们嫁个爱她们的老公，不然像这样老是往娘家跑，早晚会被休掉。”路晓聪换上家居鞋，不是很在意的说着。

“如果你也赶快找个好老公嫁了，将来也有个人可以依靠。”陈韦全还是不忘补上这么一句。

“爸，你怎么又来了！”“我希望女儿有个好归宿难道错了吗？”陈韦全看向自己的女儿。

“爸，给我一个我必须结婚的理由，就像是晓昭是为了挽救我们巫女一族才去找屠魔英雄一样，总要有个像样的理由，我才愿意结婚。”“瞧你这么说，你妹晓瑶又是为了什么结婚？”陈韦全对女儿的歪理相当不以为然。

怎么他的大女儿竟然一定非要有理由才肯结婚？这是谁给她这种观念的？“晓瑶她是为了花云菲而嫁给赵靖擎，虽然他们现在很幸福，但是仍是有理由的。

可是，爸，我没有；我不用找屠魔英雄，更不用替别人出嫁，所以，我这么早结婚做什么？”她摊开双手。

“你——”“好了，韦全，你说不过她的。”路星桦劝解。

陈韦全自是明白说不过女儿，于是无奈地打消主意，打开电视不再理会女儿。

不过这时陈韦全已经有了一个灵感。倘若他这大女儿一定要有个充分的理由才肯出嫁，那么他就给她一个理由吧！

想着，陈韦全老成的脸上突然有了诡异的笑容。望见父亲脸上那似有企图的笑容，路晓聪突然觉得心里毛毛的，看来事情很不对劲。刹时她忍不住告诉自己，往后的日子可要提高警觉才行。

有个突然急着把女儿嫁出去的父亲，路晓聪觉得好累但究竟为了什么

因素，父亲要急着把她嫁出去，却仍是一个谜。但她会查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没道理父亲会突然这么积极。

她相信一定有其他原因，一定不只是因为两位妹妹都出嫁了，怕她被邻人笑话这么荒唐的理由。

不管怎样，她会查清楚的，路晓聪在心中肯定地思忖道。……

第二章

“爸，如果你真希望大姊赶快嫁掉，我有办法。”路晓昭在听见父亲的心声后，便主动提出办法。

“二姊，你有什么办法？”路晓瑶兴致浓厚地倾身向前。

“可是，爸，你要告诉我们为什么一定非要把大姊嫁出去。”路晓昭不笨，她自然会想到先弄清楚的用意何在。

“这个你们还是不要知道的好。”陈韦全早知道二女儿晓昭的心思比一般人细腻。

“爸，你就说出来，大家可以商量商量个好对策，我也可以有光明正大的理由帮爸陷害大姊啊！”晓昭锲而不舍地追问。

“你这孩子！说什么陷害，我这做父亲的岂会害自己的女儿！”陈韦全没好脾气地瞪着女儿。

“我还是要知道原因，不然我才不帮爸想办法。”路晓昭有信心她会赢得这一仗。

“唉！还不是你大姊今年已经二十四岁了。”陈韦全叹口气，没有说下去。

“二十四岁又不是多老，爸有什么好担心的？”如果当初不是为了要挽救全家人，她才不会被迫和她现在的老公严龙昕——她的屠魔英雄上床，当然也就不会一脚踩进爱情漩涡，成了早婚的一员。

“可是……”陈韦全犹豫的神情浮现在脸上。

“你爸想说的是，我们路氏巫女只要过了二十五岁，受孕的机会经二十五岁前少很多，因此，才会希望你们的大姊能在二十五岁前把自己嫁掉。”路星桦手里端着水果走出来。

“不会啦！妈、爸，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二十五岁不算是高龄产妇。”“这是体质问题，跟医学进步没有关系。就算医学再发达，世界上还是有许多不孕的妇人是医生无法帮助的，而我们路氏巫女的体质在二十五岁过后，就是会产生这种情形。”“妈，你这么说不就表示我和晓瑶也必须在近几年赶快怀孕啦！”路晓昭才不想念母亲说的是真的，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母亲要是还以古人的那些例子评估她们，岂不是太跟不上时代了！

什么二十五岁以后不容易受孕，这不是摆明要她在二十五岁以前赶紧生几个小萝卜头吗？！

想想看，她现在二十一岁，离二十五岁的大限还有四年，如果龙昕喜欢孩子——不用怀疑，这是肯定的；那她岂不是成了一只母牛，一年生一个！

光想到未来四年必须忙着怀孕生子，路晓昭心里立即投了反对票。

她想晓瑶应该也不会喜欢这么早当妈妈才对。

路晓瑶的确不怎么喜欢这个主意，遂地，只见她从沙发上跳下来，大

叫：“我才不要这么早当妈妈！我还是个学生，挺个大肚子上学会让同学笑话的。”路晓瑶话才说完，人马上被靖擎拉回怀里。

而从他的表情看来，似是颇赞同这项主意的，这让路晓瑶更是紧张得哇哇叫。

“不管！靖擎，这次不能听你的，你不能要我挺着肚子，我不管！”赵靖擎只是淡淡一笑，伸手拧了拧她的脸颊。

“我也是。”路晓昭也对自己的丈夫宣布。

严龙昕同样没有回答。他是很喜欢孩子，但现在说来还算太早，他还想过几年两人生活，孩子的事等以后再说。

“你们这是扯到哪里去了？你们两个已经有丈夫，怀孕也是早晚的事，现在该担心的是晓聪，你们的大姊她现在没有男朋友。”“爸，因为大姊即将二十五岁就要她结婚是太勉强，不过，为了大姊将来设想，是该为她打算打算了。”“这么说……”“爸，我给你一个包装成功的方法。”“什么方法？”

“我有办法的。”路晓昭喜孜孜地眯眼笑了起来，把她的办法告诉了家人。

“别哭了，晓昭，你的哭声会吵醒爸妈的。”路晓聪抓住妹妹的手。“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次回来，你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是爸啦！他要我和严龙昕赶紧生个小孩，可是龙昕怎么也不肯。你也知道龙昕是从来不会听从别人要他做的事，爸一催他，他干脆就不跟我上床了，那也没关系，可是我实在害怕一直这样下去，龙昕会因为禁欲太久，反而向外发展。大姊，我这次就是为这个回来的，你一定要帮我劝劝爸啦！”路晓昭向大姊哭诉。

“爸最近真的很奇怪。这些日子来，他一直逼着我赶快嫁人，好像我不嫁掉会对不起他似的。”“爸要你嫁人？”路晓昭像是第一次知道这消息，杏眼圆睁地看着她。

“可不是吗？对了，晓瑶没事吗？”“她可好呢！因为还要上学，所以爸就没逼她赶快生孩子。大姊，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突然变这么多！”路晓昭迷惑地抬头，表情是那么无辜。

路晓聪也不比她清楚多少；遂地，她耸耸肩，同样是一副“莫宰羊”的表情。

“在姊，你说该怎么办？”“能怎么办？只能反抗到底了。”“这样没有用的！”“你难道有更好的方法？”路晓昭很快地摇摇头，难过得像是说不出话来。她这副表情看在路晓聪眼里，身为大姊的她突然有了一份坚决的想法。

她知道该怎么做；为了不让晓昭担心受怕，她打出方法和父亲取得妥协。

总不能眼睁睁看着父亲威迫着她们，而她们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大姊，你在想什么？”担心大姊可能是在思考如何反抗父亲。路晓昭试探的问。

“我在想，如果我答应和他安排的人相亲，也许他会缓下逼你赶快生子的念头，把所有注意力全放在我身上。”路晓聪知道自己去相亲一定能让父亲转移注意力；为了妹妹晓昭，她愿意去相亲。

“大姊？”路晓昭努力好久才没让自己的笑意露出来。

不过，见大姊竟然肯为……她和爸妥协，她便忍不住的愧疚起来。

大姊对她这么疼爱，如果不是为了大姊的将来设想，她实在不该如此设计她。

“不用担心，相亲不是一定以结婚收场。”路晓聪对这件事倒是相当乐观。

相亲没问题，但要她点头同意嫁人，除非奇迹出现。

“大姊，其实不一定要相亲，如果你心中已经有心仪的人了，可以趁这个机会向他表白。像是你公司的同事、上司之类的。”路晓昭提供意见。

“没有这个人。”她早看透了公司那里流里流气、毫无内涵的男同事，要喜欢他们，不如她还是选择相亲好了。

“是吗？”路晓昭明白是大姊太过挑剔，没有最好的，她不会对人用下真心。

对于追求完美，大姊就像是那些有洁癖的人，对任何事都挑剔过了头。

如果公司里没有大姊喜欢的人，就表示那些男孩子还入不了大姊眼里。

其实以大姊的外在，的确够条件去选择她所想要的男人。

“晓昭，我们不谈这个了，你现在可以放心去告诉你的屠魔英雄，怀孕的事没有人会逼他，随他高兴什么时候生就什么时候生。”“大姊，这样好吗？”路晓昭听见自己这么问。

“当然好，而且我这么做也有其他的用意。”路晓聪神秘地笑笑。

心想，也许这次的相亲，可以让展孝勋对她死了心。

虽然他是个令人难以抗拒的男人，可是她就是不喜欢他老是替她做决定。

“大姊，你还有什么其他用意？”路晓昭可是身负重任，自是不敢错过任何可能影响结果的事情。

“告诉你也没用。”她还不打算把展孝勋的事告诉别人。

“大姊！”路晓昭噘起嘴巴抗议。

“都结婚了，还那么孩子气，难怪你会拿龙昕没办法。”路晓昭咬住下唇，一副受教的样子。其实严龙昕对她可算是言听计从，只除了偶尔喜欢板着脸做事。不过，这半年来已经改善很多了。

为了让大姊相信，她谎说了严龙昕对她不好，这一点，她于心有愧。

不过路晓昭心里十分明白她的丈夫是不会为这种小事而怪罪她的。

有个特别宠她爱她的老公就是不一样，也正是因为这样，她会才希望大姊能有个好的归宿。

希望这次的相亲，大姊真能找到她的如意郎君。

隔天早上，一知道大女儿已经如大伙所想的上当后，陈氏夫妇高兴得笑咧了嘴。

夫妻俩对于巫女在年满二十五岁后就很难再受孕的传说，虽然不是百分之百采信，但为了不想造成日后的遗憾，他们宁可相信有这么一回事，也不愿意拿女儿的将来冒险。

而现在女儿既然已经答应相亲，剩下的，就是好好去找对象的事了。所以，一整个早上，就只见他们各自忙着打电话和朋友联络。

看着自己的父母藉着电话寻问对方有没有认识一些好青年，可以介绍给女儿的情景，路晓聪光是听就已经觉得很不好意思，若真要到面对面时岂不更觉面子挂不住？想到这个，她禁不住无奈地深叹口气；自从知道自己巫女的身份后，倒楣的事就接连不断。

巫女，真是只会害人的名词。

一年多前，晓昭为了这名词跑去献身给严龙昕，晓瑶为此失踪将近一个月，家人也差点被铁家人放火烧个精光。

这会儿她还会遇上什么倒楣事，可还是个未知数呢！

想来现在烦恼这些还算太早，路晓聪随即打住思绪，对着依然忙着打电话的父母说道：“爸、妈，我去上班了。”路星桦从电话簿上移开视线抬起头，说：“路上小说，一有消息我和你爸会告诉你。”“你们慢慢来吧。”她笑了笑，挥挥手走出家门。

一等她走出大门，路星桦立即抓住丈夫的手，大叫：“成功了，韦全！”“是啊，还是晓昭有办法。”陈韦全也是满脸的笑。

“你今天比较晚，是不是睡过头了？”展孝勋倚在她家巷子外面的墙上等她。

闻言，路晓聪停下脚步，用着很不耐烦的口气说：“你怎么会在这里？”“我每天都会在这里等你，你忘记了？”替她开了车门之后，他说。

“我不是说过最近不要出现在我面前，你——”她看着已打开的车门，又看看已坐在驾驶座上的他，他想到若不上他的车，就必须辛苦的挤公车，遂地，还是放弃搭公车的主意，钻进车里。

“你是指不要让你父母知道我们的关系？所以只要不让他们发现，我们还是可以见面的。”展孝勋声音平稳，显然对她的话无动于衷。

“你——算了！懒得理你，开车吧。”就让他再接送个几天，等到她相亲过后，她会离他远远的。

当然，现在还不是告诉他的好时机，她想。

“你这个星期天晚上有没有空？”沉默了许久，在拥挤的车阵中，他突然开口。

“有什么事吗？”“带你去听演唱会。”“我不喜欢人挤人。”“有我在，你不用担心。”他脸上始终挂着自信的笑容。

她狐疑地斜睨着他，不是挺相信他说的话。

“你不会是要带我去听钢琴演奏会吧？”这种对号入座的演奏会，当然不必人挤人。

“不是，是某个外国明星的演唱会，虽然人潮一定会挤得会场水泄不通，但我一定有办法不让别人挤到你。”他微笑说。

瞧他说得那么有自信，她倒是有些好奇他究竟会用什么方法不让她和别人挤在一起。

“如果你真有这个本事，我就和你去一次。”她倒要看看他有什么天大本事。

展孝勋丢给她一道她绝不会失望的表情，而她则回以不以为然的摇头。

而就在这个同时，刚好到了她上班的地点，遂地，她赶紧要他停车，好让她把握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冲到公司。

一直到看她走进公司，展孝勋才拿起行动电话，拨了他相当熟悉的电话号码。等对方的声音出现，他才以着轻松但正经的口吻说：“告诉伯父，他要做的事我现在正在进行之中，一定不会负他所托。”得到彼端肯定的回答后，展孝勋这才切掉电话，望着前方，眼里满是诡谲的笑意。

“又是被那个人送来的？晓聪。”方贞莹靠过来笑问。

“你不是都看见了！”路晓聪一副心烦至极的表情瞄着她的同事。

“到现在你还是不喜欢他？不会吧！他已经可以算是百年难得一见的美男子了！”“夸张！不过，你说对了，我是不喜欢他。”“为什么？”为什么？她自问。

也许是因为他并不是真心对待她的吧！不知道什么原因，她就是觉得

他没有拿出半点真心。

天生的敏锐让她对他就是无法完全信任；无关个性，无关外表，就单单一份说不上来的奇异感受，使她警戒着他的一举一动。

“我不知道。”就算知道，她也不会轻易告诉别人。

路氏巫女的真正敌人——铁氏，还存活在社会上，有上次差点陷身火窟的警惕，她早已学会了不再轻易相信别人。

“晓聪，他是那么好，你——”“你喜欢？那干脆让渡给你，我还落得轻松自。”她不在意地耸耸肩。

“别说笑了，他会看上我才怪。对了，我忘了告诉你，最近听说我们的老董事长好像很中意你。”“中意我？你是指我的工作能力？”能得到上司的肯定，这倒是件喜事。

“拜托！这当然不可能，老董事长是看上你的美貌，想要你做他的第四个小老婆。”“你是在开玩笑的吧？贞莹。”她才不相信有这种事。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是真是假我也不是很清楚。”“既然是听来的，当然就不是真的，不跟你闲嗑牙了，做事啦。”“等一下，晓聪，我又听说一件事——”“够了，我不是很喜欢听那些八卦新闻，你就让我耳根清静清静如何？”方贞莹只好自讨没趣的走开，路晓聪这才可以开始专心投入工作之中。

“人好多，我看我们还是回去算了，展孝勋。”看着面前的人山人海，路晓聪看演唱会的兴致一下子降低不少。

才想转身，手臂却被他拉住。转头看他的笑脸，她疑惑地看着他。

“人这么多怎么看？光是吵杂声就够让人耳朵震聋了。”她皱起眉头，拔高声量。

“来吧！有办法的。”“可是——啊！”话未说完，路晓聪发出呼声，讶异地发现才不过一秒的时间，自己已坐上他的肩膀。

“这样看得到吧？”“是看得到，可是……”她想说这样好丢脸，却又舍不得这视野顶好的“位子”。

原来他所指的办法就是这个。才这么想着，路晓聪随即发现已有不少对情侣也跟着效法起他，一个个抱起身旁的女友。

结果这么一来，却苦了那些没有情人，却又挡住视线的人们，于是大伙马上抗议，声音一下子盖住了演唱者的演唱。

因为是引起这场混乱的始作俑者，展孝勋立即飞快地拉着她奔出会场。

一路上两人大笑个不停，一直到车子停放的地方才停下来。

“这就是你所指的办法啊？”她取笑道。

展孝勋作个鬼脸，两人又爆出大笑声。

“展孝勋，你真让人大开眼界，看不出来你是会做这事的人！”展孝勋撇撇嘴，表情写满着得意，打开车门让她上车。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路晓聪过得很愉快，她一直认为展孝勋是个支配欲很强的男人，而他确实如此，可是他也是极为幽默风趣的人。

他有像大男孩一样开朗的笑容，笑声听起来相当舒服，而且他算是个正人君子，好几次的独处他都是谦谦有礼，除了偶尔拉拉她的手，亲亲她的额头，其他倒是相当守规矩。

问题是这么完美的男人不可能会出现她身边。不是她对自己没信心，相反的，她从镜子里知道自己的长相还不至于上不了台面。

只是……就像她所想的，展孝勋很可能是个危险份子，她一定得想办

法让展孝勋对她死心。

这样一个危险的男人，还是交给其他可以轻易相信他的女人，她知道自己做不到完全相信他。

先不提她巫女的身份，光是他那么戏剧性的闯进她的生活，就让她不放心。

再者，听说再过几个星期铁氏父子就要出狱，她怎能不小心谨慎！拿自己的家人冒险，是她绝对做不到的。

“大姊，这次爸和妈给你安排的对象，连我和晓瑶看了都觉得不错，龙昕和靖擎也很赞同，你要不要先看看他的照片？”路晓昭趴在床上对着路晓聪笑说。

坐在镜子前的路晓聪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淡淡地说：“晓昭，你有没有听爸说要我准备什么时候去相亲？”路晓昭从床上坐起来。“大姊，爸还没跟你谈过，怎么可能跟对方约时间呢？”“我知道了。”说着，路晓聪站起来，准备走向外面。

“大姊，你要去哪？”路晓昭赶快下床，急着叫唤大姊。

“去和爸讨论。”她头也没回的走出房间。

闻言，路晓昭足足愣在原地有半分钟之久。

大姊不是不喜欢相亲吗？怎么这会儿反而主动要去和爸讨论？这是怎么回事？心里感到十分莫名其妙，路晓昭立刻拔腿追出房间，而她才出房间，就听见大姊对父亲说：“爸，如果你已经帮我挑好相亲的对象，我这个星期天有空。你可以安排我和对方见面。”“晓聪，你是说这个星期天？”陈韦全丢开手上的报纸，一脸无法置信的看着女儿。

不会是他大女儿今天吃错药吧？前几天才说不想随随便便把自己嫁掉，怎么今天反常地主动要求提早相亲时间？“对，就是这个星期天。爸，没问题吧？”看见父亲诧异的表情，路晓聪心里直觉好笑。

“当然是没问题，只是晓聪——你怎么会突然……”陈韦全对女儿突然改变心意感到纳闷。

很难相信一个人原本怎么也不肯同意相亲的女儿，竟在一夕之间变得这么积极，如果不是有其他因素造成，她绝不会这么快就改变心意。

“爸，我是想反正早晚都会和对方见面，若是让我在还没和他见面这段时间，就一直对他感到好奇，不如趁早和他见面，也省得我胡思乱想，徒增烦恼。”路晓聪淡淡说着。

经女儿这么一解释，陈韦全倒觉得心中的疑惑已获得解答。

“那就如你希望的订在这个星期天，你可要好好准备准备。”“我知道，对了，爸，我那两位妹婿呢？”她想找个机会请他们帮她调查展孝勋这个人。

“都回去了，只留下你两位妹妹。”对于那两个女婿，陈韦全很是满意，只不过可惜他们从来不会主动和他这岳父攀谈。

他们总是一副好像和妻子以外的人类说话会要了他们的命似的模样，因此，很少见这两人开口。

本来就觉得晓昭的丈夫是个怪胎，原希望小女儿的丈夫可以有些改善，没想到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所以，这次大女儿的对象，陈韦全绝不找那种沉默是金、连话都懒得说的男人。

“都回去了？”事情就是这么刚好，她想。

“大姊，你找龙昕有事吗？告诉我，我可以帮你转告，或者我们现在就回家，直接找他，反正又住得不远。”路晓昭找到机会便开口。

路晓聪就是担心这一点，她着实不想让家人知道展孝勋的存在。

其实找她两位妹夫，事情难保不会让她两位妹妹知道，这两个男人向来对自己的妻子特别纵容。

想来她还是找别人处理这件事较保险。

“大姊？”“也没有什么事啦，爸，咱们就这么说定了，这个星期别忘了。”她马上转开话题。

“我会安排。”“那我要上去休息了。晓昭，你陪爸聊聊，晚安。”路晓聪刻意打了个大呵欠，一副她累了的样子。

看着大姊走进房间后，路晓昭在父亲的身边坐下，压低声音说道：“爸，你有没有觉得大姊怪怪的？”“是有一点奇怪，会不会我把这件事逼得太急了？”陈韦全摸着下巴，有点担心。

“爸，会不会是大姊早就已经有男朋友，只是不肯说出来？”她认为这个可能性很大。

“如果有男朋友，你大姊怎么会答应去相亲？”陈韦全否决了这个假设。

“说的也是。”“什么事情说的也是？那说出来让我和妈知道啊！”路晓瑶手里提着大包小包走进来。

“你又拐了妈什么东西啊！晓瑶。”“才不是哩！这是用靖擎的钱买来送给爸妈的。”路晓瑶亮亮手中的信用卡。

“韦全，这孩子买了你最喜欢的西装，快过来看看你喜不喜欢她挑的颜色。”路星桦笑着要丈夫过来。

路晓昭也挨近身子看着妹妹究竟买了什么好货色；当然，路晓聪的事也暂时搁置了。

第三章

星期天，是个值得兴奋的好日子，也是路晓聪要和对方相亲的重要日子。

男方邱秉司，根据父亲朋友的介绍，听说是个不可多得的好青年，有个稳定的收入，还是个孝子，最重要的是，他的父母也是一对慈祥和蔼的老人家。

对于这些，路晓聪心里倒是没有任何感觉。她之所以会同意相亲，是为了妹妹晓昭，再者是想要摆脱展孝勋的纠缠。

因此，对方是何等的不凡人物，都跟她一点关系也没有。

不过，真要说她一点也不紧张，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这会儿只见她对着镜子，努力想使自己脸上有点笑容。

但是努力了许久，成果依然只是此刻挂在脸上的僵硬笑容。

平常，她就不是一个笑口常开的人，今天又要她对一个陌生人微笑，那简直是难上加难。

“大姊，你准备好了没？我们要走了。”“你们两个不会也要跟着去凑热

闹吧？”她想，这是肯定的。

看妹妹笑得那么开心，不就表示她们等着看这热闹已经等很久了吗？“大姊，我们跟着去也好帮你提供意见啊！”路晓瑶是笑得最开心的。

“我看是想看我的笑话吧！”路晓聪没好气地哼着。

才说完，路晓昭和路晓瑶马上激动地抗议起来，为此她抿着嘴巴轻笑出声。

“别闹了，我们该下楼去了。”“大姊，你等一下不用紧张，有我和二姊在，绝不会准场的。”路晓瑶自吹自擂。

“谁说我在紧张了。”她回头说完，不再等她们，一个人先走出房间。

路晓昭和晓瑶两人立即快步跟上去。

原来这就是所谓的相亲。两个主角，身边跟着一堆亲朋好友，而通常主角就都是尴尬得连对方的脸色也不敢多看一下，面带笑容地呆坐一旁。

看着邻桌同样也是相同的景象，路晓聪看了就觉得好笑，怎么还是有人喜欢相亲这一套啊！她想。

如果等一下她和对方也是这种情形，那自己说不定会真的忍不住大笑出来。

“大姊，你看到了吗？隔壁好像也是——”“住嘴，晓瑶，别打扰人家。”路星桦给女儿一个稍安勿躁的表情。

路晓瑶吐吐舌头，表示明白。

等了好半晌，父亲的朋友总算带着一位西装笔挺、外表倒是相当斯文的男士来到她们的桌前，一阵寒暄的问候，对方两人坐了下来。

“晓聪，这是秉司，他现在就在我的公司当主管，能力不错，如果你们年轻人彼此还满意，可以先做做朋友再说。”洪适纲笑着说，简单地为此介绍一番。

路晓聪很快地发现这个邱秉司可是个很健谈的人，从他带着笑意的眼睛，和露出一口牙的嘴巴，都显示出是个极为开朗的男人。

他很会说话，从介绍自己的家人、工作以及朋友状况，未来的憧憬等等，他介绍得淋漓尽致，无一处不完美。

路晓聪忍不住拿他和展孝勋比较，两人真有天壤之别，一个对自己的一切吝于表达，一个却急着把祖宗八代全部交代清楚。

如果展孝勋肯像他这样坦白，也许……等等！她无缘无故想起他做什么？意识到自己的思绪，路晓聪摇摇头甩开它们，而就在她摇头之际，却突然看见展孝勋出现在她眼前——正确位置是在他们的桌子后方。

而此刻他正一瞬不瞬的看着她。如果不是这样的光线明亮，她说不定会以为是自己看走眼了。

他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而且还是独自一人！

若说他知道她今天会来这里相亲，所以特地跑来证实，她当然不会相信。

如果他本事真有那么大，那她更该尽快远离他了。

“路小姐，你在想什么？是我说的话题太无趣了吗？”邱秉司马上注意到她的失神。

“哦，对不起，我上个洗手间。”路晓聪决定一定要搞清楚展孝勋是什么原因出现在这里。

如果他是因她而来，那他肯定会跟着她走进洗手间。

路晓聪才走到洗手间门口，后面的脚步声也跟着来到她身后。

她冷哼一声，猛地转过身，看着果真跟上来的展孝勋说：“你怎么会在这里？”展孝勋一派潇洒地倚在紫色柱子上，撇撇嘴巴说道：“我是来捉奸的。”“你这是什么意思？”她顿时火冒三丈，气红了脸。

“你竟然跑来和别的男人相亲！有我当你的地下情人还不够吗？”展孝勋的表情看起来比她还生气。

“那是我的自由，你最好赶快回去！”“相信我也有自由在这里用餐吧！”“随便你！”懒得再看他，她闪过他想走。

展孝勋却一把抓住她，揽住她的细腰将她搂了回来。

“不要和他说话。”他警告。

“你神经病！”“不然我会告诉你父亲，我是你养的地下情人。”展孝勋的口气不像是说假的。

“没有人会相信，把手放开。”她两只手拼命打着抓着他横在腰上的手臂。

“如果我在这里和你来个热吻，你和你妹妹们会不会跑来看看你，究竟在洗手间发生什么事，这么久还没回座位？”路晓聪错愕万分地看着他。就说他是危险人物，果然错不了！

“你到底想怎样？”“不要和他说话。”他重复道。

“不可能，我也不会听你的。”“那么我就只有破坏你的相亲宴了。”展孝勋口气坚决，慑人的目光看起来的确是认真的。

“你不能这么做！”她才不会做出让家人丢脸的事。

“我会，如果关系到你，我会。”如果他这么做是出自他的真心，她也许会很感动，可是他的眼睛是冷酷的，就像每次他总是在她面前微笑，眼里却没有笑意一样。

他不可能是为了想拥有她才表现出这副模样，她的直觉告诉他，这人是另有企图才接近她的。

在铁氏父子即将出狱的非常时期里，她一点疏忽都不能犯，因为她是路家三姊妹中唯一没有丈夫保护的人，她必须特别小心。

“放过我，展孝勋，不管你是为了什么，放过我和我的家人吧！”前些日子的灾难，他们家已经够苦了。

“我不知道我和你之间的事和你父母有何关系。”展孝勋表情平静，声音冷冷。

“你不想坦白也没关系，只是你再不放手，我妹她们会真的来找我，让她们发现你就糟了。”“有什么糟糕的？我也可以正式和你父母认识。”展孝勋对此发展有不同的看法。

“不行！你绝不能见他们，好吧！好吧！我答应你不和他说话。你赶快放开我吧！”她伸手拍打他，无奈地同意他开出的条件。

“还不行，你还必须告诉你父母，你不喜欢他，不想再和他做更进一步交往。”“你欺人太甚，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因为你怕我和你的关系公开。”他倒是狠狠揪住她的把柄不放。

“我和你什么关系也没有！”她恨自己，为什么一定要被他咬住把柄不放。

如果她敢任由他去胡言乱语，或者拿她的家人冒险，也许他就无法这么嚣张。

问题是她做不到啊！

“二姊，洗手间应该就在前面左转的地方。”路晓瑶的声音从不远的后方

传来。

听见妹妹的声音，路晓聪这下更是焦急，抓着展孝勋的手也就更加用力。

“快放开我。”她压低声量说。

展孝勋不为所动，似乎是准备和她耗到底了。

实在是怕极了别人发现他，路晓聪叹口气，低声道：“我答应你，不会和他做更进一步的交往，你赶快放开我。”才说完，展孝勋便一把放下她，使得她一时站不稳，身子往后跌在地上。

“唉哟！”她惨叫一声。

展孝勋伸手想拉她一把，路晓瑶也在听见大姊的叫声后跑过来。

“大姊，你没事吧？”“是啊！这位小姐，我没撞伤你吧？”展孝勋摆出一副陌生人的表情。

“我没事。”知道他没打算在她家人面前拆穿她，路晓聪心里松了一口气。

路晓昭上前扶起大姊，对着还一直站在原地不走的展孝勋投下责怪的眼神。

“你真的没事吧？小姐。”展孝勋倒是一脸歉然的等着她站起来。

“我大姊已经没事了，你可以走了。”路晓瑶勾起大姊的另外一只手。

展孝勋真的转身走开，只是走到转弯处又刻意回头向她微点个头。

他的眼神她不是不明白，只是觉得真的碰到衰神，才会这么倒楣遇上他。

“大姊，你没摔疼吧？”“没有，不过我必须马上离开，晓昭，你去跟妈说我肚子不舒服，先回去了。”“可是，这样不太好吧！”路晓昭不是很乐意接下这重任。

“你总不能要我就这样来来回回跑洗手间吧？”她不想办法离开，事情会更糟糕。

“大姊，我去说。”“晓瑶，还是我去，你和大姊去看医生。”路晓昭看着大姊苍白的脸色说。

路晓瑶点点头，扶着路晓聪走出餐厅；路晓昭则回身走向餐桌，准备把这消息转告自己的父母知道。

另一方面，看着路晓聪走出餐厅，展孝勋也满意地起身跟着离开。

于是，好好的相亲宴就这样被展孝勋给搞砸了。

她一定得想办法摆脱那个展孝勋！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路晓聪因为爸爸念了一整个晚上，这会儿便忍不住心里责怪起展孝勋。

今天如果不是他的出现，这次的相亲也不会不欢而散，她也不会因此让爸训了整整两个小时。

爸爸一向疼爱她们三姊妹，如今让他丢脸，做女儿的，尤其是身为大女儿，她心里着实过意不去。

从小到大，她很少让父亲失望，父亲命令她二十岁前不能把头发染黑，她就乖乖顶着一头红发到二十岁。

记得十六岁时她第一次和一位同班男孩交往，父亲说她年纪尚小，不宜交男友，她也就二话不说立刻和那男孩分手。

她是家中的老大，所以也一直是两位妹妹的典范，父亲从来不会特别要她一定要做到最好，可是身为大姊的她却能自动自发表现得最完美。

父亲从不曾对她大声说话，甚至于在她记忆中父亲一次也没凶过她。

而今天因为展孝勋的缘故，她第一次被父亲斥责。

因此，路晓聪实在很不苦心，因为展孝勋而被骂实在不值得。

如果她能有所谓的巫女神力，一定第一个将展孝勋变到沙特阿拉伯，离她越远越好。

可惜她这个巫女只是挂名的而已，什么神力、法术跟她无缘。

唉唉唉！叹息再叹息，路晓聪却发现自己完全想不出办法摆脱展孝勋。

对他不理不睬，他只会静静跟在她旁边，不和他说话也没关系。

对于这一点，她还是头一次遇见这么不识相的男人，厚脸皮到无可救药。

“唉！再这样下去，我会烦死的！”大叫一声，拉起棉被往头上盖。

展孝勋，也许是她前辈子欠他，而他准备这辈子来讨债的。

唉！如果他真的只想要钱，她倒愿意给他，只可惜他是个比她还有钱的男人呢！

想到此，禁不住又重重叹了口气，路晓聪决定暂时抛开烦恼，闭上眼睛等天亮再作打算。

如果路晓聪以为经过昨天那一场闹剧，展孝勋就会自动退开，放她自由，那么她就太天真的。

他还站在那里，就站在每天固定等她再现的地方；也许她该考虑走后门才是。不过，她也知道他还是会有办法找到她的，就像前几次一样，她的下场就是被他像拎小鸡一样的拎住衣领，一路拎回车上。

有了前几次的教训，她实在怕他了。说来也实在好笑，明明说好他当她的地下情人，可是他这个地下情人竟然比她还要来得威风，这是什么道理？

“你还敢出现！你知不知道因为你，昨天夜里我被我爸教训了好久！”她抬头迎上他的笑容，“还好意思笑！你想害死我，我倒可以现在就死给你看！”她走上前，存心豁出去。

这是一步险棋，她心里十分明白，但她在赌，她要赌他的反应。

如果他会阻止她，那也许她可以稍微相信他；但如果他无动于衷，那就证明他的确是有目的才接近她的。

路晓聪就这样抬头挺胸，直直冲向前，正待冲进拥挤的车阵中，展孝勋已从后面抓住她，并且一掌掴向她。

她的脸侧向一边，眼泪都被打了出来，但她心里是愉快的。

他终究还是拉住了她，也许她真的可以相信他。

“你不要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展孝勋放开她，往后退一步，这时他的表情像是有一点愤怒。

“我是在开玩笑没错啊！走吧，送我去公司。”她用手挥开被打散的头发，耸了耸肩。

展孝勋满意地露齿而笑。

看见他一贯的笑容，路晓聪心中的不安再次涌上。还是不对劲，不知是直觉，还是第六感，她还是觉得他的眼睛里没有出现真正的欢喜。

“你不要得意，我还是会继续相亲，一直到找到对象为止。”“很好，这样我以后的日子也不会无聊了。”展孝勋没有如她所愿地打退堂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她去相亲，照说他应该死心才是，怎么反而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什么意思？很简单啊！只要你一相亲，我就跑去破坏，你相亲几次，我就破坏几次，一直到没有人愿意和你相亲为止。”“你为什么

要这么做？”“我是你的地下情人，我不会让你甩掉我。”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路晓聪一时语塞，气得浑身发抖，恨不得能马上刮起大风将他吹走。

如果她现在是二十岁，就可以因为生气而刮起一阵强风。问题是，现在她什么神力都没有，反而比一个平常人还怕人。

可是，就算没有神力，她也不能再让他这样嚣张下去，说好是她的地下情人，他最好就守好自己的本分，别想一直牵制她。

“如果要当我的地下情人，就不该插手管我的事，不然我可以不要你。”她早该想到这一点。

“你不行。”“我不行？你倒是说说看，我为什么不能不要你。”她忿然道。

“因为你在几星期前总共欠了我一千万元，如果不要我这个地下情人，先把欠我的钱算清楚。”展孝勋的语气不慌不忙。

“等一下！你说什么？我什么时候欠你一千万元！我怎么不知道！”一千万！他在开什么玩笑啊！

“你怎么会不知道。我现在住的那间私人公寓，价值六百万，是以你的名义买下来的，再加上屋里的摆设装潢，林林总总也要四百万，这一千万都是由我暂时支出，你如果现在想甩开我，可以，请把一千万准备好，我可以不计较分手费。”路晓聪第一次有种被人设计的感觉——他一定是一开始就设计好的，她该知道的，可是她还是一脚踩了进去。

“你摆明是要敲诈嘛！”她指控。

这是什么道理！房子他在住，竟然还敢狮子大开口？向她要这一千万，还说不和她计较分手费？她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厚颜无耻的男人。

“我不是在敲诈你，我只是求个公平而已。”展孝勋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

“什么公平！”她倒想知道他所谓的公平指的是什么。

“以你所知道的，养个地下情人应当由哪一方付钱买房子？”“当然是养情人的一方。”她想也没想便答道。

“这就对了，我是你养的地下情人，出钱买房子的当然是你，而既然你拿不出这笔钱，就由我暂时支借给你，所以你说，你该不该还我一千万？”

“可是我——”她才想说她又不是自愿养他当地下情人。

展孝勋却不肯给她把话说完的机会，用手指挡住她的香唇，抢先说道：“别担心，我不会向你催讨这笔钱，只要我是你的地下情人一天，我就无限期借你。”展孝勋笑着把车停下。

“你——”“别你呀我的，快下车赶最后倒数时间吧，你就来不及打卡了。”像是这才发现上班时间已到，路晓聪惊叫一声，飞快地打开门冲下车，奔向公司。

看着她匆忙的背影，展孝勋嘴角一扬，嘲弄的表情此刻正清楚地挂在他有棱有角、相当帅气的脸上。

凭路晓聪这种涉世未深、不懂人心险恶的单纯女子，想要轻易甩开他，是绝对不可能的。

尤其是当他有备而来时，她就更加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倘若他想要毁掉她，那是轻而易举的，展孝勋的笑容加大了起来。

不过，好戏才正要开始，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她就等着慢慢陷入他所设的陷阱中吧！

带着胜利的笑容，展孝勋将车轻松地滑进拥挤的车阵中。

中午休息时间，路晓聪略微收拾一下桌面，正待离去之时，一阵脚步

声在门口出现。

她抬起头一看，赫然发现站在门口的人竟然是董事长，而此刻的董事长是微笑的；眼看着董事长明显的笑容，她猛然记起前些天方贞莹对她提起的事。

方贞莹好像是这么说的：“听说我们的老董事长好像很中意你。”当时她一直以为方贞莹可能是道听途说，随便开开玩笑罢了。

可是现在看着董事长眼中那分明是有色的眼神，她不再那么肯定了。

也许真被方贞莹说对了，这董事长真的对她另有企图，否则他不会特地等到所有员工都出去用餐的时候，出现在她所属的部门。

这下路晓聪真的有点后悔刚才不该拒绝和方贞莹一起下去用餐，这会儿万一董事长对她提出自己实在做不到的要求，她该如何是好？她喜欢这的工作，虽然公司男同事都是一些好色之徒，但他们还是颇能自重，她实在不想被迫离开公司。

“董事长，有什么工作要交代吗？”此刻她大概也只能拼命祈祷董事长不是中意她，只是她自抬身价，胡思乱想而已。

“路小姐，我直接谈重点，你应该有听说我很中意你吧？”董事长的一句话马上毁灭她的祈祷。

“不，董事长，你千万不要在意，那只是一个谣传，董事长是有权势的人，怎么会看上像我这样的小职员呢！”她慌得手脚都发冷了。

“路小姐，你不用这么客气，你是个很美的女人，我是很中意你。”“董事长，你是在说笑吧？”路晓聪几乎已经看到自己的工作飞了。

要她委身给董事长，她是绝对做不到的，她也没理由这么做。

“我不是在说笑，路小姐，我要你当我第四个小老婆。”董事长许德索露出色迷迷的目光。

路晓聪面色一整，再严肃不过的直视他。不，不再忍了，她已决定辞职以表她死也不肯接受的态度。

于是只见她一个字一个字缓缓说道：“我、不、会、当、你、第、四、个、老、婆、你这个老色鬼！”“你说什么？”“我说我要走了，董事长，哦，不是，是许先生，再见！”抓起皮包，她闪过许德索冲进电梯，留下愤怒的他不停在后头怒吼。

但她才不理睬，既然工作都飞了，她可以不必担心惹恼他。

路晓聪在电梯里拼命喘息，忍住奔腾的怒意，刚才她真的好想伸手揍他！也许她真该这么做，她平息她的怒火。

想到此，她不禁有点后悔自己没有动手。

就在她极其后悔的当儿，电梯门已开，站在玄关等她的展孝勋立即迎了上来。

不知是受了气又找不到人舒懈，她竟然有股冲动想躲在他怀里倾诉。

不过她不必这么做，展孝勋似乎已看出了她的不对劲，立即拍拍她的脸，轻声问：“怎么了？一副苦瓜脸。”“我工作没了。”她摆出一副可怜相。

“怎么回事？好好的怎么会没工作？”展孝勋带着她走出门口。

她一脸犹豫，不知道要不要老实告诉他。

“是今天早上迟到，所以你挨上司骂了？”见她没回答，所以他又问。

“不是。”“那么发生了什么事？”“是——董事长——他——”她实在很难开这个口。

“他把你开除了？”为了他这句话，路晓聪狠狠地白了他一眼，然后才忿然说道：“他要我当他的老婆，所以我就辞职不干了！”说完，随即转头看他，等着看他会有何反应。

“你是说他要你当他的老婆？”展孝勋说完，马上青筋浮现。跟着转身就要走进她的公司。

路晓聪马上拉住他，急道：“你想干什么！”他不会是要进去揍人吧？虽然那许德索活该被揍，可是事情一闹开，丢脸的可是她。

“我去好好痛宰他。”就说他一定是去使用暴力的，哪个男人不会以拳头大吓唬人？！

可是为了她的面子问题，她说什么也得阻止他。

“不要，你不要去打他，我已经辞职了。”她闷闷不乐地说。

“你很喜欢这个工作？”看着她的表情，他问。

“喜欢有什么用？我已经失去这份工作。”她撇撇嘴。

“只要你喜欢，我就有办法。”“你又来了，老是这么自信，不过这次你没辙了，人家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而你什么也不是，你能有什么办法！”她才不想念他真有什么通天本领。

“展孝勋给她的答复是一副她等着瞧的表情，教路晓聪顿时感到好奇死了。”“你说你有什么办法！”“我会给你一份惊喜，你等着我的好消息。”他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反而神秘兮兮地直笑。

“你到底会有什么办法嘛！”“不是说要人你一份惊喜？现在自然是不能告诉你。”“可是——”“别老是把可是挂在嘴上，只管相信我就是了。”他摆出一副只要相信他，一切都没问题的表情。

可是她根本不敢相信他，什么都不肯说的他，实在难以捉摸，这样的他教人怎么相信？“别一副不相信的表情，我不会害你的，只要你喜欢这份工作，我就让你拥有它。”真有这么简单？她真的可以相信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像你为什么愿意做我的地下情人，你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实在忍不住一直搁在心中的疑问，她终于提出问题。

如果他肯说实话，也许她就不至于一再担心他是铁氏派来的人。

展孝勋的眼神严肃了不少，直直地看着她疑惑的脸蛋儿。

然后只见他清清喉咙说：“喜欢一个人不需要任何理由吧？”路晓聪大吃一惊，在众多已设定好的答案中，没有一个答案是这样的。

她以为他不会这么坦白，毕竟他不是那种会把甜言蜜语挂在嘴上的人。

而现在他这么一说，她反而不知该做何反应了。

“你是说你喜欢我？”不管他是真是假，路晓聪都觉得心里甜滋滋的。

打从十六岁那年和同班男同学分手以后，她就再也没有听过男孩子亲口说喜欢她了。

而重温旧梦的感觉真好。

“我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喜欢什么，我自会尽力替你争取。”展孝勋已然看出自己的表白有了相当的收获。

为此，他心里更是得意了起来。

他说过，当他有备而来时，她是逃不出他的手掌心的。

“展孝勋……”路晓聪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心起了阵涟漪，而这全是因为他。

就算明知他是个危险人物，这一刻，路晓聪已无力阻止自己的心受到

波动。

“今天是星期五，明后两天你公司放假，等星期一一到，你还是和往常一样来上班。”“我已经辞职了，再来上班岂不是丢自己的脸吗？如果这是你所谓的办法，我看还是算了。”她还以为他有什么特别办法呢。

原来也不过如此！

“你能不能就相信我这一次？星期一你一到公司，就会发现一切都和从前一样了。”“你到底想做什么？”她实在不明白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真有那么大的本事，他直说明白不就好了？“星期一你就会知道了。”他还是不告诉她，迳自保持着神秘的笑容。

搞不懂他究竟想怎么做，又问不出个所以然，路晓聪于是打消主意，不再追问。

总之，如他所言，一切等到星期一，就能揭晓答案了，希望如此，她想。

第四章

“你确定你没有骗我？如果你让我进去丢脸，我真的不会饶你。”路晓聪坐在车里，对于即将进去公司，她的心充满着忐忑不安。

“进去吧！”展孝勋给她一记安心的笑容。

看见他的笑容，她只好鼓起勇气下车，对他挥手后，才走进公司。

而当她来到自己的行政部门时，还没开口说话，一向喜欢传达小道消息的方贞莹已经向她这头跑来，脸上带着她有天好消息要说的模样。

“晓聪，你知道吗？这两天公司发生了天大的事，恐怕没有人曾听说过这么奇特的事！”瞧她说得这么夸张，到底是什么事？路晓聪不免好奇地瞥一眼方贞莹，等她把话说完。

“我们公司最大的首脑，也就是董事长，被人换下来了！”“换下来？这怎么可能！董事长不就是这公司的负责人，谁能把他换下来？”路晓聪讶然道。

“就是说啊！也不知道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逼他把董事长的位子让出来！”闻言，路晓聪真的不知该作何反应了，展孝勋真的有本事把董事长许德索换掉？当他说他有办法时，她绝对没料到他所指的就是这个，他所说的要给她一份惊喜，难道就是逼董事长下台？天哪！他竟然真有这种本事，他究竟是何方神圣啊？“贞莹，你知道现任董事长是谁吗？”不会就是展孝勋吧？“听说是姓展，不过大伙儿一直到现在都还没见到新上任的董事长，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就像前任董事长那样好色。”听完她的话，路晓聪站不住脚地跌坐在椅子上，表情一愣一愣的。

姓展？难道真是他？他哪里来那么大的本事？“晓聪，你听傻了啊！”她是傻了没错，否则她怎么会认识展孝勋这么久，却不知道他的本事这么大。

“贞莹，除了董事长下台，其他员工都还在吧？”“是啊！除了董事长，其他员工都可以继续在这里工作，我们很幸运，晓聪，不过还是希望这个新上任的董事长能给我们更好的待遇。”“这可难说，你没听说新官上任三把

火，你还是别抱太大的期望。”她忍不住想吓唬她。

“不会有这种事的，晓聪，你少乌鸦嘴。”方贞莹马上抗议。

瞪着天花板好一会儿，路晓聪突然有股冲动想上顶楼看一看新上任的董事长究竟是不是展孝勋。

于是，她突然抓住方贞莹的手说道：“我们去看看他！”“谁啊？”方贞莹一时会意不过来。

“我们新上任的董事长啊！”闻言，方贞莹眼睛大睁了起来，急叫：“不好吧！万一我们上去触犯了龙颜，工作不就不保了？他总会现身的。”“我就是现在想看啊！”她哪里忍得了这么久的时间！她急着想证明新上任的董事长就是展孝勋。

“说不定我们现在上去，董事长还没来公司。”方贞莹觉得十分不妥。

“我们去看看不就知道了？走吧！”路晓聪不再理会她的抗拒，拉着她就往电梯的方向走。

方贞莹奈何不了她，只好跟着一起走进电梯。

走近董事长的专用办公室，路晓聪和方贞莹的脚步声刻意地轻了起来，两个女人几乎是蹑手蹑脚，不敢发出任何声音地靠近办公室门边。

就在此时，办公室突然传出两位男人的交谈声，路晓聪也在此刻用手捂住嘴巴，阻止自己叫出声。

她听见了，里头真有展孝勋的声音，真的是他！

“孝勋，你总要说说你为什么要花一大笔可观的数目买下这间公司。”办公室里的另一位男人问。

“为了一个女人。”“女人？孝勋，你说是为了一个女人，你卖掉自己的公司跑来经营别人的公司？”“她值得。”这话使路晓聪脸红了起来。她不该偷听的，为此若是失落一颗芳心，那真是罪有应得。

为了她卖掉自己的公司，展孝勋竟认为这值得？天哪！她一直都是那个不信任他的人哪！

“她到底有什么魔力，值得你如此用心待她？”另一人的声音听来是纳闷的。

“不知道，总之我愿意为她这么做。”“你疯了。”“你要怎么说都无所谓。”听到这里，路晓聪再也听不下去了。她从不知道展孝勋是这么认真对待她的，而她却一直把他当敌人看，处处提防着他、不信任他。

可是他竟然是这么好的男人，她……真是太不应该了。

路晓聪自责不已，静静地拉着还摸不着头绪的方贞莹离开。

一直到她们消失到电梯里，办公室的门打开，展孝勋和他的朋友站在门边。

“看来一切都正如你希望的进行，孝勋。”张舜仁倚靠在门柱上说。

“这是一定的，凡事只要有我出马，岂有不成功的道理。”展孝勋笑说。

“可是你真要这么做吗？”“我既已接受这工作，自会做到最完美。更何况这件事还是我的恩人指派下来的。”“可是，我觉得那女人不像你恩人说的那样奸诈狡猾，专门诱惑男人，再以抛弃男人之乐。”张舜仁搓着下巴，经过评估后才说。

“我看你是被她的美丽外表骗了。”展孝勋嗤声道。

“你难道不心动？”张舜仁没有否认，事实上这也没什么好否认的，那女人的确有张动人的脸蛋。

“女人对我而言都一样，最多只是身体有用，外表对我产生不了什么效用。”展孝勋冷哼。

“这么说，等事情一结束，你可以把她留给我，我正好喜欢这一型的。”张舜仁说完，等着他的反应。

“可以。”展孝勋倒是很干脆。

“那就这么说定了，你可不要忘了自己今天说过的话。”张舜仁笑得很是开心。

展孝勋点点头，表示自己不会反悔。

“如果你喜欢捡我剩下的，就请笑纳吧。”“我不在乎。”张舜仁出乎他意料的竟这么回答。

由此看来，他是相当认真的。为此，展孝勋眯起眼睛看着他，警告的对他说：“等事情结束，我会把她交给你，可是在这之前，你不能主动接近她，并把我的计划告诉她。舜仁，你应该知道，我一定要完成这件事，如果有谁敢从中作梗，我会先毁了那个人。”他很认真的警告他。

张舜仁立即摆正表情，严肃地回道：“我当然知道你对这件事下了很多的心思，光是你在她面前刻意佯装自己很喜欢她，就能看出你对这事有多认真。你放心，我不会坏你的事，你尽管去完成工作，若有需要，我还会从旁协助你，一直到事情结束。”展孝勋这才满意的点头，伸手点燃了香烟，兀自吞云吐雾了起来。

“怎么了？晓聪，你不是想看我们新上任的董呈长是谁、长得什么样子吗？怎么都已经到办公室门口了，又拉着我离开？”方贞莹纳闷地看着有些失神的路晓聪。

后者像是忍了很久，然后才吐出一口气来。得知展孝勋竟为她买下整间公司，她真的说不出自己心中究竟是何感受。

是感动？是不知所措？她全弄不明白，更不清楚他为什么肯为她这样一个平凡女子这么做。

“晓聪，你到底在发什么呆啊？”实在是看够了她发愣的样子，方贞莹忍不住伸手推她。

路晓聪回过神来，抬头看向方贞莹，问道：“你说什么？贞莹。”“唉哟！拜托你，晓聪，你的心是跑到哪去了？”方贞莹翻翻白眼，没好气地说。

“我只是在想事情。”“想什么事啊！”看了她一眼，方贞莹随即又说：“算我没问。对了，你还没说你为什么还没见到新上任的董事长就拉着我走掉了？”“没什么，就像你说的，我怕万一惹火新上任的董事长，我和你会吃不完兜着走，所以，临时打退堂鼓。你不会怪我吧！”她吐吐舌头。

“我还担心等我们见到董事长后该怎么解释呢！还好你先打消了主意。”方贞莹直拍着自己的胸说。

路晓聪抿嘴轻笑出声；没有对她吐露实情，实在是怕她会四处宣扬。

公司里就只有方贞莹见过展孝勋，知道他缠她缠得紧，万一搞得全公司上下都知道，那她岂不连上下班都不得安宁？虽说是纸包不住火，但能瞒一时，也胜过马上让贞莹得知实情。

毕竟她还是有时间可以找展孝勋商量对策，能不教贞莹认出他是最好的。

“不过，知道新上任的董事长就在上面，我们却错失良机，是有点可惜。”说穿了，方贞莹对这个新任董事长也相当好奇。

为此，路晓聪只是笑着摇摇头，低头打她的电话，不再理会她。

看见她埋首工作，方贞莹也只好打消闲嗑牙的念头，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趁着在中午时分同事都出去用餐的时间，路晓聪终于等到机会到顶楼的董事长办公室。

而正当她走近办公室时，门突然打开，由门里走出一个身穿休闲服的男人。路晓聪可以肯定这人大概就是早先和展孝勋交谈的人。

为了不想显示自己是刻意上来的，她强迫自己抬头挺胸，直对他微笑。

而张舜仁几乎是在她微笑的同时，心也跟着沦陷了。

多么美的笑容！如果这么美丽动人的女孩是个狡猾的女人，他想，可以醉死在她的笑容中，倒也很值得。

路晓聪没有停下来多看他一眼，对于他眼中那惊鸿一瞥的惊叹，也没注意。

此刻，她心里只想要尽快见到展孝勋，其他的都是次要的。

走过这男人的身旁，路晓聪不曾回头，倒是张舜仁反而一直以着爱慕的眼光跟着她，直到她走进办公室，才收回视线，摇摇头走开。

“果真是你，展孝勋！”路晓聪几乎是一推开门就看见他端坐在皮椅上，翘起二郎腿，随意地翻动公文。

展孝勋听到声响，这才抬起头看向声音来源。这一看，教他马上丢开手中文件，热烈地站起来走向她。

他非要表现得这么喜欢看见她吗？路晓聪心想，再这样下去，她怕自己真会抗拒不了。

“晓聪，你怎么会跑上来？”“不然你以为我会不知道是你搞的鬼吗：我一来上班，同事就跑来告诉我董事长换人了，我本想不可能办得到，可是没想到真的是你。展孝勋，你这样做算什么嘛！”她发着牢骚。

“这是我答应你的。”展孝勋说，抓起她的手往沙发走。

“我又不知道你会把许德索换下来，再说，你是怎么办到的？”她试探地问。

“这你就不用管了。”“你又来了。”她嗔怪，就知道他不会老实告诉她。他把自己的公司卖了，才得以买下这间实属二流的公司。

真是的，他就是这样，她才会对他总是不放心；什么都不说，太冒险了。

“我不是办到了？所以你只要好好做事，身为上司的我是不会亏待你的。”“说到这个，我差点忘记我上来的用意。”她突然记起自己显而易见了另一件事而来的。

“用意？难道你不是上来求证我是不是董事长的？”展孝勋咧开嘴笑。

“这只是其中一个目的，最重要的目的是我想问你，你是不是要以现在这个样子出现在员工面前？”路晓聪抬起头问。

“我现在这个样子有什么不对吗？”展孝勋说着，摸摸自己的下巴。

“不是不对，只是我有个同事方贞莹看过你，你忘了吗？要是让她看见……”她实在不敢想像这个后果。

“让她看见如何？”展孝勋不解。

“她会四处宣传，而我才不要我们的事被其他同事知道。”路晓聪才刚把话说完，马上注意到他随即板起脸，十分的阴沉。

噢！他生气了，她看得出来，而他是有权利生气的，毕竟谁也不喜欢被当个见不得人的情人。

所以她才说自己不合适谈恋爱；对于一个真心对待自己的男人，她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回报他。

“也许你该考虑另外找个你看中意的女人，我恐怕不适合你。”她有感而发地说。

老是看他在让她、讨她欢喜，她实在过意不去。

“你以为这种事一句你不适合我就算了？”展孝勋突然站起来，欺身到她面前。

“我是想，我是个很被动的女人，每天让你抓来抓去，我也很辛苦，干脆你再另外找个女人。”而她也好再像从前那样轻松一个人过日子。

“别再让我听见你这么说，别老是想打发我，我已经做了这么多，难道还不够？”展孝勋火大地一把揽过她的身子，一副忍住不想伤害她的表情。

这一刻，反而是她伤到他了，路晓聪心想。

“展孝勋，你为我做的，我当然知道，可是你确定我不会让你失望？对爱情，我很迟钝，你也许等不到我回报你的一天。”闻言，展孝勋眼神闪了下，但很快地就不见，然后他给她一记安抚的笑容，道：“我可以等。”“展孝勋……”她无言了，有这么好的男人愿意等她的心开窍，她还有什么好担心犹豫的？该好好把握他这个人材是。

“如果你怕公司同事发现我们的事，交给我处……”他未能把话说完。

“你有办法，我知道。”她迳自接下他的话。

展孝勋听见她这么说，随即发出浑厚的笑声，路晓聪也跟着一同吃笑出声。

这是几星期下来的第一次，她竟然能抛开对他一直存在的不信任，由心底真正笑开。

“我是很被动的女人，对爱情我很迟钝。”一天下来，展孝勋整个脑袋就是不停重复出现路晓聪的这些话，她的话实在很矛盾，他想。

一个专门以勾引男人为主，又以抛弃男人为主要生存目的的狡猾女人，怎么会认识这么久了，却从来不曾主动勾引过他，反而是他去接近她、强迫她接受他？这难道是她擅长使用的诡计？先佯装单纯女子的模样，再引他上勾？想到伯父一再提起她的狡猾无人能比，怕是他也奈何不了，展孝勋心中已有答案。

也许正如伯父所说的，这路晓聪就是一个擅长运用计谋的女人，所以才连他也差点上当。

不过，有了这次的教训，展孝勋肯定自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日后不管她再以何种面目出现，他都不会被他耍得团团转。

什么被动、对爱迟钝，这类的话语都别想打动他。

伯父交代下来的事，他是势必要完成，展孝勋心中如此想着，目光也就更形坚定。

最近这段时间，是路晓聪最快乐的日子。以前为了担心铁氏的魔爪会伤及她的家人，所以她一直小心翼翼地谨防着任何人的接近。

如今有展孝勋的陪伴，她头一次尝到当女人的快乐。现在她每天一下班，几乎是自动往他的私人公寓跑，已经不用他强制押着她前往。

为了不让公司同事发现他们的事，她早已改搭公车不让他接她上下班，

为此，他倒是颇有微词，满心不情愿。

不过由于她十分坚持，最后展孝勋还是拿她没辙，只好被迫妥协。

而为了她一些莫名其妙的顾忌，展孝勋被迫妥协的事还不只是单单一件不接送她上下班而已。

为了不让其他同事发现他的真面目，展孝勋甚至特地戴上了一副眼镜，嘴上还贴上一撮假的山羊胡；如此装扮看起来完全和原本的他大不相同，不只是多添了一分稳重，还更具吸引力。

说起他这副装扮，路晓聪还记得当他第一次以这模样面对公司员工时，不少女职员都发出惊叹声，连她算在内。不只是她，公司里其他女职员都对这位新董事长特别有好感。

倒是展孝勋非常奇怪了，他似乎并不知道公司里有不少女人喜欢他，还是我行我素，对任何主动问好的女职员全当作没看见，理都不理。

他是不是有毛病啊？坐在客厅里看着展孝勋忙碌的背影，路晓聪十分纳闷地撑着下颚，最后终于决定开口问他。

“展孝勋，你知不知道公司有好多女同事对你很有好感？”闻言，展孝勋停下手边的事，转身走向她，表情难得的愉快。

光是看他笑得这么诡异，路晓聪就知道他恐怕是误会她的意思了，以为是她是在吃醋。

于是她立即连忙往下说：“等一下！不要误会，我只是很好奇，并不是在吃醋。”她伸手直挥着，却被他一把抓住，直接带入他的怀抱中。

路晓聪微微僵住身子，脸蛋一红，急着想推开他，谁知手掌才贴上他的胸膛，便再也舍不得离开了。

一直到听见上头传来他低沉的轻笑声，才让她如梦初醒般地收回自己的手。

天哪！她这是在做什么？竟然这么恬不知耻，在他的胸前乱摸一把，她几乎可以想像此刻自己的脸肯定红得不像话了。

面红耳赤的路晓聪这会儿真觉得无地自容，却又无法挣开他握住的手。

“展孝勋，我真的不是在吃醋。”她重复道。虽然这时候这么说他根本不会相信，可是她还是辩解着。

展孝勋被她一再的申诉逗笑了，遂地，他拍拍她极富弹性的脸，莞尔道：“你不用急着解释，我知道你的意思。”倘若不是早在伯父那里知道她的狡猾多诈，此刻他真的会被她一脸纯真的表情所惑。

她真的是个不可小觑的厉害女人，他想：如果是一个擅于造作的女人，也不可能像她这样把天真单纯表演得如此逼真。

不过，再厉害的角色，碰上他也得自认倒楣。

“你真的知道我的意思？”“当然。”“那么你觉得她们怎么样？”她真的是纯属好奇，别无他意。

她总要知道为什么一个男人会对有许多女人喜欢他的事无动于衷。

“什么怎么样？”他明白若自己不小心，定会被她耍了还不知道。

“你应该知道我在问什么。”她不相信他会不清楚她在问什么。

他不是很聪明吗？“你是指我为什么没看上她们任何一个吗？”展孝勋让自己越说越生气。

“别气了，我只是好奇问问而已。”她随手一挥，他的怒容搞得她再也没有心情追问下去。

“你本来就不应该问我这件事，我不是说过我对其他女人没兴趣吗？”

“是，我知道。”她撇撇嘴，怏怏不乐地回道。

为此，展孝勋更是搂紧她，哄道：“不要生气，明天放假，我带你去南部玩，如何？”“不行，明天我要去相——”完了！她怎么会自己说漏嘴？一直很辛苦地瞒着他，怕让他知道又会跑去闹事，她怎么会这么不小心！

路晓聪一面在心中斥责自己，另一方面还得偷偷注意他会做出何种反应。

想必他一定又要朝她大吼大叫来着，她真是会给自己找麻烦啊！

只见展孝勋果真板起脸，握住她的手更加使力，只怕再多握一会儿，肯定留下五爪痕迹。

“你又要去相亲？”他咬牙嘶声道。

他的声音禁不住让她的神经绷紧。

“你不明白，我是一定得去相亲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妹妹不想现在生孩子，为了转移我父亲的注意力，我只有同意相亲。”她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么才老实。

“你很喜欢你的家人？”“废话！他们是我的亲人，我可以与他们同生共死，永远不分开。”“是吗？”恐怕不能如她所愿了，毁掉她的家人也是他这次接近她的另一主要目的。

“当然是，难道你没有亲人？”“我是个孤儿，从小被我的恩人收养。”他的眼神冷漠了下来。

“这么说，你一定很感激你那位恩人了？”这是她第一次听他谈论自己，没想到他竟然是个孤儿。

“没错，我是很感激他。”“换作是我，我也会很感激他，因为有他才会有你，他一定很伟大。”如果她要是知道他的那位恩人就是她家的仇人，她一定不会这么说的，展孝勋心中如是想。

虽然不明白他们是如何和他恩人结下仇恨，但只要是伯父所交代的事，他都会尽全力完成；所以，她和她的家人必死无疑。

当然，在此之前，他要先玩弄她一番，再让她去和阎罗王见面。

“他是很伟大。”“所以你应该可以了解我必须帮助我妹妹的原因了吧！”说完，总算看见他点头，于是她又接下去说道：“那么明天你不会跑来破坏我的相亲宴了？”“这是两码子事。”“你说你了解的！”“我是了解没错，但这并不表示我就必须把你让给和你相亲的那个男人，我又不是傻子。”“你——我也没要你当傻子，再说，我又不是真的在和对方相亲，我只是做做样子，你懂不懂？”真是受够了他的占有欲，她想。

“你不能保证对方不会看上你，对吧？”“你又知道了？你真以为每个男人看到我都会喜欢我？才没这回事，我不像你，我可是从小到大只交过一个男朋友，而且还是在十六岁的时候。”展孝勋突然大笑出声，她纳闷地睨向他，问道：“你笑什么？”想来他一定是在笑她行情这么可怜，不过，她既然敢坦白，就不怕他笑话。

“你就算想要说谎，也拜托说一个容易使人想念的谎言。我不在乎你交过几个男朋友，你也不必为此撒谎。”他本来还有点怀疑，现在他已经确定伯父的话是真的了，她，果真是个狡猾的女人。

假装自己是清纯少女，以她的年纪来说是嫌大了点。

“你不相信？”她很讶异他竟然是这个意思。

“是不怎么能让人信服，晓聪。”他笑笑。

“你不相信就算了，我也不想再白费口舌。不过，不管你心里怎么想，明天你千万不要来闹场。展孝勋，我已经这样求你，你就不能答应我？”她根本不用这样求他，可是他太我行我素，如果不经他同意，明天肯定又要以闹剧收场。

“仅准一次——”“下不为例，我知道，谢谢你，展孝勋！”虽说她根本不必谢他，但路晓聪还是欢天喜地抱住他的脖子又叫又跳，活像个小女孩。

因为她知道有他的承诺，明天她就可以不必再提心吊胆，担心他会突然冒出来了。

看见她孩子气的行为，展孝勋只是嘴角一扬，徐缓地警告她。

“记住，千万别来真的，否则我会很生气。”心花怒放的路晓聪这会儿哪里听得见他在嘀咕些什么，她此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她对晓昭总算有了个交代。

待会儿回去她就打电话给晓昭，告诉她这个好消息。

如此一来，她那怪胎妹夫心里也不会再有芥蒂，而不和她妹妹同房了。

想到这里，路晓聪不禁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而更加开心地加大了脸上的笑容。

第五章

这次相亲的对象，说实在的，路晓聪看了也觉得满意，如果再早个那么几天，她也许会考虑和他来往看看。

可惜的是，这几天正好是她和他感情迅速上升的时刻，所以，错过这么好的对象也是没办法的事。

不过，今天她在相亲宴当面对方的事，又惹毛她父亲了；因此，这会儿路晓聪正襟危坐的坐在自家的客厅里，等她父亲把正事办完。

唉！真是大姊难为！她只不过是转移父亲的注意力，怎知事情会闹到这般无法收拾的地步，好像自己非得尽快找到对象嫁出去不可。

心里一阵嘀咕，路晓聪也在同时听见父亲下楼的声音，这使她立刻站起身走向父亲。

陈韦全看着大女儿脸上那明显的担心，哪里会不明白女儿心里在担心什么。

打从小就她最听话，也最讨父母欢心，所以今天在相亲宴上，她会那么做着实教人感到难以置信。

一向乖巧懂事的女儿，为什么三番两次在相亲宴上出状况，想必事出有因，陈韦全于是决定好好和女儿聊聊。

“爸，今天中午我——”“来，坐下来说话。”陈韦全拉着女儿坐下。

路晓聪于是坐在父亲旁，等他开口问话。

“晓聪，你是不是不想相亲？不要否认，我看得出来。”陈韦全伸手阻止女儿开口。

“爸，我知道今天的对象很不错，可是，我不能和他来往。”“为什么？”

陈韦全不难想像女儿的答案是什么。由晓聪腼腆的表情，身为父亲的他已略知一二。

“爸，我已经有地……呃……男朋友了，所以，我不能再和别人相亲，误别人的时间。”事到如今，她只有把展孝勋搬出来了。

以前不想提起，是因为不够相信他，但现在他所做的一切，让她决定信任他，所以也该是爸妈知道有这个人时候到了。

“已经有男朋友？你这孩子！应该早一点让我们知道啊！”路星桦原本在厨房忙着弄饭，一听见女儿提到已经有男朋友，马上放下手中的菜刀，跑了出来。

“妈，一开始连我都不相信他，叫我怎么告诉你们！而且现在说也还不迟啊！”“都让我和你爸出丑丢脸了两回，你还说不迟！你这孩子真是的？”路星桦没好气地。

“那么，现在可不可以把他带回来给我们瞧瞧了？”陈韦全突然冒出一句。

“爸，不好吧！我只是……现在带他回家太早，我不希望他以为我是想借着带他回来见你们，而希望他娶我。再说，我不是一定要嫁给他，才会把他供出来，你们千万别抱太大的希望期望，以为我已经找到结婚对象了。”她以防万一的说。

“我们也没说一定要把你嫁给他，瞧你这孩子着急成这个样子，八成心里是这么希望吧！”陈韦全丑着女儿，见她羞红脸，顿时哈哈大笑。

“爸，你胡说什么！我才没这么希望，我和他真的还不是那种关系，一直到现在，他只牵过我的手而已。”路晓聪面红耳赤地辩解。

“只是牵手！这个男人是不是有毛病啊？你和他交往多久了？”陈韦全很是讶异。

“差不多两个半月。”“那他肯定有毛病。在现在这种速食爱情时代里，男女往往认识不到一天，就可以在床上度过，更别说我当年在追你妈的时候，也是先有了你，才进礼堂的，你那个男人是怎么回事？”“韦全，你干嘛跟女儿说这种事？人家男孩子肯尊重晓聪是好事，你以为天下所有的男人都跟你当初一样好色啊？”路星桦斥责丈夫。就算再开明再民主，也没有这种父亲在教自己女儿变坏的。

“对自己喜欢的女人，哪一个男人不好色？我看你还是把他带回来，我让看看他。”陈韦全有他这么做的想法。

“爸，我看如果没事，我先上楼休息。”路晓聪怕自己没办法和父亲讨论这么私人的事，只好借故告退。

“晓聪，晚饭就要好了。”“知道了。”她回道，消失在楼梯间。

等女儿走离视线之外，路星桦才转向自己的丈夫，有些指刺地看着他。

“别发火，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陈韦全解释。

“原因？”“你想想看，晓聪就快二十五岁了，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一年把她嫁出去，不管是不是先上车后补票，还是买票后再上车，两者之间有何差别？重要的今年一定要把晓聪嫁人，你说是不是？”陈韦全把他的理由说出来。

“话是这么说没错，可是你也不该把话挑明讲，弄得女儿很不自在。”路星桦还是以女儿的感受为重。

“这种事本来就on不好当女儿的面说，我已经尽力说得很委婉了。”陈韦全

其实比她还在意。

“韦全，我知道你很着急晓聪即将二十五岁，但我们还有时间，慢慢来，既然晓聪都已经有了男朋友，还怕没人要吗？”路星桦对自己女儿相当有信心。

“至少可以不用再像前些日子一样，急着为她找对象了，我们现在只要静观事情如何发展下去就好了。”陈韦全点头表示老婆说的没错。

“的确，就等着事情怎么发展了。”路星桦对着丈夫微笑。

陈韦全立即起身将把拥入怀。对于娶了一位巫女，他一直不曾后悔，是眼前这位小女人给了他三位可爱的女儿，以及无穷尽的快乐。

他为什么从来不吻她？路晓聪看着正拉着自己的展孝勋，这会儿也觉得很奇怪。爸说得对，一个和自己交往两个多月的男人，怎么可能会这么守规矩？当然不是说她希望吻，只是她真的很好奇，他难道都不会想亲吻她？既然喜欢她，怎么可能不想吻她呢？“怎么了？”展孝勋回头就看见她迷惑的神情，是以停下脚步问道。

因为正在失神当中，一个没注意，路晓聪就把心里在思忖的疑惑不知不觉地说了出来。

“我在想，你为什么从来没吻过我。”话才说完，路晓聪一愣，随即回过神，当她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时，才想再开口说些什么话补救，整个身体已然被展孝勋纳入怀中，闻听他稳定的心跳声。

霎时她脸蛋儿一红，直觉想推开他，头一抬，却再也收不回他低头捉住的红唇，惊呼一声，身子一软，像是没力气般整个瘫向他。

这就是男人的吻，和当年十六岁时和男朋友之间初尝的吻大不相同。

这是一记夺人心魂的吻，他似乎一点也不温柔，狠狠地分开她的唇，她浑身一颤，感受他的舌头伸了进来，他的手滑下她的背，将她虚软的身子拉得更近。

他的吻饥渴而热烈，就好像要将她整个吞没似的。这一刻，路晓聪再也不会怀疑他不喜欢吻她，反而十分清楚他定是强忍了不少日子，才会一吻上她，热情便一发不可收拾。

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被男人这么吻过，十六岁的初吻和展孝勋的热吻，可说是小孩子的家家酒，简直无法比拟。

路晓聪全身滚烫，脉搏兴奋地狂跳，她的嘴唇也在他的热吻下辗转娇吟，使她开始不由自主地以同样热情回应他。

这一吻变得愈来愈炽烈，路晓聪感到一股陌生的激情汹涌地冲刷过来。当他放开她时，她甚至觉得脚下虚浮，呼吸困难，几乎没注意到展孝勋正轻柔地掰开她不知何时绕上他颈项上的手。

一直到展孝勋伸出手轻拍她的脸，路晓聪这才从迷乱的情欲里回过神。

这一回神，她马上胀红脸，不是因为他吻了她，而是为了她竟然被一个吻影响自己。

“噢！”她用手掩住脸，羞愧得想当场杀死自己！不过是一个吻而已，她竟然也能这么醉，真是要笑死人了。

“怎么了？”展孝勋不是不受这几乎令人心荡神驰的吻影响，只是他擅长隐藏自己的感受。

不过，有一点他真的很纳闷，为什么她一副不曾让人吻过的处女模样？难道她真的经验纯熟到已经可以把自己的反应做到收放自如了？展孝勋心里一阵怀疑，如果不是有伯父的警告，要迷上眼前这个女人，是多么容易的事？

意识到自己的心里竟然这么想，展孝勋直觉事情“大条”了。长久以来，他从未对任何女人倾心，甚至感到迷惑，如今一个心如蛇蝎的女人，竟然让他的心湖起了变化。

如此，不但证明了她的确不是等闲之辈，也更说明了他要完成伯父的交代的确不是容易之事。

经他这一问，路晓聪更是丑得不知所措。总不能坦白告诉他，这是她生平第二个吻，所以心跳加速，慌乱不已吧？“你一定吻过不少女人，对不对？”她试着转开话题。

“怎么说？”展孝勋没有回答，反而奇怪的看着她，一副她怎么会这么说的表情。

“因为……因为我就是这么觉得啊！”“算起来我吻过的女人就是不少，嘿！不要瞪我，是你要我说的。”展孝勋举起手来接住她挥过来的手，哈哈笑。

路晓聪心有不快地怒起嘴巴。一想到他吻过不少女人，心里竟是酸酸的！

她知道自己八成是恋爱了，恋上眼前这个大帅可。

“你干嘛要这么老实？”她没好气地白他一眼。

展孝勋为此仰头笑得更加大声，似乎一点也不在乎旁人好奇的眼光。

像是这才发现路人好奇的眼光，一想到不久前自己在这儿当着众人的面和他接吻，路晓聪霎时脸蛋一热，面色潮红地抓着展孝勋急急走离“是非之地”。

展孝勋被拉着走，笑声是不断的。

“你挡在我前面做什么？”路晓聪走出巷子口，十分纳闷地看着挡在她身前的男子。

她好像曾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男的，可是又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他。

“路小姐，我只是想来告诉你，请你最近小心一点。”陌生男子突然冒出一句奇怪的话来。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路晓聪莫名其妙的看着他。从他诚恳的语气听来，她知道他不会是一个坏人，可是，他为什么要警告她最近小心一点？“我只是心血来潮，觉得应该告诉你，我觉得你不是个坏女人。”“坏女人？我看起来像吗？”路晓聪看看他，又讶异地看看自己。

在别人眼中，她像是个坏女人吗？“你是不是抛弃过很多男人？”男人试探地问。

“你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我几时抛弃过很多男人？！你少污蔑我，再者，我又不认识你，你凭哪一点认为我是个坏女人？”路晓聪顿时火冒三丈，看也懒得再看他一眼，闪过他想走开。

陌生男子又追了上来，口中喊着：“等一下，我向你道歉。”“免了！”她挥挥手，头也不回。

“别走。”这次男子直接抓住她的手，阻止她离去。

“你把手放开！你到底想怎样？我要喊救命了。”她警告。

“我没有恶意。”“我已经有了男朋友了。”“在还没有论及婚嫁以前，你还有其他选择。”“可是不喜欢脚踏两条船，而且除非我的男朋友不要我，否则我不会抛弃他。”这是她心里的话。

“我很有钱。”男子犹不肯放弃。

“你有钱干我屁事！”她嗤声道。

想以钱诱拐她？她又不是没看过钱，也不是那么肤浅的女人。

“跟我交往，我的钱归你管。”“拜托，我不想要你的钱，我喜欢我男朋友，除非他先对不起我，否则我会永远和他在一起。”“你是认真的？”陌生男子眼中现出了赞赏。

“百分之百的认真，我劝你还是找别人去吧！”她冷然道。

“好吧！不过，路小姐，还是奉劝你小心一点。”男子说着，放开她的手，退开一步。

“我也奉劝你下次想追女人时，别以为把钱挂在嘴上，就会追到女孩子，拿出你的真心吧！”路晓聪这会儿总算微笑地向他挥手，朝着公车站牌走。

“路小姐，我姓张，你一定要记住我的话。”张舜仁一直目送着她上公车离去，才缓缓地走向他的车。趁着还有时间，他决定先去找一个人。

“孝勋，我觉得她不是一个坏女人，你可以停止你的计划了。”张舜仁站在展孝勋的床旁，把他心里的话说出来。

“你见过她了？”展孝勋套上衬衫，不是很高兴的看着张舜仁。

张舜仁很快地点头。“我是去看过她，所以才会觉得伯父告诉你的那些话肯定有问题。”“你被她装出来的样子骗了，我不是要你别去找她吗？”展孝勋脸色相当难看。知道张舜仁跑去找路晓聪，一股气没来由的往上冒升。

“我觉得有必要去证明她是不是如伯父所说的，是那种只知道勾引有钱男人的女人。”

孝勋，我觉得她不是，她看见我开 BMW，也听见我说我要追她，但是她全都无动于衷，只告诉我她有男朋友，除非男朋友先对不起她，否则她要永远和男朋友厮守在一起。她说的是你，孝勋，如果她是个专门勾引男人的女人，她早就在看见我时勾引我了，可是她没有。”张舜仁说了这么多，就是希望他能打消主意。

身为朋友，他有责任劝展孝勋别做伤天害理的事，就算是为了报恩也一样。

“舜仁，我只能说你被她的美丽外表迷住了，所以看不出真伪。”展孝勋叹了口气，无奈地说。

“你才是那个被恩情蒙蔽的傻子，如果你真的不听我的劝告，孝勋，你会后悔。”张舜仁恼火地踱着方步。

“我不会为任何事后悔，你就别婆婆妈妈，老当我的良心了。”展孝勋整装完毕，转身走出房间。

张舜仁跟了上来。“孝勋，为什么你不认为是伯父有意欺骗你？”“伯父没有理由欺骗我。”“那他为什么要你去做这种事？一年多前，伯父因恶意纵火而被逮捕的事，你为什么不去了解原因？”张舜仁真的希望能唤醒他。

“那个时候我人不在台湾，等到我回台湾，他们父子已经身在监牢里了，想调查也无从查起。你不会不知道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岳枫的消息，也许他是唯一可以为这一切解答的人。”“也许你该等我找到岳枫以后，再来决定要不要进行这件事。”张舜仁抓住这唯一的希望。

“来不及了，再过一星期就是伯父出狱的日子，我必须提早行动，才能让伯父有不在场的证明。”“一个星期？你真的决定了？”张舜仁知道此刻再说什么都于事无补了。

“舜仁，不要觉得她很可怜，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展孝

勋如是说，不肯理会脑中浮现路晓聪那温暖、含着笑意的双眸。

“孝勋，我已经不知道该对你说什么了。既然劝不听，我也只能希望你后悔你今天的决定。”张舜仁遗憾地看了他一眼，无奈地走出他的公寓。

“你是说有人在你上班途中拦住你？”展孝勋在车上佯装惊牙地挑起眉毛。

“你干嘛这副表情？你以为除了你以为，就不会有别的男人对我有兴趣啊？”“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展孝勋立即赔罪似的笑笑。

“我看你就是这个意思，不过你是对的。”路晓聪突然低下头。

“什么我是对的？”展孝勋侧头看她。

“其实我只交过一个男朋友，真的，我没有骗你。那年我爸说我只有十六岁，不能交男朋友，我就和第一个男朋友分手，一直到你的出现，我都不曾再认识别出心的男人。

妹妹、朋友都说我长得很美，其实长得美也不一定会交很多男朋友，像我只想要一个能够和我爸一样深爱着我妈，这样的男人就可以了。”路晓聪抬头笑着看他。

展孝勋心中的警笛响起，同时张舜仁的话也在脑中浮现——孝勋，我觉得她不是个坏女人。

当时他曾斥责张舜仁说他被路晓聪所装出来的样子骗了，而早上才说过的话，难道他现在全忘了？这女人不简单，他承认。

连一直是朋友的张舜仁都只是见过她两次面，就能被她迷得团团转，也难怪每次她一说这种没交过男朋友的话，他的心就会有一股震撼。

可是这种女人他已经看多了，也见识过她们迷惑男人的花招，那往往让人心神动摇。

也许，玩弄她的事可再缓一缓，他该先将她的家人处理完，以免节外生枝。

“展孝勋，我带你去见我父母，如何？”路晓聪不知他心里的打算，只知道也许可以带他回去让爸妈看看。

“你是说见你父母？你不怕他们发现我和你的事？”展孝勋知道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见她的父母，事情会更加顺利，可惜的是她将会十万分后悔引狼入室，他想。

“我已经跟我爸妈提过你的事，就在前天相亲结束后。”“真的？”“当然是真的，我想念你是真心对我好，所以我不能一直隐瞒你的存在。”她展露笑脸，喜孜孜地说。

展孝勋突然没了笑意，他等了好久，就是等待这一刻的来临，他总算让她真正信任自己、喜欢自己，为什么心房深处总是有一道声音警告他再等一等？不过，当这一道声音再次出现时，展孝勋随即甩开它，对着路晓聪说：“你说我应该什么时候去拜访伯父伯母比较好？”“明天吧！我会告诉我爸妈，要他们明天在家等我们。”路晓聪回道。

“我会带着一份大礼过去，准不会让你失面子。”展孝勋扯动嘴角。

路晓聪微笑地直点头，几乎是有点迫不及待地想要让爸妈知道她交到一个很好的男人。

“你是说明天就是下手的最好时机？”铁政樟看着坐在他面前的男人。

看着站在不远处的警员，展孝勋不动声色地点头，压低声音问道：“伯

父，你这么处心积虑想毁掉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这是几十年前的恩怨，等明天事情了结，过几天我和岳凯出狱时，再把详细情形告诉你。在这里怕会让人疑心，记得，孝勋，别让我失望，我所有的希望都在你身上。”展孝勋颌首，心中的疑点越来越多。一切就等伯父出狱后再问个明白吧。

不过恐怕那时候路晓聪的父母大概也已魂飞魄散了。明天，是结束一切的日子。

“孝勋，千万记得，不要留下活口。”“爸、妈，他就是展孝勋，你们不是说要见他吗？现在我把他给带来了。”路晓聪欢天喜地为他们彼此介绍一番。

“伯父、伯母，打扰了。”展孝勋双手呈上礼物，微笑地问好。

陈韦全立即密切地打量着他，一面开口问道：“展先生，你在哪儿高就？”“我原来是自己开一家小公司，后来买下晓聪在上班的那家公司，现在是她的上司。”“喂！你说些做什么！”路晓聪就怕他会连是她的地下情人的事也要老实说出来。

“我只是把伯父希望知道的告诉他啊！”展孝勋无辜地挤眉弄眼。

为此，她气嘟了嘴，她的父母开怀地放声大笑。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他们聊得甚是愉快。路晓聪站起来提议道：“相信你们都口渴了，我去为你们端果汁，等一下。”她兴匆匆地跑开。

“我来帮你。”展孝勋跟着起身，进了厨房。

“你跟来做什么？你今天是客人，去坐好。”路晓聪从冰箱拿出新鲜果汁，准备好四化上杯子。

“我来倒。”展孝勋接过她手中的果汁，不小心撞倒了杯子，杯子落在地上，碎了一地。

“唉呀！你看啦！我去拿扫帚来收拾，你把倒好的果汁端出去。”说着，她跑出厨房。

而展孝勋等的就是这一刻。他把准备好的两包安眠药，分别倒进两杯果汁，弄混了以后，他端起果汁走出厨房。

等路晓聪打扫完毕，端着另外两杯果汁出去时，陈氏夫妇手中的果汁也差不多要喝完了。

他们再次有说有笑地重拾原先的话题，谈得非常开心。一直过了十来分钟，路晓聪发现母亲开始不停地打呵欠，加父亲也是一副疲倦的样子。

于是她拉拉展孝勋的手臂。“我爸妈累了，你要不要先回去？”展孝勋看了她的父母一会儿，然后才点点头，站起身，对陈氏夫妇说：“伯父、伯母，打扰这么久，我也该告辞了，你们请休息，我让晓聪送我出去就好。”说着，抓着她的手走出客厅。

“我爸妈不错吧！”到了门边，她忍不住问他。

“是不错，他们一定很疼你。”展孝勋明白这是一定的，光看他们相处的情形，也知道他们是喜欢的家庭。

但再过一会儿，这个幸福的家就要毁在他的手中……“陪我四处逛逛，等一下我会送你回来。”展孝勋命令自己不要在这时候想这个问题。

遂地，他摇摇头，拉着路晓聪走向他的车子，不曾回头。

第六章

远远地，路晓聪就看见天空很不寻常的出现一片火。她心中一紧，这一幕她曾经亲眼目睹过，那是一年多前晓昭身在火窟中时，她曾经看过的景象。

而从那以后，她每次看到火灾，心里就会毛毛的，十分不安，没想到今天又再一次让她看见这幕景象，路晓聪觉得自己的心再次不安地狂跳。

“前面发生火灾了，希望不会有人伤亡。”她抱住自己，喃喃地。

展孝勋只是侧头瞥她一眼，什么也没说，车子在下一分钟来到她家的巷子口。

当车子一停下，路晓聪的脸色霎时转为苍白！火红的天空，乌黑的浓烟笼罩在眼前，使她几乎是夺车门而出，直奔进巷子；途中她还踉跄了下跌倒在地，擦破了膝盖，但路晓聪站起来发出恐惧的狂嚎声，不曾停下脚步直奔向前。

虽是短短的一段路，但路晓聪宛如身陷在迷宫里，无法找到出路；尽管她很努力的跑，但火红的火焰以及警笛声令她犹如身在深渊中。

这是一场恶梦！路晓聪发出心胆俱裂的尖叫，如果这是一场恶梦，她情愿永远不要醒来。

一大堆围观的群众，消防车的抢救，堵塞在她家四周，火焰燃烧房子所发出的声音是那么真实，无情的吞蚀了她家，还有她的……爸、妈。

“不！不要。”“晓聪，你总算回来了！你爸妈他们好像还没有逃出来！”一个邻人看见她，随即向她走来。

路晓聪想移动，她真的想奔进火场和爸妈一起同生共死，可是在她还来不及行动时，黑暗之神已向她招手。

身后及时赶到的展孝勋，双手一开便接住她倾倒的身子；面对她苍白的脸庞，他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形容此刻自己心里的感受。

“展孝勋，你看，是猫咪，我们把它带回公寓养好不好？”大雨中，路晓聪突然冲向路旁。

“不好吧！公寓一向不能饲养宠物的。”路晓聪只是抱着湿答答的猫咪，站在雨中，眼神中尽是怜悯。

“放下它快过来，你浑身湿透了。”“小猫也湿了，你不带它回家，它会感冒的。”她还是没有动。

“你再不过来，连你也会感冒。”“可是我不能让小猫无家可归，很可怜的。我妈对猫过敏，除了你的公寓，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成为它的家。”不由分说的，她还是抱着小猫走进他的伞下。

“你同情一只小猫做什么？”“我对人仁慈，将来别人也会仁慈对我。”当时她是这么说的，展孝勋伸出手指抚弄这会儿正偎在昏迷中的路晓聪身旁的小猫。

记得为了把小猫弄进公寓，他们还特地偷偷摸摸地趁着管理员没发现，将小猫偷渡进来。

而从那天起，小猫几乎成了她的心肝宝贝，而这只被她取名为奇奇的小猫，也和她寸步不离。

“奇奇，她说过她对别人仁慈，别人也会仁慈对她，可是她错了，我就是那个不能仁慈对她的人。”展孝勋用着另一只手安慰着她的脸。

奇奇不理睬他的自白，只是更偎近它的女主人。

就在此时，床上的人儿动了一下，他知道她就快醒来。

“不要！”路晓聪尖叫着醒来，睁开眼所看到的是展孝勋房里蓝色的天花板。

她随即慌张地四处找寻，头一转，接触到展孝勋的眼睛，于是她伸出手抓住他的手臂，急问：“我看到的是不是真的？我家真的失火了吗？”她迫切地需要知道这一切不是真的，一切都只是她作了一场恶梦而已。

展孝勋静静地点着头，正想说话，她大叫一声急奔下床，让他想抓也抓不住。

路晓聪奔出房间，正想冲出门口，大门已被人打开，铁政樟父子走了进来。

当路晓聪看见来者是他们家的仇人铁氏父子时，她已经知道是谁害死了她的家人。

是她自己！她不理睬自己心中的警告，相信了展孝勋这个男人。

爸妈之所以会死都是因为她的错误，是她害死了自己的父母！是她！这事实令她僵硬在原地，无法动弹。

“晓聪。”展孝勋追出来，追到房门口，也看见了铁氏父子。

不用再看向路晓聪，他已经可以预料她会怎么想，她知道了是他主使了一切。

“伯父，你们不是还有几天才出狱？”他走过僵硬如化石的她身旁，来到他们面前。

“在牢里表现得真好，我和爸提早出狱了。哟！这是谁？路家的巫女嘛！不是应该全被烧死了吗？”铁岳凯走向眼神呈现死寂的路晓聪。

“巫女。”展孝勋转身想说话，却也被路晓聪的表情震住了。

“孝勋，这女人够辣吧？”铁岳凯好色的嘴脸浮现，伸手就想碰她。

展孝勋一把抢先挡在她身前，这举动让铁岳凯挑起眉毛，狐疑地看着他。

“你这算什么？我要她，你退开！”铁岳凯大吼。

一年多前看到的是路氏巫女路晓昭，还没眼前这位大姊迷人呢！

现在既然人在他们手上，他一定要和她在床上欲仙欲死个几十回。

“她已经是我的女人。”展孝勋不容许别人染指她，就算是伯父的大儿子也一样。

“我才不管她是谁的女人，老人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女人了，我要上她！”铁岳凯伸手想抓她，又被展孝勋阻挡开来。

“展孝勋，你给我让开！”铁岳凯火了，“你只是个养子，你忘了你是什么身份吗？”展孝勋眼神冷了下来，转身抱起依然没有神智的路晓聪走向房间。

“你给我站住，展孝勋！”在后头的铁岳凯拼命想叫住他。

“够了，岳凯，孝勋做的已经够子，想要得到那个女人，等以后再说。”铁政樟阻止儿子再继续吼叫下去。

“我一定要得到她！”铁岳凯不肯死心。

“我不是说等以后再说？！孝勋是个人才，我们不能失去他。”“知道了。”铁岳凯闷声道，跟着父亲走出公寓。

一道鲜红的血丝从她嘴角缓缓流下，展孝勋才发现她正在折磨自己。

来不及掩饰的心痛席卷上来，展孝勋没有任何迟疑地立即用手指扳开她的牙齿，解救了正惨受折磨的下唇。但他显然不够快，一排利牙早已咬破了嘴唇，鲜血如水般汨汨而出，顺着下颚流了，染红了衣襟。

“你不用这样做，我不会因此而对你手下留情。”他要自己不要心软。

路晓聪眼睛直直看着他，眼中的绝望以及对他的恨意是那么明显。

她曾经那么信任他，以为自己真的恋爱了，以为他也许是个真心想要追求她的男人，以为他真的会对她好。

可是她错了，她真的看错了他！而这个错让她赔上父母的性命，这一辈子她都不会原谅自己以及眼前这个男人。

“你不说话没关系，但你别想以死来威胁我，我看透了你的把戏。”路晓聪只是以着恨意的眼神瞪着他，那曾经温暖美丽的眼睛再也不会为他呈现。

从此她再也不会为他而笑，从此他再也别想回到从前两人曾经拥有的快乐时光，他已亲手毁了她。

从她眼神中，展孝勋了解她所散发出的讯息，而他只是沉默的走出房间。

路晓聪则是木然地看着前方，有那么一会儿，她想以死谢罪，但是她还不能死，因为她还有两个妹妹还不知道铁氏的魔爪已再次伸向她们；所以，现在还不是她到阴曹地府向爸妈告罪的时候。

这算她想死，也得等到她手刃铁氏父子的那一天。可是她实在不知道当晓昭、晓瑶发现她才是造成她爸妈死亡的真正凶手时，会是怎样的反应。她该怎么面对她们？此时此刻，路晓聪真的好想一死了之，两行热泪顺着脸庞滑下，忍了好久，她终于痛哭出声，泪水在她已染红的衣襟上再次晕染开来。

“听说事情圆满结束了，是不是？”张舜仁在得到正确消息的第二天，马上赶到公寓。

展孝勋没有理他，迳自握着酒瓶独自痛饮，但就是无法让他忘记路晓聪眼中的恨意。

他不该在意的，可是他偏就是该死的在意；他不曾后悔烧了她家，但他就是不愿看到她眼中的恨意。

“你是怎么一回事？孝勋，你不是达成你所想要的，干嘛还喝闷酒？”他想要的？展孝勋嘲弄地勾起嘴角。烧掉她的家不是他真正想做的，他不过是想报答伯父的恩情，他不想一辈子欠伯父恩情。

可是他毁了她，毁了她的家园。

“展孝勋，你说话啊！”张舜仁走向前，伸手想碰他。

“你来做什么？”“我知道事情结束了，所以我来请你实现诺言，你说过要把她交给我，你难道忘了？”张舜仁提醒他。

展孝勋的确忘了有这么一回事，所以只见他坐直身子，太阳穴青筋浮现，一副想要揍人的样子。

张舜仁立刻警觉地往后退开身子，要是他的拳头打到，肯定不死也只剩半条命。

“我不会把她交给任何人。”“孝勋，你该不会是真的喜欢上她了吧？”展孝勋当下一愣，没有回答。

“你别傻了，你已经亲手毁了她对你的信任，甚至于原先的好感，你这辈子都无法再拥有她，不如把她交给我，我会用时间和耐心治疗她内心的伤

痛，把她交给我吧！”你已经毁了她对你的信任，你一辈子都无法再拥有她——展孝勋强迫自己忘掉这些话。

“我没有爱上她，你忘了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吗？”他说，想打消张舜仁带走她的念头。

“那些话是你伯父告诉你的，我不会轻易相信一个人随便说，我相信自己的直觉。”“你不曾和她在一起过。”“所以我说你的心跟你的眼睛一样盲，你不能了解她，不如把她交给我。”“我说过不会把她交给任何人。”“可是你已经给我承诺，你不能言而无信。”“滚！”展孝勋扔掉酒瓶，显然惹火了。

张舜仁挑挑眉，看向地上的碎玻璃，然后叹口气摇头道：“为什么一提到要带走她，你就会这么生气，如果你真认为她是个心如蛇蝎、狡猾的女人，你应该很高兴送走她才是。孝勋，如果你早听我的劝，今天你也不会这么难受。”张舜仁一直以好友的立场站在他身旁。

曾经他也劝他不要因为想报恩就忘了良知，可是他不听劝解，设下一切的布局，成为路晓聪的地下情人，现在又毁了她的家人。

如今事情做了，才来喝闷酒，对事情也没有任何帮助。

“滚？”这次展孝勋的声音里多了分警告。

张舜仁于是不再说什么，转身走出公寓。

“该死！我不会后悔！”展孝勋吼着，他的心却无法和他产生共鸣，隐隐刺痛起来。

整整三天，她不吃不喝，甚至不睡，已经整整三天了，孝勋发现自己仍拿她没辙。

她甚至也不理他，几度强迫她说话，却是一点效用都没有，完全是一副已经跟着她父母一起死去似的，像个木闲人。

可是他留她下来的目的，并不是想她成为一个木闲人，他留下她是为了——舍不得让她死去。

此刻，展孝勋终于承认自己对她的确有份不忍割舍的感情，不管它有多深，他就是不能伤害她，谁也不能，就是她本人也不行。

这么一想，展孝勋立刻端起早已准备好的食物，一脚把房门踢开，将餐盘放到桌上。

他努力摆出平板的表情，对着三天来一直保持同姿势的路晓聪说：“把东西吃完。你以为你这样不吃不喝就能让你父母复活？或者你想就这样饿死，然后你父母的仇也就可以不用报了？”闻言，路晓聪脸色惨白，跳起身子想冲向他，但由于几天下来从未进食，她身子一软，虚脱地跌坐在地上。

展孝勋强迫自己站在原地不动，继续漠视地看着此刻眼中已燃着熊熊烈火的路晓聪。

他总算把她唤醒了，只要她恢复神志，就算必须面对她醒来后强烈的恨意，也无关紧要。

只要能激发她的意志力，他还有一张王牌，等着在日后展现。

“展孝勋，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你！我是说真的，我总有一天会杀死你！你最好现在就先让我死！”路晓聪怒气冲冲地嘶吼。

“你想死还不简单，我并没有绑着你，随便你想上吊，或是跳楼都可以，只要你不替你父母报仇，你随时都可以自杀。”这是在冒险，他知道，可是除此之外，他也不知道能用什么方法让她有活下去的勇气。

“我不会现在死，我会等手刃了你和铁氏父子以后，再去向我爸妈赔罪！”

“很好，我等着看你哪一天能实现你今天的这些话，别忘了。”甩上门，展孝勋走出房间。

房间里头的路晓聪则开始努力喂饱肚子，想尽快恢复力气；只要一恢复力气，找到适当机会，她就会替父母报仇。爸，妈，等着吧！

“过来。”展孝勋出现在房里。

她抬起头，用眼角余光瞥了他了眼，随即不理睬他的叫唤，迳自又低下头。

展孝勋没有再多费唇舌。这一次他直接走到她面前，毫不怜惜地一把拉起她，直拖着她往门口移动。

路晓聪咬着牙，就算被拉疼了，她也没有哼出声音来。然后她被抓到另一个房间，被推了进去。

环看了四周一眼，路晓聪愕然地睁大了眼睛，“你想做什么？”在她眼前的一切，就像是一间武术馆。

“进去，从今天起，你开始把拳击练好。”展孝勋拿起拳击手套丢给她。

她没有伸手去接，任由它们落在地上，她只是奇怪又谨慎地看着他。

“我为什么要练拳击？”“这只是刚开始，当你学过所有的攻击技巧，要杀我和铁氏父子的性命会易如反掌。”“你为什么要训练我？你不怕我会先杀掉你？你以为我做不到吗？”“你恨我，你一定做得到。”他平静地陈述。

“那你为什么还要训练我？你应该把我和我父母一起解决掉。”有时她真的痛恨他不该残忍地留下她面对受他利用的事实。

“我不会杀掉你，你对我还有别的用处。”展孝勋意有所指的上下瞄视她的身子。

路晓聪浑身一僵，忿忿地瞪着他，想杀他的欲望可说是达到最高点。

“你这个杀人凶手，永远别想碰我，否则我会喘得你后悔莫及！”“很有趣的威胁，晓聪。”展孝勋嘴角一撇，迳自抓起她的手，替她带上拳击手套。

一带上手套，路晓聪马上猝不及防地挥拳击向他，却被他头一偏轻松地闪过。她不气馁，另一只手跟着击出，然而无论她挥得多用力，搞得汗流狭背，气喘吁吁，还是没办法成功打中他。

只见展孝勋没有流半滴汗，呼吸平稳地左闪右躲，一一避开了她胡乱挥动的拳头。

路晓聪停下了所有动作，呼吸急促地看着他。“你真的愿意教我？不怕我先找你报仇？”“别说废话，来吧！”他抓着她走向沙袋。

路晓聪心里还是十分痛恨眼前的这个男人，可是一方面，她也觉得很奇怪，他都已经害死她爸妈了，为什么还想帮她替她爸妈报仇？不管他最后的用意何在，她都不会再相信他，这一个利用她害死她父母的男人！

“你又来干什么？舜仁。”看见公寓门口站着的又是张舜仁时，展孝勋没好气地问。

“我只是来问问看你是否已经改变主意想把她交给我了。”张舜仁心里其实是不抱任何希望的。

“要我拿扫帚轰你出去的话，你就可以继续保持这个念头。”展孝勋原本的好心情全毁了。

“算了，我早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对了，她的情况怎么样？”张舜仁说完话，随即听见另一头的房间发出一道嘿淋、嘿淋的女性喝声，“那是什么声音？”“是晓聪在练拳的声音。”提到练拳，展孝勋十分明白那女人相当用

心。

“你说练拳？这是怎么一回事？”“她想报仇，我要让她因为想要替她父母报仇，而继续留在我身边。”“孝勋，你——”张舜仁早知道会有这一天，可是他真的忍不住希望，如果孝勋能在伤害她父母之前，看出自己的心就好了。

如今这场爱恋该如何收场？就算是现在他还清楚地记得路晓聪当时对他的话：除非我的男朋友先对不起我，不然我会永远和他在一起。

展孝勋做了这样的事，怕是再也得不到她的谅解；而身为他的朋友，张舜仁还是希望能帮助他。

“别又在忙着分析我，我不需要多欠一个人情。”展孝勋忙着挥手阻止他。

“的确，光是伯父的恩情就够压得你喘不过气了。”张舜仁不以为然地说。

“舜仁，你无法明白我的感受，你有自己的父母，所以你不会了解当时是孤儿的我，对于伯父的伸出援手心里有多感激。”“我知道，但你有没有想过那个女孩比你更难过？她原本有父母，对她也是呵护有加，突然间失去至亲，是不是比你更值得同情？”“我会补偿她。”展孝勋本来就有这个念头。

“你认为补偿她就能让她重拾快乐心情？孝勋，你未免太可笑了。”“舜仁，你喜欢我一拳打烂你的嘴巴吗？”展孝勋横眉竖眼，拳头一放一缩的。

“你最近真的很会发火，你是不是应该干脆放她走，好让你也不用这样一触即发，情绪绷到最高点？”张舜仁提议道。

不过，张舜仁心里十分明白，真放得开她，今天他也不用情绪这么恶劣了。

“你喜欢管闲事，建议你不如去当个义工，替社会大众服务，还会有人感谢你，我不需要你告诉我该怎么做。”展孝勋起身，赶人的表情相当明显。

“孝勋，我才来一会儿，你连一口茶都没请我，你怎么好意——、好、好！

我自己会走，你不用送了！”张舜仁边说边退后，一直到门口才肃穆地看着他，然后消失在门口。

展孝勋不是不清楚张舜仁的肝胆相照，只是这一刻他还有许多事情不能告诉他。

夜里，一阵轻微，不仔细听还听不见的脚步声，从路晓聪的房间走出。这个脚步声先转到厨房，而后又来到客房隔壁的主卧室，门把轻轻转开，房门推开没多久，脚步声跟着踏进主卧室，来到床畔。

床上的人睡得很香甜，呼吸声充斥在房间四周，不只是他的，就连站在床旁边的路晓聪也听得见自己正狂乱的心跳。

她不该紧张，甚至连害怕的情绪也不该有，因为眼前这个男人毁了她的家人，是这个男人让她爱上他，最后又逼得她不得不恨他。

她该是下得了手，她肯定自己做得到，可是此时此刻路晓聪发现自己的手竟是颤抖的，刀子在她手上摇晃个不停，极有可能在还没杀他之前，她会先伤到自己。

从就没有想过自己也会有想要伤害人的一天。爸妈一直教诲她们，一个人最大的罪恶，就是在于他有一颗想要伤害别人的心。

所以长久以来，无论在任何时候，她都抱持着她仁慈对待别人，别人也会仁慈待她的理念。

可是，今天这个理念让她失去父母，许久以来的理念全部毁在躺在床

上的这个男人身上。

他该死！要报仇就趁现在，路晓聪心里想着，便把心一横，手中的刀子高高举起，但她在挥下手中刀子的前一刻，还是不可避免地迟疑了一下。

而就在这关键的一刻，展孝勋睁开眼睛，用手抓住她的手腕，另一手抢走她的刀子，丢向一旁。

路晓聪虽然知道计划失败，仍奋力挣扎，急于挣脱他。

展孝勋脸色一沉，透出危险讯息，轻易的一个翻身便将她整个身子压在床，对于她从喉咙所发出的叫喊全然不加理会。

“你不该自己送上门来，晓聪。”展孝勋柔声道，然后他俯下头，将湿润的唇复上她的，也同时盖上她的叫喊。

路晓聪第一个反应是纯然的惊愕；她早该料到他会来这一招，而当她从惊愕的情绪中回过神来，便开始奋力挣扎。

“不要抗拒，晓聪，我等了好久，就是希望能再像上次一样亲吻你。”他的声音沙哑且具说服力，双手捧住她的脸，用急切而渴望的唇攫住她的。

路晓聪将手置于他的肩膀，使尽全身力气推拒他的靠近，结果就像在推一堵墙一样，一点用处也没有。

他反而将她搂得更紧，让她的手动弹不得；路晓聪只好拼命的告诉自己，最好的解脱法就是无动于衷，越反抗他只会更加刺激他征服她的欲望。

但是强迫自己静立不动，所得到的结果是他更深入的，用他的舌分开她的。

这可真吓坏了她，路晓聪扯开自己的唇，大叫：“放开我！我不要这样！我不要你，让我走！”“我做不到，晓聪，我有话要告诉你。”“我不要听！你烧死我父母，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你必须求老天保佑你不会让我找到机会杀死你！”她恨恨地怒吼。

“听我说，晓聪。”“我不要听你说话！我就是听了你太多话，才会上你的当，才会踩进你设计好的陷阱里！我再也不会听你这个杀人凶手的任何一句话！”他扯开喉咙大叫。

“听我说，晓聪，你父母他们并——”突然的声响让展孝勋停了下来，仔细听着房门外传来的脚步声。

“不要出声，跟我来。”他起身，并把她一起拉下床。

但路晓聪不肯合作，张口就想大叫，他即时用手掌抚住她的嘴巴，让她发不出声音来。

“嘘！你以为外面是什么人？！有可能我和你都会死在这里。”说完，即刻明白她就是这么希望，霎时他的心刺痛了起来。

如果事情能重新来过，他知道自己还是会这么做，只是不同的是，他不会再对她放进任何感情。

就在这时候，房门外传来特别明显的脚步声，展孝勋十分清楚对方已朝着这房间走来，随即，他抱起路晓聪往窗外走，一个楼抱便将她置于窗外的安全铁窗上，自己也跟着踩上去。

“你——”“嘘！我要知道他们的目的何在。”他把她拥进怀里，一面专心撞着房间里的任何动静。

不出几秒，房间门被打开，两个相当魁梧的男人走进来，察看了浴室后，一个男人说道：“妈的，两个都不在，我们要怎么回去交差？老板交代今天一定要把那个女的带回去，现在连个影儿也没看到。”“走吧，回去就说

女的被姓展的带走了，等老板怪罪下来再说。”另一个男的把话说完，两人一起走出房间，然后是公寓的大门。

一等他们离开，展孝勋目光转为阴冷恐怖，教路晓聪见了，心里也不免要升起恐惧之感。

“下来吧。”展孝勋朝她伸出手。

她缩着身子不理睬，他只好上前将她抱下，等一安全着地，她马上跳开。

“那些人是谁？”“你真的想知道？”他直直看着她。

“没错。”“是铁岳凯的手下，他们大概是想趁我睡觉之际，把你带走。”

“那你把我藏起来做什么？你以为这样做我就会因此感激你吗？”“我不会让任何人带走你，就算是铁岳凯也不行。”他用手抚触她的脸，一面徐缓地说。

路晓聪厌恶的撇开他的手，身子往后退，他却直直跟上来，让她一直退到墙壁，无法再退之际，才捉住她的下巴，强迫她抬起头接受他的狂吻。……

第七章

展孝勋无声无息的出现在路晓聪面前，把手中的湿毛巾丢给她，随即低头闪过她迎面而来的拳头，并抓住她挥过来的手，没说话，只是替她把手套解下，再捡起地上的毛巾。

“我不要休息，我一定要练到可以打倒你为止。”她说着，拿起手套想套上。

他再次抢过她手中的手套，扔向一旁，接着，不理睬她的挣扎，拖着她走进浴室，重新洗过毛巾为她拭去脸上的汗水。

“你怎么对我都没用，我恨你，我还是会杀了你！”路晓聪一把抢过他手中的毛巾。

她不是看不出他一直试着对她好，似乎是想补偿她所受的伤害。

但是，她所受的伤害，不是他对她好、想补偿就能痊愈的，他害得她失去父母，又让她背上间接害死父母的罪名，她一辈子也忘不了。

“想恨我杀我是你的事，走吧，我带你出去吃饭。”展孝勋对她的要胁无动于衷。

“你不怕我在马路上推你一把，让你变成车下冤魂？”她当然希望能找到这种机会。

“只怕你没这能耐，你那双小手根本推不动我。”他完全不把她当一回事。

“你未免太小看我了。”她冷哼。

“要不要现在就试试看？”说着，他走向她。

光是看他眼中透露的讯息，路晓聪也知道他又想吻她，遂地，她丢开毛巾跑出浴室。

“去换件衣服，我等你。”展孝勋跟着出来。

路晓聪理都不理他，赤手空拳对着沙袋攻击着，而才挥没几下，她的手马上被展孝勋抓住。

只见他太阳穴上青筋跳动，目露凶光，怒气冲冲地警告她说：“再让我看见你没有带手套打拳，我会先痛揍你一顿！”路晓聪被他脸上的怒气吓住，下意识的对他点头，而后像是发现自己同意了什么，立即甩开他的手，头也不回地走出口口，气冲冲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可恶！她实在搞不懂他，明明可以把她和爸妈一起解决掉的，为什么却留下她？他根本不可能喜欢她，否则就不会狠心到杀害她父母。可是，为什么他要留下她这个活口？是因为她还有利用价值？利用价值？想到这儿，路晓聪突然想到自己还有两个妹妹，而这是不是说明了展孝勋把她留下来的原因，正是要把她另外两个引过来，然后再一并杀害？！

所以他才会又施展相同招式，对她先是好得不得了，然后再引她上当。

可是她已经上过一次当，第二次、甚至任何一次她都不会再受骗。

既然现在已经知道他的真正目的，她就不该再留在这里当诱饵，她必须找机会逃出去，然后去和妹妹们会合。

也许，待会儿就是她脱离这里的好机会。路晓聪一有了主意，随即快速地换下身上的衣服。

这一刻，她已经找到逃离展孝勋的办法了。

“你喜欢我可以买给你。”展孝勋对于她一直流连在路边摊上的漂亮手饰，主动提议道。

吃完饭，她说想随便逛街，这让展孝勋感到相当讶异。

从以前和她在一起，就知道她喜欢逛街，可是他以为再也没有机会和她一起逛街了，没想到她……展孝勋心里涨满喜悦，手里抓着一条手链，脸上有了笑容。

“啊！有小偷！”突然一声叫喊。

“是他！是他拿了你的手莲，我亲眼看见的！”路晓聪揪住展孝勋的手臂大叫，手链正好挂在他手腕上，想赖也赖不掉。

“搞什么！晓——”展孝勋叫喊，十分明白自己中计了。由于被人围在中间，他几乎是气恼地看着路晓聪从他眼前跑开了。

她成功了！没想到这么简单就甩了他，路晓聪高兴地加快脚步，远离人群。

走了好外，她才肯定相信展孝勋不可能追上来，于是她靠在栏杆上稍作休息，微微喘息。

就在她闭上眼睛休息时，两条手臂突然抓住她，吓得她立即飞快睁开眼睛，以为是展孝勋——可是这一看却让她尖叫起来！是前天晚上的那两个大汉，是铁岳凯的手下。

十分清楚这会儿被强行抓走，她会有什么下场；她奋力挣扎，几天下来的练习总算派上用场，虽然姿势还有待改进，力道也不够，但仍让这两名大汉想把她带走的行动受到了不少阻碍。

仅这一点时间就够让展孝勋赶到现场替她解围了。三、两下子打退了两名大汉，展孝勋走向她，未发一言地扛起她走向回公寓的路。

“放开我，我要吐了！”她叫，随即感到两只脚重新回到地面。

“你是个坏蛋，你和铁氏父子一样，我恨死你们！”她尖叫着，突然好想哭。逃跑计划失败，她连妹妹的面也没见到。

而这都是他的错。

展孝勋没有回答，迳自抓着她往前走。倘若她知道她每一次说恨他，

无异就是在他心上划上一刀，她一定会很高兴。

不过，他是绝对不会表现在脸上的。

“下次再敢耍我，我会让你后悔。”展孝勋抓着她大步走着。

“我早就后悔了，我早就后悔遇见你！”她是说真的，倘若没有遇见他，她不会爱上他，她爸妈也不会死，而她仍然是个快乐的女人。

未发一言，展孝勋的表情仍是木然的。

“你是怎么回事？三番两次阻止我将人带走！”铁岳凯在看见展孝勋出现时，立即向他开火。

“我不会把她交给你，岳凯，她是我的女人，你最好牢记这一点。”展孝勋是特地过来和他把话说清楚的。

“你这是什么态度！你敢这么对我说话！你难道忘了你是养子的身份？”铁岳凯真是受够了展孝勋的耀武扬威。

“岳凯，就是因为我是养子，所以我才会这么客气的跟你说话，今天换作是别的男人，我老早就拳头伺候了。”展孝勋冷冷的口气直让人一眼就看出他绝对是认真的，尤其是关于那个女人。

铁岳凯不是傻瓜，不是听不出展孝勋的口气有多教人毛骨悚然。

从小到大，展孝勋一直是个异类，他可以是开朗幽默的小男孩，也可以是冷默阴沉的，所以他一直就是看他不顺眼。

也所幸在十年前他决定离开铁家，出去自立门户，铁岳凯在那一刻才总算得以在家中横行霸道，尝尝当老大的滋味。

而今因为他们被关在牢中的消息，才使得展孝勋再次露面，替他们除掉了路氏巫女。

他知道这小子向来有本事，所以就连父亲也警告他别去惹恼展孝勋；可是他实在不甘心，那路氏巫女可是他千方百计想得到的，一年多前他得不到路晓昭，而今比路晓昭更美艳几分的路晓聪，更是男人心目中的梦中情人。

无论如何，铁岳凯知道无论用什么方法，他一定要得到路晓聪。

“孝勋，你要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巫女，伤了我们之间的和气吗？”铁岳凯诱哄道。

“该是把一切说清楚的时候，岳凯，你口中的巫女指的是什么？”展孝勋已经不只一次听到这个奇怪的名词了。

巫女？这和路晓聪有什么牵连？“你是说你不知道这件事？”铁岳凯睁大眼睛，似乎不能相信展孝勋竟然不知道巫女这件事。

“我等着你说个明白。”“难道我爸没告诉你？”铁岳凯难以想像在不知道真相之前，展孝勋竟肯为他们去杀害路家的人。

是为了报恩，所以不顾一切地做了？这一刻，铁岳凯也不得不佩服展孝勋；如同父亲所说，展孝勋的确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对他们铁家而言。

“你现在可以说了。”展孝勋不耐烦地挥手。

“当然，那路——”“岳凯，楼上有你的电话。”铁政樟走下来呼喝道。

由父亲那明显的眼神，铁岳凯会意地耸耸肩，随即转身上楼。

“伯父，事情都结束了，该是让我明白一切的时候。”展孝勋也明白那所谓的电话只是一个想支开铁岳凯，以免他说出事情真相的借口。

“还没结束，你忘了还有三个路家人尚在人间吗？其中包括你家里那个路晓聪，我不反对你把她留下来，她很漂亮，你也有你的需要，但是另外那两个女孩，你可别让她们逍遥太多。”“伯父是要赶尽杀绝？”展孝勋的表情

还是没有变，只是他的心有了寒意。

他不是一定要成为伯父的杀人工具，尤其是在还没有弄清事情真相之前，他早学会了见机行事。

“没错，留着你喜欢的女人，但千万别让她怀孕。”铁政樟可不希望巫女的血脉一直再传下去。

“伯父，你确定不先告诉我你急于杀害她们的原因吗？”展孝勋试探地问。

“等以后吧。”铁政樟挥挥手。

展孝勋明白这会儿再追问下去也没用，于是他放弃了想由他口中探知实情的念头，向铁政樟道声再见，走出铁家大门。

此时他心中已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等展孝勋一走，铁岳凯立刻下楼来，纳闷地对父亲说道：“爸，你为什么不肯告诉他真相？”“你忘了他不是真正的铁家人，不会明白我们铁家是一定要代代诛杀巫女的，就让他抱着报恩的心来替我们办事吧！”“爸说得对，只有真正的铁家人才知道诛杀路氏巫女是上天给我们的重大使命。”岳凯点头道。

“可惜的是岳枫这孩子没有这么想。”铁政樟说起小儿子，心里还是又气又爱。

“是岳枫不开窍，才会消失这么久，还不知道要回来。”铁岳凯嘴巴说着，心里是由衷地希望弟弟永远不要回来。

走出铁家的展孝勋直接来到张舜仁的住处。张舜仁对于他的到来，先是讶异地挑挑眉，又满怀希望地探头看看他的背后，然后才失望地垮下脸。

为他这副表情，展孝勋扯了扯嘴角，嘲弄地说：“怎么？以为我会把她带来交给你，是不是？”张舜仁的表情让他知道他的确是这么想的，于是他又往下说道：“舜仁，你最好趁早死了这条心，就跟我告诉岳凯的一样，我不会把她交给任何人。我已经数不清说了多少遍，所以，谁逼得我再重复一遍这句话，我会揍得那个人这辈子再也别想和我抢女人。”冷冽的语调加上凶狠的目光，看起来是不容许别人怀疑他是在说着玩的。

“别说得这么严重，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对她已经没兴趣了。”张舜仁马上澄清，然后像是想起什么的随即又问：“孝勋，你说岳凯也想要路晓聪？”

“没错，他已经好几次派人想带走她，都被我及时阻止。”“那你打算怎么做？”“不理他就行了。舜仁，要你找出岳枫的下落，你查得怎么样？”“岳枫如果没在台北，就不是那么容易找得到，而且可能他真的不在台北。”“那就到南部去找。”“怎么回事？你突然急着要找他，发生了什么事了吗？”“伯父要我把路家人尽快解决掉。”“连路晓聪？”张舜仁惊呼。

“我可以留下她，不过其他两个女孩就不能留下来，这是伯父的意思。”

“孝勋，你不能这么做，你已经毁了她的父母，现在连她妹妹你都不放过？真要这样你不如连她一起杀了，她还会因此而感激你！”张舜仁急得跺脚。

“别开玩笑。”“我不是在开玩笑，孝勋，你不能这么做！”都这个时候了，张舜仁哪里敢再说玩笑话。

“我不会成为伯父的杀人工具，如果你是这个意思。”展孝勋淡淡地说。

“可是你不是说伯父要你除掉其他两个女孩？”他不会眼睁睁让他再去伤害人。

不能再这样下去，孝勋是个好人；如果他不是个孤儿，也没有欠铁家

这一份养育之恩，今天孝勋可以是个正直的好男人。

“是这样没错，所以我一定要找出岳枫，了解究竟伯父为什么要如此赶尽杀绝。”展孝勋不是傻子，他心里明白铁政樟只是在利用他。

可是，欠他的恩情，他不想背上一辈子，所以还是得想想办法才行。

“你总算开窍了，不再因为急着想报恩而盲目行事，孝勋，这真是太好了！”“是吗？”展孝勋看他一眼。

“当然，现在你也该知道路晓聪并不是伯父口中那狡猾多诈的女孩了？”张舜仁还是急着替路晓聪说好话。

“舜仁，我看你是真的对她很有意思，如果不是太清楚你的个性，我早就找你算帐了。”“孝勋，别说废话，我说的话对不对？”张舜仁知道他存心打马虎眼。

“她是不像伯父口中所说的那样攻于心计，我这么说你可高兴了？”真弄不明白他何必一定要自己承认这一点，展孝勋想。

“唉！你对她做了这种事，我怎么可能高兴！我还常常希望你要是没这么做就好了，今天她也就不会恨你入骨。”张舜仁一面叹气，一面说。

“你不要为我担心，一切会好转的。”“会好转？她恨你，孝勋，这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张舜仁当他疯了。

“是吗？等事情有个了结，我会告诉你，有时候你眼中看到、耳朵听到的，并不一定就是事实。”“孝勋，你在搞什么鬼？连对我你也这么神秘。”张舜仁可火了。

展孝勋只是淡淡一笑，他下的是步险棋，一点差错都不能有。

“舜仁，你只要尽快找到岳枫的人，其他的，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知道他不会据实说出真相，张舜仁悻悻地打消主意，将手中的饮料灌进口中。

“你可不可以想想办法？龙昕，房里那两个女孩已经哭得快把这间屋子淹没了，你再要像个木头，干脆闪一边凉快去。”赵靖擎的忍耐已经到了临界点。

“把实情告诉她们，应该可以止住她们的泪水。”严龙昕相同的也被哭声折磨了整整一星期。

“你是说爸妈可能没死的事？你别说笑了，一让她们知道，你以为她们会有什么反应。”“当然是急着想见到爸妈。”“这不就对了，到时候你要上哪儿找到爸妈？我们不过是怀疑爸妈没死，并不是表示他们一定还活着。”“至少可以暂时止住她们的泪水。”严秀雅在一旁适时说道。

“然后等到我们的怀疑是错的，再看她们哭得更惨？”赵靖擎一脸的不能苟同。

“不然你有什么办法？要我去安慰她们，还不如一拳打昏我算了。”严龙昕看到女人的泪水就没辙，尤其是他老婆晓昭的泪水，那就更不用说了。

“你们一起去，你负责管住你老婆，大哥负责管住嫂子，这不就成了。”严秀雅在旁发号施令。

“秀雅，女人的泪水管不住的。”严龙昕告诉妹妹。

“管不管得住，你们去试试看不就对了。”严秀雅说着，一手推一个，使力将他们给推进房间。

趴在床上的两个女孩还是哭得很厉害，对于自己的丈夫站在旁边，还是抽抽噎噎直掉眼泪。

“晓昭，我已经派人去找你大姊的下落，你能不能再伤心了？”严

龙昕对着妻子说。

路晓昭不加理会，将头埋进枕头，闷声哭泣。

赵靖擎可不像严龙昕那样好言相劝，他向前一步，直接揽起路晓瑶的身子，大上不走向门口。

路晓瑶随即大叫：“放我下来！”眼里还在打滚的泪水让她看起来更加楚楚可怜。

“我们现在就回台南。”他说。

“不要，我不要回去！爸妈死了，大姊不见了，我要在这里等大姊回来！”路晓瑶大声哭叫。

“要留下来就不许再哭！”赵靖擎比她吼得更大声，整间房子几乎震动起来。

路晓瑶被他的吼声吓得止住泪水，就连路晓昭也坐起来，忘了哭泣。

“晓瑶，我不喜欢凶你，可是你和晓昭一直哭，对事情也于事无补，你们是不是应该静下来想想你们的大姊可能去的地方，不是在这里用哭来解决事情。”看见妻子含住泪水忍着不哭，赵靖擎很是心疼。

但他不能安慰她，不然她只会越哭越惨。

“晓昭，把眼泪擦干，你知道我是不可能对你大声说话的，所以，你想让泪水淹死我吗？只因为我爱你爱到舍不得开口骂你？”严龙昕说着，把妻子拉起来，替她拭去了脸上的泪痕。

路晓昭白他一眼，吸吸鼻子，红着眼睛投进他怀里，终于停止了眼泪。

在这同时，严龙昕的眼对上赵靖擎的，两人都很庆幸自己的妻子总算暂时止住了泪水。已经整整一星期，也该是时候了。

“是你？！你和展孝勋是同伙的？”路晓聪对走进公寓的张舜仁大叫。

“路小姐，你千万别这么认为，我和孝勋虽然是朋友，但我和他不一样，你忘了我曾经提醒过你要小心一点吗？由此可见，你可以相信我是个好人。”张舜仁伸出双手试着缓和她的怒气。

不过才几天，她由原本的平易近人转变成眼前这个对人充满敌意的女人，张舜仁看在眼里，心里不禁暗暗同情她，更为孝勋的作为感到气愤。

孝勋到底知不知道他毁掉的不只是这女孩的家人，就连她的心也跟着一起毁掉了？“不，你不是好人！如果你是好人，你会在那一天就把展孝勋的真实身份告诉我，可是你没有，你没有！你让他烧毁我的家，你可以阻止一切，你却没有这么做，你也是帮凶之一，我要杀了你替爸妈报仇！”说着，路晓聪冲向他。

张舜仁措手不及，被她撞倒在地，路晓聪立即扑向他，以着最近练得相当纯熟的拳头，狠狠地把气出在他身上。

张舜仁吃惊地大叫，一面左右闪躲着她记记充满力气的拳头。

张舜仁不是无法挣脱她，只是她说得对，今天她的双亲会死，他是该负点知情不报的连带责任，他是活该接受她的惩罚。

为了他的知情不报，也为了他始终无法成功阻止孝勋的行动。

而张舜仁的默默承受使得路晓聪更加生气，落下的拳头更不留情。

可是她却没有任何打人出气所该有的快感，反而她的心更痛，更难受。

突然她的身子被提了起来，她的拳头离开了张舜仁；不必再回头看，她也知道是谁阻止她。她想骂出声，甚至想打他，但声音梗在喉咙里发不出来，两只手被他箝制在怀中不得动弹。

“孝勋，让她发泄吧！也许只有尽情的发泄，她才不至于每天活得这么痛苦。”张舜仁摸着被打肿的下巴，从地上站起来。

“等到她觉得自己够强壮时，我自然会让她想揍谁就揍谁，但不是现在，现在她还不够坚强。”展孝勋看着她苍白的脸庞，询问她道：“你自认现在已经可以打倒我了吗？”路晓聪想点头，但最后还是不情不愿地摇头。“我会再勤加练习，总有一天我一定会打倒你！”“很好，你现在就去把拳练好。”他把她放下来。

路晓聪脚步一着地，立即挥拳向他，但跟往常一样的，还是被他轻易地架开。

于是，只见她忿忿地转身走进专门为她设计的练习室，并用力甩上门。

“孝勋，你这是……”张舜仁实在不赞同他让那女孩继续练拳。

“只有满心想要报仇的意念，才不会让她一直处于父母双亡的悲痛中。”

“你这么做怎么留得住她。”“不要再烦恼我的事，我不会让她一辈子恨着我，等到找出岳枫，我会知道该怎么做。”“不如趁这段时间我们到南部玩一趟，顺便找寻岳枫的下落，你怎样？”“这倒是个方法，不过你不能去，舜仁。”他笑着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有好玩的竟然要丢下我！你很不够意思哦！”张舜仁随即抗议地大叫。

“你知道我只信任你，有件事我本来想等事情结束后再告诉你，可是如果我要南下一趟，就必须把这项重任交给你。舜仁，你可以让我信任吗？”展孝勋神情凝重。

看着他那副表情，张舜仁也跟着严肃地点点头，说道：“朋友这么久，你还信不过我吗？”“舜仁，这件事极为机密，你千万别漏了口气。”“好，我任何人也不会说。快说，到底是什么事。”张舜仁被他搞得神经紧绷起来。

“我想请你帮我照顾两个人。”“两个人？不会是路家那两个女孩吧？拜托！你有没有搞清楚，人家已经是老体验的人，你叫我去照顾她们，不等于直接叫我去送死吗？”张舜仁光想就直冒冷汗。

“不是她们。”他简短地说。

“那么是谁？”舜仁想不出那两个人究竟会是何许人。

“是晓聪的爸妈。”“你——你是在——开玩笑吧？”张舜仁口吃地把话说完。

晓聪的爸妈？这怎么可能！他们不是在那场火灾中丧生了吗？“小声一点，舜仁，你大吼大叫只会坏我的事。”展孝勋警告。

“我太震惊了，孝勋，你说的可是真的？”张舜仁还是很难平息心中的波动。

“是真的。”展孝勋好笑地看着他的反应。

“那么现在我这就去告诉晓聪这个好消息，相信她一定会欣喜若狂。”张舜仁急着想走。

“在你告诉她这个消息之前，我会先毒哑你，舜仁。”展孝勋拉住他。

张舜仁不明白地回头看他。“你不让我告诉她的用意是什么？你难道希望看她一直难过、一直恨你？这明白是可避免的，你为什么不说？”“你以为我喜欢看她伤心、听她一直说她恨我吗？每当她这么说，我心里比谁都难受。”“那你为什么要隐瞒这个事实，让她以为她父母已经被你害死了？”张舜仁不相信他竟然会做这种傻事。

“不这么做如何让伯父相信我已办妥了这件事？如果让晓聪知道这件事，事情一定也会很快地传进伯父耳中，那么我这么做岂不功亏一篑了？”

“所以你情愿让她恨你，恨得想杀你以替她父母报仇？孝勋，我竟然误会你，我真不是你的好朋友！”张舜仁愧疚地自责。

“舜仁，你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展孝勋拍着他的肩膀。

“你没有杀害他们，我真的很高兴，这样你和晓聪就有希望在一起了。”

“希望如此。但她是不会再相信我了。”展孝勋淡然地说。

“放心，你手中还握有两张王牌，还怕她逃了不成？”张舜仁随即安慰他。

“这么说，你是愿意替我照顾他们了？”他问。

“这有什么问题，我会尽力而为。”“千万别让伯父发现，舜仁。”“我知道。”张舜仁慎重地点头。

“等我找到岳枫问清一切原由，再来决定该怎么做，希望事情真相不会是伤人的。”展孝勋担心的是，万一岳枫的答案不能尽如人意，届时，陈氏夫妇——“孝勋，你何不先问晓聪的父母，也许他们会有答案。”“但这对伯父不公平，所以找岳枫谈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岳枫一定知道这件事，而他是所有人里面唯一会说实话的人，舜仁，祝福我此次前去可以顺顺利利找到岳枫吧。”展孝勋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铁岳枫身上。

“你要不要带着她一起去？”张舜仁努起下巴指向练习室。

“你说呢？”展孝勋笑了笑。

“我看我是白问了。”张舜仁早已知道答案会是什么。

“知道就好。”

第八章

“你要带我上哪儿去？”一大早被强行带上车，路晓聪忿然道。

“我们到南部一趟。”“南部？为什么？”“你杀了我父母，你以为我会有心情和你去玩？！”她当真他是疯了。

“不要一直重复这些话，你能不能换一些新的台词，每天说这些话不烦吗？”路晓聪撇过头不看他。谁说她不烦？她烦死了，甚至活得好累，如果不是是一心想替父母报仇，她老早就去陪伴他们了。

“晓聪，我知道你恨我，也想亲手杀了我，但给我一点时间，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给我一个交代？你真爱说笑，你要怎么给我一个交代？我爸妈死了，你能把他们还给我吗？你欺骗我的感情，你能把它还给我吗？”展孝勋哑口无言。这一刻，他什么也不能说，还不到时候，可是见她这么难过，他实在不忍心。

但为了大局着想，他还是不能把实情告诉她。

“你不能对不对？所以你别想我会原谅你。”“如果我能把你父母还给你，你就会原谅我？”他试探地问。

“会，我会原谅你，可是你已经做不到这一点，你亲手杀了他们。”“我知道了。”展孝勋表情不变地说，但心里充满着无穷的希望。

他和她还会有希望，只要他查明真相，他和她或许还有希望能厮守在

一起。

这是这段时间里最好的发现，他想。他已经受够了她每天说她恨他的一字一句了。

展孝勋的吉普车由高速公路台南关庙的交流道驶下。

至于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台南为第一部，全是路晓聪的提议，她说她想到台南附近的名胜古迹玩一玩，所以展孝勋立刻听从她的意见，将车子开到台南市中心。

“展孝勋，我口渴了。”路晓聪突然又冒出一句。

“我们到附近的咖啡馆休息。”展孝勋开了将近五个钟头的车，整个人看起来有点疲惫。

而路晓聪等的就是这个机会，她在等他放松戒备已经等好久了。

于是，没多久之后，展孝勋在市中心找到停车位，正待开车门，却发现路晓聪比他早一步下车，并且快速奔向马路。

展孝勋原想下车追她，但他又想知道在台南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她究竟能跑到哪里去？毕竟在她一开始提议要在台南休息时，他心里就隐约知道事情另有蹊跷。

于是这会儿展孝勋只是静坐在驾驶座上，看着她坐上黄色计程车之后，才重新发动引擎跟在计程车后面。

坐在计程车里，路晓聪的心是狂跳的，她知道后头展孝勋已追了上来，但无妨，她相信一年前就定居在这里的铁岳枫会为她出头。

他虽然是铁家人，但是一个不同于铁家人残忍冷酷的异类。

如果铁岳枫知道他自己的父兄做了什么事，她知道他会替她难过，并且保护她，而这也是她前来台南的原因。除了铁岳枫，她不知道还有谁能保护她。

计程车很快来到她的目的地，给了计程车钱，她加快脚步，头也不敢回，就怕发现展孝勋已经出现在后头。

虽然一年多前只来过里一次，但她确定自己没有找错地方，于是路晓聪很快地伸手按门铃。

没多久，红色的大门被打开，铁岳枫出现在门前，他看见站在门口的是好久不见的路晓聪时，一脸的诧异。

“晓聪！怎么会是你？”他才喊完没多久，在路晓聪背后也突然发出一阵惊诧的声音。

“岳枫，你怎么会在这里？”展孝勋走近，对于晓聪和岳枫竟然会认识彼此，感到不可置信。

“孝勋！？”铁岳枫看见童年时代的玩伴，表情更是惊异到了极点。

“你们认识？”路晓聪抓住铁岳枫的手，急于寻求他的保护。

像是奇怪她的反应，铁岳枫纳闷地看着她。“他是我们家的养子，我父亲从小就收养了他，你和他不是一起来的？还能一起出现，这就奇怪了。”原来他真的是个孤儿。”她喃喃地说，心里已经明白展孝勋为什么要替铁氏父子杀掉她父母。

可是就算是他为了要报答铁氏的养育之恩，也不该如此的草菅人命！想到此，路晓聪的心再次难受起来。

“晓聪，你也认识孝勋？”“不，我不认识他，他是个杀人凶手！岳枫，他烧死了我的父母，你爸命令他来接近我，然后烧死我爸和我妈，为什么？”

为什么？岳枫，我们从来没有害过人，一样平凡的过日子，为什么身为巫女就没有生存在世间的权利？老天赋予我们生命，不是要来让你们铁氏毁灭我们的，你们没有权利伤害我们，也不能决定我们的生死，可是我爸妈却死在你们手中，你说这公不公平！”她不想哭，她要坚强，可是面对铁岳枫了解的眼神，她突然崩溃，再也忍不住那肝肠寸断的痛苦，嚎啕大哭出声。

拥住她那突然崩溃的身子，铁岳枫比她更难过。他知道父亲出狱了，可是他以为父亲已经放弃消灭巫女的念头，万万没想到，父亲一刻也没忘记，反而还把孝勋从国外叫回来，替他执行任务。

看她哭得这么伤心，而这都是他们铁家人的错，是他们迷信，是他们太过执着于祖先的遗言，害苦了路家人穷其一生都必须受到他们的迫害。

“天啊！这样的循环还要持续多久？”这会儿铁岳枫禁不住仰头对着苍天呐喊。

“到底是怎么回事？岳枫，把一切真相告诉我。”展孝勋上前伸出手想搂回他心里最在意的女人，但伸到一半，又收了回去。

铁岳枫静静地看着他的这个动作，心里自是明了了一切。但由于这份认知更令他感叹老天爷作弄人类的无情。

不该爱上彼此的两人，竟然同时爱上了彼此，这份情究竟该如何求得一个圆满？铁岳枫为此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进来说吧！孝勋。”他说，不理会展孝勋在旁的注视，迳自抱起路晓聪走进屋内。

展孝勋跟了上去，他急着想弄明白究竟岳枫和晓聪是何种关系。

晓聪口中的巫女又是怎么一回事？把路晓聪安置在客房里，铁岳枫让她服下安眠药帮助她入睡之后，才走出房门，来到客厅准备和展孝好好谈一谈。

“岳枫，没想到你就定居在这里，我找你有一段时日了。”展孝勋见他下楼，立即说。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我是为晓聪的事找你，她没事吧？”展孝勋眼光停留在楼上。

“虐待着了。孝勋，告诉我，你真的替我爸把她的父母烧死了？”铁岳枫汰相信孝勋会做出这种行为。

从小时候起，他们就是意气相投的好哥儿们，以他对孝勋的了解，他不该是会做出杀人放火的事。他也不相信这十年间孝勋会改变这么多。

“岳枫，我要知道所有的一切。伯父为什么处心积虑想要除掉她们？还有为什么你是她的敌人，她还会跑来投靠你。”“这就是她们善良的地方。你知不知道一年多以前我曾出了车祸，然后失去原有的记忆，是路晓聪她们把我带回家，让我休养。起初她们确实不清楚我是铁家人，但一直到证实我是铁家人，是那个扬言要诛杀她们的铁氏子弟，她们还是不改初衷对我悉心照顾，这份善良是她们最让人尊敬的地方。”“伯父为什么扬言订诛杀她们呢？如果跟他无怨无仇的话。”“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真要追究，也要追究到几百年前。总之，是以前路氏巫女把铁氏当作是种男，当时的铁氏执意要将她们一网打尽，就这样一代传一代，一直到现在路氏巫女只剩下路晓聪她们。”“你说的巫女是指？”“女巫的血统。但是说起路晓聪她们这一代，其实就跟平凡人没什么两样，几百年来一再的分化，女巫的血统早跟平凡人类混合，哪里有什么所谓的女巫血统。”“你是说因为路晓聪她们是路氏巫女的后代，所

以身为铁氏的后代子孙就必须诛杀她们到消失为止？”展孝勋对于眼前这荒谬之谈，真的不知该做何反主尖。

“就是这样，所以我说这是个恶性循环。如果我们铁家人没有早一天看破这一点，这诛杀行动誓必要没完没了。一年多前，父亲要我假冒巫女的屠魔英雄混进路家时，我一气之下离家出走，最后竟然是她们救了我。对她们，我除了感激之外，就是无尽的抱歉。”“你说的屠魔英雄是指什么？”展孝勋急着想知道关于路晓聪家里的所有事。

“就是能将路氏巫女从这场无止境的灾难中解救出来的一个传奇人物。”

“那个人找到了吗？”“就是现在路晓昭的丈夫严龙昕。”“就是说，所谓的屠魔英雄还是没能把她们解救出来，不是吗？”“不。这是你一直在国外不知道罢了。严龙昕已经接掌了我爸的所有事业，过不了多久，我爸就会发现他已经没有多余的钱让他再这样为了除掉路家人而耗资千万。”铁岳枫淡然地平述，看了展孝勋一眼，又继续说：“听我这么说，你有什么感想？你会不会觉得不该烧死晓聪的父亲，就是为了那不成理由的使命？”“我没有这么做。”“你说什么？”铁岳枫站起来，抓住他的手臂问道。

希望他没有听错，和蔼可亲的陈氏夫妇还活在人间？老天保佑，希望他没有听错。

“我没有杀害陈氏夫妻。一开始听到伯父要我去杀害他们时，我心中一惊，总觉得没有任何理由就去伤害别人，不是我该做的事；所以，我把行动往后延，只烧了他们的房子，让伯父相信我办分了这件事。另一方面，我就开始要人无论如何也得找到你。现在我既已明白事情真相，竟然是这么荒谬，我会好好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做。”展孝勋明白该是他好好想一想的时候了。

“我知道你一定会想出办法来。不过，孝勋，我有预感将来严龙昕一定会把爸整垮，到时候你又会怎么做。如果你想要和晓聪在一起，你就必须舍弃一方，忘掉恩情也许是唯一的办法。”这问题问得展孝勋心情沉重了起来，两人许久都没有再说话。

一直沉默了好半晌，铁岳枫才打破沉寂，开口道：“别烦恼了，到时候爸就交给我，你去做你想做的事，你已经为这个家做得够多了，该是我付出一分心力的时候。”“这是我该做的。”“别傻了，我才是他儿子，你别连我的份儿也抢去。”铁岳枫促狭道。

“岳枫，谢谢你。”“少来这一套，对了，几时告诉晓聪她父母并没有死在那一场火灾中？”铁岳枫的目光瞄向上头。

展孝勋跟着他的视线移动，然后摇头道：“还不是时候。”“为什么还不是时候？”“她的悲伤是让伯父相信陈氏夫妇已死的最好见证，所以，为了不让伯父起疑，必须再瞒她一段时间。”“孝勋，我看这件事真的很难处理，你可能要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来不会对不起我爸，二来又不致当真毁了晓聪全家。这——到底有什么办法呢！”铁岳枫走来走去，表情很是困扰。

“岳枫，你可以帮我找晓聪的妹妹及她们的丈夫找来吗？”“当然可以，不过我不保证他们一定会来。毕竟发生了这种事，我是铁家的人，他们就算不会怪我，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你可以告诉他们我有陈氏夫妇的消息，如果他们来了，我会把计划告诉他们。”“但不包括晓聪，你是不是这个意思？”铁岳枫太了解他了。

“晓聪是所有人里面最重要的角色，能不能取信于伯父就在她，所以只能暂时委屈她。”“不过最后苦的会是你，孝勋，你让她愈难过，就更难求得

她的原谅。”“我知道，但我还是必须这么做。”“你决定就好，我会替你打电话。”展孝勋点点头，知道已经到了必须放手一搏的时候了。

隔天一大早，展孝勋就来到和严龙昕约定的地方，也就是赵靖擎在台南的住所。

他一走进客厅，坐在沙发上的两个女孩几乎用跑的奔向他。

并抓着他大叫：“你说有我爸妈的消息，在哪里？”路晓昭直到昨天晚上才听严龙昕说起这件事。

这让她和晓瑶两人心中升起无限的希望，如果眼前这个男人有她们父母的消息，不就表示他们可能还活着？于是，不管严龙昕和靖擎都说这可能是个陷阱，她们还是执意要来看一看。

“你们就是晓昭、晓瑶？”展孝勋低头打量她们。

“是！我们是！我爸妈在哪里？你不是有他们的消息吗？”路晓昭急急问道。

“他们现在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展孝勋才说完话，很快地就看到原本抓着他的两个女孩被她们的丈夫搂了回去。

“你打算要多少钱才肯放人？”赵靖擎冷然道。

“我不是来要钱的，更不是要以陈氏夫妇来勒索你们。”展孝勋笑了笑。

“那么把你的来意说出来。”严龙昕拍着路晓昭，要她稍安勿躁。

“我只是来告诉你们陈氏夫妇还活着，然后请你们跟我合作。”“跟你合作，你分明是趁机勒索，还敢说不是！你……等一下！我见过你，你就是在二姊相亲那天把二姊撞倒的那个人，你那天在那出现一定也是早就安排好的，对不对？”路晓瑶在赵靖擎的手臂中又叫又跳。

“晓聪应该也在你手上吗？”赵靖擎知道这已是肯定的。

“是的，但这不是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我坦白告诉你们，我是铁政樟的养子，我会从国外回来，就是奉命回来除掉你们路氏巫女。”说到这儿，展孝勋连忙举起手阻止他们向他这头走来。“听我把话全部说完，如何？”

“你也是铁家的一分子，我们没有什么好谈的！”路晓昭愤怒地叫。

“你们可以像相信岳枫一样的相信我，我没有恶意，只是想帮助你们从这场灾难中解脱出来。”“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是铁政樟的养子，没理由会帮助我们，你心里在打什么主意？”“二姊，他一定是想骗我们上当，然后再将我们一网打尽，我们千万别上当！”路晓瑶不相信地指出。

“他是为了晓聪才这么做。”岳枫在这时走了进来。

“岳枫，你跑来这里，那晓聪呢？”展孝勋讶异地问。

“我把她交给我的女朋友少菲，让她负责带她去散散心。”“岳枫哥，你说他是为了二姊才这么做是什么意思？”路晓瑶拉开丈夫的手，走向铁岳枫。

“就跟你丈夫现在一直虎视眈眈看着我的意思是一样的。”铁岳枫知道赵靖擎到现在还不是很放心他，一直不让晓瑶接近他。

这一年多来，他不只一次告诉他，希望他赶紧娶花少菲为妻，然后他才会欢迎他来拜访他和晓瑶。

真是好笑到家了！一个三十岁的大男人竟然醋意这么重，也多亏了他是台南的大人物。

“靖擎？”路晓瑶是这里面唯一不知道自己丈夫很会吃醋的人。

“岳枫的意思是说，眼前这个人是因为喜欢晓聪，所以才肯为她这么做。”赵靖擎说完，还特地给了铁岳枫一个警告的眼神。

似乎在警告他：再要在晓瑶面前胡说，他肯定打烂他的嘴。

为此，铁岳枫只是耸耸肩，早就见怪不怪了。

“这么说你是真心喜欢我大姊？”路晓昭喜上眉梢，拉着丈夫走上前。

既然甩不开丈夫的掌握，她只好半拉半拖了。

“我不是来分析我的感情，你们愿不愿意跟我合作，才是我今天来的目的。”展孝勋还不想在众人面前坦白自己的感情。

“你有什么计划？”“严先生，听岳枫说在这一年内你已经把铁家的事业收购在你的名下，甚至他的一些投资都严重亏损，再过不久就会宣布破产，是不是？”“没错，所以铁氏父子应该没有本事再作威作福。不过，当初我倒是没把你算在内，毕竟铁政璋有养子的事我也是今天才知道。”严龙昕对于这一点疏忽，感到很不可思议。

“那么在我伯父知道自己破产的那一天，我要你们诈死。”“诈死？”“没错，跟上次我烧死陈氏夫妇的情况一样。我会跟上次一样向殡仪馆的人要几具尸体，经过他们家属同意后，再把他们伪装成你们的样子，一旦火灾发生，伯父会以为你们已经被火烧死，然后我再告诉他，他们已经不能在台湾待下去，因为警方已经在怀疑他们，所以必须把他们尽快送到国外去。为了担心再次被抓进牢里，伯父不会再回台湾，加上路氏巫女已被铲除，铁氏的使命也算是圆满达成了，伯父当然也就没有理由再回台湾。各位觉得这个方法如何？”展孝勋详细的解说。

“这就是你所谓的方法？”铁岳枫首先讶然地问。

“哇喔！如果事情能顺利，这的确是个一劳永逸的方法，这样铁家人就不会再时时威胁着我们。”路晓昭兴奋地大叫。

“好棒喔！大姊知不知道这个计划？”路晓瑶等不及想和大姊分享这份喜悦。

“这么说各位是同意了？”展孝勋没有回答路晓瑶的问题，反而如此说道。

“方法是很不错，警方那一方面我会搞定。”对于运用关系，赵靖擎有一套。

“就这么说定了，铁先生。”严龙昕颇为赞同。

“我叫展孝勋。”“喂！等一下，你还没告诉我大姊知道这件事吗？”路晓瑶没有忘记她的问题。

“她目前还不能知道我们这项计划，因为她是让我伯父相信你们已死的最直接证据。”“你是说大姊她现在还需要知道爸妈没死？”路晓昭一直以为展孝勋应该会告诉她。

“是不知道。”“这样大姊岂不是很可怜？这几天大姊一定跟我们一样哭得死去活来，惨不忍睹。”路晓瑶一想起这几天以为爸妈死了，她哭得有多伤心，现在就忍不住为大姊感到难过。

大姊还不知道爸妈没死，那她一定是整天以泪洗面。

不行，她怎么可以在知道真相的情况下，却还让一向疼爱她的大姊每天伤心难过、肝肠寸断呢？心里才这么想，路晓瑶马上把自己的想法对大家说道：“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大姊伤心，我们应该把爸妈没死的消息告诉大姊，你说对不对？二姊。”“我也这么觉得。”路晓昭赞同妹妹的提议，她可以想像大姊会有多么伤心。

“不行，不管你们多么舍不得你们的大姊，都不能因为一时的不忍心就

坏了整件事。

我可以告诉你们，过不了多久，这件事就能圆满解决，你们难道不能再忍耐一阵子？”展孝勋厉声阻止她们的念头。

他不希望因此而功亏一篑。

“他的顾虑是对的，晓瑶，要我父亲相信你们已死，一定要有晓聪的真实反应。”“可是这样一再刺激大姊，大姊会承受不了的。你们有没有想过后果？也许我大姊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坚强。”路晓昭是了解自己大姊的。

大姊外表冷艳成熟，但她内心是脆弱细腻，需要有个依靠的。

就这样让她一下子以为自己丧失了所有亲人，她一定无法承受这么强大的痛苦。

别说是她大姊，换作是别人，肯定也做不到。

“我知道，我不会让她倒下的。”展孝勋何尝不明白路晓聪其实是个外刚内柔的女人。

“晓昭，别担心，要安排我父亲出国不到半天就可以办成，等我父亲他们一坐上飞机，我们再立刻把实情告诉晓聪，不会让她伤心太久的。”铁岳枫跟着劝。

“那么事情一说定，我们就分头进行，最好是尽快把这件事办妥。”严龙昕等着把事情彻底解决已经等很久了。

原本他想靠自己的力量把铁氏整倒，但最后赵靖擎也提议要插上一脚，而今又多出了展孝勋，他相信这次一定可以一次解决这件事，不必再时时提心吊胆。

展孝勋点头，接着又和他们商讨了好一会儿，才和铁岳枫一起离开。

路上，展孝勋对铁岳枫的沉默感到有点纳闷，遂地，他开口道：“你在想什么？”“孝勋，我在想你是不是打算把你这十年来在国外打拼的事业都移交给我爸，以报答他这些年对你的养育之恩。”铁岳枫心里明白这绝对是可能的。

刚才在赵家，他提到要把他父亲送到国外时，他就已看出孝勋有这种打算。

“这是现在我唯一能做得到的。撇开路氏巫女不谈，伯父对我算是恩重如山，我把自己一手创立的事业交给伯父，并不算什么。”“如果我爸能把路氏巫女的事看开，也许今天就不是这个局面了。”铁岳枫每次一提起这件事，心里总是感慨良深。

展孝勋没有回答。他心里此刻只想着：如果没有伯父一心想加害路家人，他根本也不会和路晓聪相见，更不会为她神魂颠倒，忘了自己的目的。

但他并不后悔为她这么做，只可惜她从来不明白他的心。

“岳枫，你是不是想告诉我什么？”路晓聪被铁岳枫的眼神看得心情乱糟糟的，心跳更是不规则。

她知道铁岳枫一定是想告诉她什么，只是不知道怎么开口而已。

“晓聪，你知道吗？孝勋他对你——”“你不要告诉我他喜欢我，我不相信！我曾经上过当，但是我不再会再傻第二次。岳枫，你知道他一开始怎么骗我上当吗？”一提起展孝勋，她马上激动起来。

“如果你愿意说，我倒是乐意当个听众。”铁岳枫安抚着笑道。

“他三番两次阻止我去相亲，又为我买下一间房子，更教人难以置信的是他连一家公司都能买下！我一直不敢相信他，可是他的种种行为却让我深

陷其中。然而相信他的结果是赔上我父母的性命，你说他喜欢我，你叫我怎么可能相信你说的话？这次如果我再不小心，赔上的可能就是我那两个妹妹，我已经受够了！”路晓聪一手打在玻璃窗上。

岳枫发出惊呼声，根本还来不及抓住她的手阻止她这么做，她的手已经打破了玻璃窗，破碎的玻璃割破了她的手指，渗出了鲜红的血。

“晓聪，你这是在干什么！”铁岳枫被她这突来的举动吓白了脸。

他赶紧拿出手帕包住她正在滴血的手指。

“发生什么事了？”听到声响，展孝勋从外面冲了进来。

当他看见路晓聪受伤的手指时，铁岳枫可以肯定自己是第一次看到展孝勋脸色这么难看。

“岳枫，这里交给我！”“孝勋，她心情不好，你知道原因的，千万不要——”铁岳枫话未说完，就被展孝勋给赶出房门外。

“你疯了吗？”“我没有疯，我只是受够了！”“你错了，最精采的还在后头，等我们一回到六北，我会马上展开一连串的屠杀行动，你那两个妹妹恐怕都活不了多久。”展孝勋在说这话时，眼睛是看着窗外的。

他几乎不敢看路晓聪会有有的反应，所以他只有选择不去看她。

路晓聪的反应的确惊人，她的脸色在瞬间转为苍白，而后是死灰色，身子一动也不动。

一直到像是过了一世纪之久，她才慢吞吞的吐出话来。“你要我怎么做，才肯放过我妹妹？”“你这一刻做什么都没有用，等一下我带你回台北，你就知道我会怎么做。”“展孝勋，你真的要亲手毁了我才会甘心罢休吗？”路晓聪尖叫着冲向他，包着手帕的手也不顾一切地挥向他。

她可以和他同归于尽，而且早就该这么做。

“走吧，回台北的时候到了。”展孝勋将早已准备好的绳子绑住她，实在是担心路上她会玩花招，导致事情无法顺利进行下去。

“你想干什么？放开我！”被他扛在肩上，双手被绑着，路晓聪尖叫。

“孝勋，也许你该打昏她比较好办事。”铁岳枫走过来提议道。

“岳枫，原来你也是……”这一刻，路晓聪震惊的连话也说不出，为什么连她一向信任的铁岳枫也临阵倒戈？她到底还能相信谁？在她还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时，展孝勋已一记打昏了她。

“你下手不会太重吧？”铁岳枫不禁有点儿担心。

“我比你心疼她，你以为我喜欢这样对待自己深爱的女孩？这辈子我从来没这么深爱过一个女人，可是我却也是伤她最深的。”展孝勋痛苦的表情是那么的明显。

有那么一刻，铁岳枫也感同身受地说不出话来，最后才听见他徐缓地安慰他说：“孝勋，你也是逼不得已，相信等她了解你这么做的的原因以后，她会谅解你的。”“希望如此。”嘴是这么说，但展孝勋心不是那么肯定。

他知道将来还会有一场更难打的仗在前面等着他，但他不会因此而退缩。

为了得到他这辈子最爱的女人，再难打的仗他都要赢。

第九章

路晓聪从来不曾像现在这么恨过一个人。在高速公路上，无论她如何央求展孝勋，他就是冷着一张脸，完全无动于衷。

不理睬她的苦苦哀求，甚至不跟她说话，路晓聪已经彻底感到绝望，她知道回到台北后将有什么在等着她。

可是心里虽这么想，但当她被拉进展孝勋的公寓，看见铁氏父子就站在屋里，而他们脸上那种笑容像是目的已经达成的得意，顿时教路晓聪浑身发颤，真正从脚底寒到头顶。

而接下来铁政樟的话更是将她打进了冰冷的地窖里。

“孝勋，这次你真的是做得太好了，一夜之间就将路家人一网打尽，从今以后，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想到路氏巫女到他这一代被顺利铲除，铁政樟不禁越发得意。

“不！不！你们全都该死！”路晓聪尖声吼叫，身子猛地冲向铁政樟。

但还没来得及对他发出攻击，展孝勋已经一把制止她的行动，并扛着她往房间里走，把她关在里面。

“孝勋，你实在也该连她一起解决的。”铁政樟对于路晓聪的存在有不同的看法。

“伯父，我要留下她。”“我知道，但你千万别让她怀孕。”铁政樟交代着。

“不会的，走吧，我送你们到机场。”展孝勋拿起钥匙。

“等一下，我一定要上她一次，才甘愿离开台湾。”铁岳凯不甘心地把目光停留在客房的房门上。

“岳枫，她是我的女人。”展孝勋忍住想揍人的冲动。

“而我是你的兄弟，让我上她你不会有损失。”铁岳凯说着，已经走向客房。

展孝勋表情凌厉的挡在他身前。“你会后悔，如果你真要碰我的女人。”“你在搞什么鬼！？不过是一个女人。”铁岳凯被他脸上的气势喝住了脚步。

“好了，岳凯，你要什么女人没有，等我们到国外，还怕没有漂亮女人吗？赶快上飞机要紧，等到警方找到我们，我们就别想逃了。”“这都要怪孝勋，放火之前也不考虑清楚，竟然让警方怀疑到我们头上来，要不，我们根本不用达到国外。”铁岳凯一提起这个就一肚子火。

“到国外也好，反正在台湾我们也没办法生存下去。投资失败，不到国外难道你要喝西北风！？”铁政樟倒是有意到国外重新开始。

有孝勋在国外的事业，足够他们父子安享下半辈子了。

铁岳凯实在不甘心，但又没办法公然和展孝勋对抗，只好满心忿怒地跟着父亲走出公寓，展孝勋随后跟上。

一个小时后，铁岳凯在飞机上突然对父亲说：“爸，你觉得我们会不会被孝勋耍了？”“我信孝勋。”铁政樟肯定地说。

就这样，铁氏父子被送往遥远的国度，去展开他们新的生活。

路晓聪早就准备好了，等展孝勋走进来她就要先一刀刺死他，当房门被人轻轻打开时，她已经把打破玻璃做成的刀子握在手中。

尽管这时她的手掌心已被玻璃划破，尽管血不停地渗出，伤口又疼又麻，她都咬紧牙忍了下来，只等展孝勋走进来。

此时，房门打开，路晓聪起身正待冲向前，惊讶地发现从门口走进来

的是——她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面的双亲！

手中的玻璃顿时从她手上掉落，路晓聪不管手掌心的伤口，一度用手遮住了嘴巴，她想痛哭出声，她想大声呼喊，甚至她想走上前去证实自己所看见的究竟是不是幻觉，但是她什么都没做，她只是空瞪着一双不敢相信的眼睛，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

“晓聪，我的女儿，你究竟对自己做了什么？”路星桦知道女儿吓呆了，遂地走向前，拉起她血淋淋的手，心疼女儿的泪水涌上眼眶。

“大姊，大姊！是我们，我们都还活着！”路晓瑶抱住她僵硬的身子又哭又叫。

“大姊，看看我们！摸摸我们！我们是真的站在你面前！”路晓昭抓起路晓聪的另外一只手，看见就连左手也同时包着绷带时，也红了眼睛。

陆陆续续不少呼喊她的声音，清楚地从耳中传来，路晓聪这才渐渐相信站在她面前的，真的是她最亲爱的家人。

于是只见路晓聪大声叫着：“爸，妈！”嚶嚶切切抱着自己的母亲掉下了喜极而泣的泪水。

一切灾难都过去了，不管爸妈还有晓昭、晓瑶是如何逃过这一劫，路晓聪知道一切都已雨过天晴。

这一刻，她是应该高兴得大笑，可是由于还不太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真的，路晓聪只谨慎的抓着自己父母的手不放。

对于女儿脸上那小心翼翼的表情，陈韦全再也忍不住拥着女儿入怀。他从展孝勋那儿明白诈死是唯一方法的当儿，全然忘了考虑女儿们的心情，而今看见晓聪为了他们的诈死受尽折磨，不禁后悔当时的不经考虑。

“晓聪，你受苦了。”“爸，我真的不是在作梦吗？你们真的在这里？真的没死？我好怕是我自己产生幻觉，我好怕你们真的被我的愚蠢害死了，我本来想跟你和妈一起的，可是我要替你们报仇。”路晓聪还在流血的手抓住父亲，生怕一个眨眼，他又会在自己眼前消失。

“我们没死，是展孝勋安排了一切，所以我们得以活下来。”提到展孝勋的名字，路晓聪原本喜悦的神情随之消失，她抓住父亲的手，央求道：“爸，妈，带我离开这儿！”“晓聪。”陈韦全不是看不出女儿排斥的表情，但他更清楚展孝勋在这阵子的所作所为。

如果一个男人能为一个女人如此的尽心尽力，只为了要将她的家人从一场永无止境的灾难中解救出来，那无异是因为他深爱着那个女人。

“爸，什么都别说了，我们带大姊走吧！”路晓昭认为现在还不是替展孝勋解释一切的时候。

像是明白晓昭的意思，陈韦全点着头和妻子两人拥着路晓聪走出公寓。

一直到他们一行人离开了公寓，展孝勋才和张舜仁走出另一个房间。

“他们走了。”“我知道。”“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张舜仁其实是同情他的。

打从一开始爱上路晓聪，展孝勋就注定要有坎坷的情路。

“你以为我会怎么做？”展孝勋因为路晓聪的离开，心情一下糟到极点。

“你不会这样就放弃她吧？”张舜仁认为这假设根本不可能发生。

“我要会放弃她，今天就不会摆这个局了。”展孝勋没好气地白他一眼，实在忍不住想揍他一顿。

看得出他已经因为路晓聪的离去而想找个人好好发泄一下，张舜仁立

即识时务的闭上嘴巴，把早已准备好的酒端给他。

情愿让他喝醉，也好过让他把他揍得半死，张舜仁想。

接过张舜仁递过来的酒杯，展孝勋仰头把酒灌进喉咙里，也许把自己灌醉，就能忘却路晓聪眼中的恨意，一切重新开始。

在喝下第二杯酒，展孝勋心中如此希望着。

经过了几天的静养，路晓聪手掌心的伤口已然痊愈，她很高兴能看到父母安然无恙，知道爸妈没有因为她的愚蠢而丧失性命，路晓聪比任何人都高兴。

这三天，她几乎是分分秒秒地守在父母身旁，一刻也不愿离开。

不过，有一件事真的很让她头疼，那就是晓昭和晓瑶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就喜欢在她面前提起展孝勋这个人。

她们似乎忘了自己是有夫之妇，总是毫不忌讳地在她面前说起展孝勋的伟大行为。

真不知道她们究竟拿了展孝勋多少好处，她想。

就像现在，她那天真的小晓瑶又在准备替展孝勋说好话了，一看见路晓瑶走进来，路晓聪已经明白她的来意。

通常这时候路晓聪都会走开，而她现在也准备这么做。可是就在她要走出门口时，二妹晓昭挡在门口，不让她出房间：“大姊，不要每次一看到我和二姊，你就想逃走，好像我和二姊是 AIDS 带原者。你放心，你会很安全。”路晓瑶走上前把她拉回床上。

“晓瑶，你和晓昭两人是吃错药了是不是？我是你们的大姊，这时候你们竟然帮那个把大姊骗得惨兮兮的展孝勋！算是我白疼你们了。”路晓聪忿然地甩开妹妹的手。

“大姊，展大哥也是不得已的。为了救我们全家人，他不惜背叛了养他长大的铁政樟，这不就证明他一切都是为你？”“所以我活该被骗，活该被蒙在鼓里，所有人都知道，就只有我一个人以为自己的愚蠢害死了全家人！你们两个想想我的感受好不好！”她流尽了多少泪水，强忍多少悲伤，一面为自己害死家人心如刀割，一面又必须坚强活下去，好为家人报仇。想到这种种，她就无法释怀，也无法原谅展孝勋的所作所为。

他可以告诉她，而她也会乐意配合他，可是他什么也不说，就让她当真以为爸妈已经被她害死。这种苦、这种痛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

“大姊，我们当然明白你的感受，展大哥这么做的确是过分了一些，可是他心里也很难受，他已经站在外面三天三夜了，你就出去见见他好不好。”

“是啊！大姊，我们现在住的地方隔壁就是一间银行，展大哥这样不分昼夜站在我们家门前，万一被人认为他是准备抢银行岂不糟糕。”路晓瑶在旁帮腔。

“你们说够了没有？！”路晓昭和路晓瑶面面相觑了一会，知道大姊这会儿是真的被惹火了。

她们只好吐吐舌头，十分沮丧地垮下肩膀走出房间，并且把门轻轻关上。

看着关上的房门，路晓聪同时也重重叹了口气，她知道晓昭她们是真心希望她和展孝勋重修旧好，可是她永远也忘不了自己曾经苦苦的哀求他，他却无动于衷的耻辱。

一想起他曾经这么残忍地对待她，她又怎能就这样原谅他？不。她做

不到，她受了那么大的伤害，她情愿忘了这个人，也不要原谅他所带给她的伤害。

“怎么样？晓聪有没有改变心意了。”看见她们走出来，路星桦赶紧追问结果。

“没有用的啦！妈，大姊她还是不肯原谅展大哥，我和二姊两人口沫横飞的说尽好话，她还是听不进去，一副准备要一辈子都不原谅展大哥的样子。”“其实这也不能怪大姊，她这么做也是因为她受了很大的伤害。没有人愿意像个傻瓜一样被耍得团团转，更何况是这种攸关生死的大事。”路晓昭可以体谅大姊的心情。

今天这种情形换作是她，她肯定会同大姊一样的反应，所以展孝勋会受到这种待遇是罪有应得，实在不必太同情他。

而她之所以还愿意替展孝勋说好话，是因为她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们家，这几天她也才会不辞辛苦替他好话说尽。

要不然以她路晓昭的个性，早就和大姊联合起来对付他了。

思绪转到这里，路晓昭突然知道她该怎么做了。嘿嘿！这个办法一定行得通。

“二姊，你说话就说话，干嘛突然做出这么恶心的表情？”路晓瑶对于她的笑容完全不能苟同。

“妈，我已经有办法了！”“二姊，你有什么办法？”路星桦也热切地看着女儿。晓昭到底会有什么办法。

路晓昭于是小声地把她的办法说了出来。

“这样好吗？这样好不卫生喔。”听完所谓的办法，路晓瑶眉头皱了起来。光想到那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她便不能认同二姊的方法。

“不然你要怎么办，我们又不能让展大哥进来，你想要大姊怪罪下来吗，所以只有现在这种方法能让他们单独见面把话说清楚。”路晓昭对晓瑶的大惊小怪投下不以为然的眼这时。

“可是那样会臭死人的。”“放心，我会选一间比较干净的餐厅。”“二姊，你想展大哥会这么做吗？”“我看现在就是要他从十楼跳下去，以表他的真心，他也会这么做，而且那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的确，我们男人就是注定要栽在你们女人手上，永世不得翻身了。”赵靖擎和着严龙昕走进来。

路晓昭和路晓瑶甚至还未转身，身子就各被自己的丈夫拥进怀里。

“若是说二姊夫，这我相信，可是换作是你，那才不可能。如果你要从十楼高的地方跳下来，你一定也会拉着我一起跳，对不对？”她太了解他霸道的性情。

“你说的没有错，小红发，我当然不可能让你一个人留下来。”赵靖擎搂紧她。

路晓瑶为此笑了起来，就说她太了解他了，果然没错，这一年来总算没有白嫁给他。

严龙昕只是温柔地对着妻子微笑，路晓昭很快地意会他眼中所倾诉的情意，于是她以着相同的眼神回应他。

在一旁的路星桦眼看着这两对夫妻卿卿我我的情景，心里直觉欣慰。

她很高兴两个女儿有了这么优秀的男人在疼爱她们，如果她的大女儿晓聪也能有个幸福的归宿，那么身为母亲的她也别无所求了。

“大姊，这间餐厅的东西听说很好吃哦！我们进去吃吃看。”路晓瑶拉着

路晓聪走进一家豪华餐厅。

“对啊！大姊，逛街逛得脚都酸死了，进去吃些东西，顺便休息一下。”路晓昭也附和着。

“知道你们两个爱吃！”路晓聪笑着被拉进了餐厅。

一点完餐，路晓瑶一张嘴便说个不停，在她说话的同时，也跟着比手划脚起来，一不小心将侍者先前端上来的果汁给打翻，这一打翻，路晓聪随即惊叫着跳开，但仍然不够快，最后还是果汁洒了满身都是。

“啊！大姊，我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才怪，路晓瑶心想，表情却慌张得逼真极了。

“没关系，我去洗手间整理一下。”路晓聪拍拍妹妹的头，不疑有诈，起身走向洗手间。

看见大姊消失在洗手间后，路晓昭马上朝餐厅外面打个手势。

立即地，展孝勋推门而入，向路晓昭点点头，随即跟进女洗手间。

这会儿正努力以着清水冲洗外套的路晓聪，听见洗手间的门开了，以为是妹妹晓瑶，于是头也不抬的说：“晓瑶，给我面纸，我忘记带进来了。”

“晓聪。”这一道属于男性浑厚又低沉的声音，路晓聪太熟悉不过了。

她曾经认为他的声音是她所听过最好听的，但现在他的声音却是她一辈子也不想再听见的。

路晓聪抬起头，身子不由自主地退到墙壁，一直到离他最远为止。

“你进来做什么？这里可是女洗手间。”她一向知道任何人都无法阻止他想要做的事。

可是……闯进女洗手间，这未免也太过分。

“我要和你谈谈，如果你不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见我，我只有这么做。”“这是女生的洗手间。”她重复。

“我在不意，我一定要和你谈谈。”展孝勋没有走向她，反而只是挡在门口。

“我不想和你谈，而且我们也没什么好谈的。”之前什么也不肯告诉她，现在才要来和她谈，太迟了。

她已经没兴趣知道他想说什么。

“晓聪，你能不能想一想，我有不得已的苦衷。”展孝勋举步走向她，想抓她，她侧身躲过。

“你不得已的苦衷就是我比较愚蠢、比较容易上当、比较好利用！”“你在扭曲事实，小聪。”展孝勋知道她需要发泄，也愿意给她时间平缓怨气。

可是他希望的并不是像她现在这样不讲理、扭曲事实。

如果再继续让她这样下去，只怕她真会气上一辈子，也真会一辈子不原谅他。

那么就该死了，他可不想花一辈子的时间去取得她的原谅。

他绝不是那种把时间浪费在道歉上的男人。

“我说错话了吗？展孝勋，你让我以为我爸妈和妹妹都死在我的愚蠢上，不是因为我特别好骗吗？”“晓聪，我只说一次，就这么一次，我承认我不该把你骗得团团转，但我是为了保住你们家人的宝贵生命，所以我认为自己情有可原，你原谅我也好，不原谅我也罢，我已经在你家外面苦苦站了三天三夜，再大的罪过也可以获得原谅，我不会再为这件事向你认错。如果我真有错，那也是错在不该以为你能坚强地承受一切。”展孝勋每说一个字，

就更靠近她一步。

“这和坚强没有关系，你不该让我以为是我害死了我父母，你能原谅你自己，我不能原谅你。”“你还不明白吗？没有你那么真实的反应，我伯父根本不会相信你家人死了，更不会离开台湾逃到国外去，我所做的安排，都是为了你，如果你无法相信这一点，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他真的很想抓起她，狠狠地摇晃她。

如果能够因此摇醒她，他也不用为她失眠了好几天。

“我们的确是没什么好说的。”她冷冷的开口。

“妈的！你以为我这么说是因为我想放开你吗？”展孝勋的理智在这时已全部化为一股怒气。他抓住她纤细的手臂，用力地摇晃。

路晓聪被他摇得头昏脑胀，差点没脑充血。

“住手！”她心跳如飞，不是心动，而是气疯了。

“不，我不会放开你，永远也不会！为了你，我已经不惜背叛了对我恩重如山的伯父，我不可能再放开你，这一辈子不可能，你也别抱着这种希望！”他怒火中烧，看起来的确是被她惹恼了。

“你！不该欺骗我！”被他的表情吓住，路晓聪只能重复着一直在她脑中占有最大空间的话。

“是，没错，我不该欺骗你，我甚至不该在替伯父做事时爱上你，如果没有对你用了真感情，今天就什么事也没有。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爱上你，你们全家人早就死了，路氏巫女也不存在了！”“如果你是要我谢谢——”“妈的！这不是我想要的，你懂不懂。我想要的是你！”他发出咆哮声。

他这辈子从来没有看过这么不可理喻的女人，从来没有！

可是他偏偏栽在这个不可理喻的女人手上。

路晓聪被他这声咆哮震得耳朵都快聋了，根本没有办法开口反驳。

而展孝勋也懒得和她再说下去，如果她一定要这么麻烦，他只好改用另一种方式了。

于是，他直接把她推靠在墙上，不等她做出任何反应，一个低头，蛮模的嘴唇便火辣辣地吻住她。

路晓聪只是愣了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随即回过神挣扎了起来，并且张开嘴想用牙齿咬他。

但没有用，他像是早有预谋，等她一张开嘴巴，他的舌头马上抵住她的贝齿，不停地挑逗，吓得她连忙又想闭上嘴，不让他越雷池一步。

路晓聪这番举动，只是让他抵着她的唇轻笑，不一会儿又热烈吻得她浑身发抖，若不是此刻有他紧紧抱着她，她肯定瘫软在地上。

“唔……”她不由自主地低吟，双手半推半就的搭在他肩上。

正当她意识逐渐沉醉在这热吻中时，一个推门的声音跟着一道女性的尖叫声一起响起。

“啊！对不起！”这道声响突破了展孝勋所制造的迷障，路晓聪很快地回过神，奋力地推开展孝勋，冲出洗手间。

这是这辈子她所做过的最丢脸的事，她竟然在洗手间让展孝勋吻她！

天哪！她……怎么会让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

她不是口口声声不原谅他的吗？可是她竟然让他吻了她，而且还是在洗手间！

路晓聪这一刻真是恨透了自己，真希望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件事。

但无论她再怎么想要忘记，展孝勋狂吻她的情景还是牢印在她脑海中。

于是路晓聪摇摇头，决定不再理会那不断浮现的一幕，怒火冲冲地走向两位妹妹。

当路晓昭看见大姊满脸怒气的向她们走来时，心里明白展孝勋又把事情搞砸了。遂地，她赶紧向路晓瑶叫道：“晓瑶，快走吧！大姊来找我们算帐了！”说完，很快地起身逃向门口。

路晓瑶见大事不妙，连忙也跳起身子，跟着路晓昭逃之夭夭。

“晓昭，晓瑶，你们别想逃！”路晓聪正待追上去，一条手臂抓住了她。

“晓聪，我不会放弃的。”展孝勋口气坚决得不容怀疑。

怒瞪了他一眼，路晓聪推开他的手，丢下一句：“我才不管你放不放弃！”说完，头也不回地跑开。

展孝勋没有再追上去，他只是挂着怡人的笑容，默默地注视着她跑开。

虽然她还在怪他欺骗她，但他可以感觉得到她已经不再像早先那样恨他入骨了。

而只要她能不再敢他，他就有绝对的把握让她重新爱上他。

展孝勋自信满满地走出餐厅，心情顿时开朗了起来。

“大姊，我们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们一次，我们下次不敢了！”路晓瑶蹲在路晓聪面前诱哄着。

“大姊，别不理我们，要是龙昕知道我在这里闹事，他一定会二话不说把我带回去，你不会真的气到不愿见我吧！”路晓昭更是可怜兮兮着一张脸。

瞧着可爱的妹妹那请求原谅的表情，路晓聪噗哧一声笑了起来。

“算了，不跟你们计较，不过下次再要这样设计我，小心我饶不过你们。”

“大姊，你放心好了！我们再也不敢了。”路晓瑶吐吐舌头。

“大姊，展大哥在里面究竟做了什么？为什么有个女人进去，却叫得那么大声，而你又满脸通红的冲出来。”路晓昭一直对这件事很好奇。

洗手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竟让那女人发出那种尖叫声。

“对哦！二姊，你不说我还差点忘记，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路晓瑶也被勾起了兴趣，于是只见她兴匆匆地追问。

路晓聪会这么老实才怪！她当然什么也不会告诉她们。

再说在洗手间被吻，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真说出来才丢死人呢！

“大姊，你！”“什么事也没发生。”路晓聪努力保持着脸上的平静。

“什么事也没什么？”路晓昭讶问，看见大姊点头后，跟着又说：“我才不相信，大姊你和他在里面那么久，怎么会什么事也没发生！”这怎么可能。又不是天方夜谭。

“那里是洗手间，你以为在里面能发生什么事？”路晓聪提高声量，以掩饰她的心虚。

“什么事都可以发生啊！像是你已经原谅展大哥，愿意和他重修旧好之类的，难道展大哥没把握机会向你认错，说对不起。”那么展孝勋究竟在里面做什么？路晓昭纳闷地在心里补上一句。

“他说得可赚了，他没有跟我赔罪，反而还大言不惭地说若是他没有爱上我，我们一家人早就死了。”提到这个，她心中更有气。

瞧他说得好像是施多大的恩惠给她似的，好像没有他的手下留情，她们家就必死无疑。

她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嚣张的男人，当她的地下情人时嚣张得像是他

才是主人，当起谋杀犯他又嚣张到认为别人必须靠他的恩典才得以活下去，简直是嚣张到不可理喻。

“其实他这么说也没错，如果不是他在和你在一起的那段时间爱上大姊，也许早听从他养父的命令，放一把火把全家人烧得尸骨无存。可是就是因为他爱上你，他才没这么做。”路晓昭觉得这种情操好伟大喔！

“是啊！大姊，他本来可以什么都不管，就放火烧死我们呢！”“所以你们要我去接受这种恐怖分子的爱？”路晓聪存心不让妹妹说服。

“大姊，他不是什么恐怖分子，而且他又没有真的做，他爱你，他不会伤害你的家人。”“这不就表示如果没有爱上我，或者是哪一天他忽然不爱我了，你们和爸妈还是一样会有危险？”“大姊，才没有这回事，你是故意混乱我和二姊的。”路晓瑶大声抗议。

路晓聪哈哈大笑，有趣地看着晓昭和晓瑶气红脸的表情。

“大姊，你好过分！”路晓瑶气不过地在原地跺脚。

“大姊。”“好了，我知道，我答应你们——”“大姊答应要原谅展大哥了？”路晓瑶接着大叫。

“大姊，这真是太好了！”“等一下，你们是不是疯了？我有这么说吗？”路晓聪被她们逗惹得哭笑不得。

“可是，大姊明明就是——”路晓昭喜悦的神色马上沮丧了不少。

最近她发现大姊真的好难缠，比当初她老公严龙昕难缠了好几倍。

“我话又还没说完。”“那大姊就赶快说啊！”“晓昭，不瞒你说，我不是不想原谅展孝勋，我也知道他为我们家所做的一切，可是我没办法忘记他害我那么伤心，却什么也不告诉我，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再相信他是真心待我。”“可是大姊，你对他还是有感情的？”“也许吧！有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到底是恨他，还是喜欢他，对他究竟是什么感觉，我想现在已经复杂得分不清了。”“那现在你打算怎么做？”“给我时间想想，晓昭，你去告诉他，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想想，这一星期叫他不要出现在我面前，也不要有人在我面前提起他，一个星期后我会知道该怎么做，也给你们一个答复。”她想，这或许是唯一的方法。

如果自己不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也许她永远也找不到出路。

“你如果真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就替你去转告他，大姊。”“谢谢你，晓昭，当然还有晓瑶你。”“大姊，我们是好姊妹哩。”“二姊说得没错，我们是永远的好姊妹。”路晓聪笑着扑向她的两位妹妹，三个人抱在一块儿很快地笑闹成一团。

“她真的这么说？”展孝勋若有所思地询问。

“我大姊是这么说没错，一个星期，你做得到的吗？展大哥？”路晓昭等着他的回答。

“晓聪想要一星期的时间想一想，我就给她一星期，但只有一星期，不能再多了。”“一星期不会很久的，展大哥。”“我是担心晓聪临时动歪脑筋。”他一直的担心也是这一点。

“你放心，有我们这些人在支持你，你还在担心什么？”赵靖击拍拍他。

这是展孝勋斯文，换作是他，他早绑着她上礼堂，管她原不原谅自己，婚先结了再说。

“展大哥，大姊会想通的，你不用太担心。”路晓瑶坐在丈夫的腿上，安慰他。

展孝勋点点头，对着众人微笑，此刻他知道自己会给路晓聪她所需要的时间，但等到一星期过后，他就再也不会保持什么君子风度了。

一个星期以后，路晓聪最好能自己想通，要不休怪他将她强行带回家。不信的话，就等着瞧吧！

第十章

一个星期过去了，展孝勋也遵守他的承诺，在这七天里没有在她面前出现，就连路晓聪的家人也不曾提过他的名字。

路晓聪想了很多，却仍然不确定自己究竟该怎么做，不过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除了他不该欺骗她以外，他对她的家人的确是用心良苦。

她甚至承认自己还是对她有着感情，要不然她不会肯花一星期的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

问题是她虽明白自己对他仍有感情，但是要她这么轻易就原谅他，她又不甘心。

如果不给他一点教训，她前些日子流的那些眼泪，岂不是白流了。

没错！就算非要原谅他不可，她也要先整整他，她心里才能平衡。

这么想着，路晓聪的脸上很快地露出一抹微笑，她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

于是她走出房间，一点也不意外客厅里她的家人全都在等她的消息。

“爸，妈，很高兴你们也在，我正好有事要告诉你们呢。”她笑着走向他们。

“大姊，你是不是有答案了？”路晓瑶迫不及待地问。

“没错，我是有答案了。我的答案就是——爸，妈，你们再帮我安排相关吧！”路晓聪知道自己一说完，肯定会引起大骚动。

果真如她所想的，她的爸妈一脸的诧异，晓昭一脸她疯了的表情，晓瑶更绝了，几乎是愁惨地看着她。

而一直坐在一旁的严龙昕和赵靖擎，则像是认为她已经无可救药似的对她摇摇头。

见到众人的反应，路晓聪只是暗笑在心里，表面是一脸的平静。

“爸，你会为我安排吧！你不是希望我赶快嫁出去吗？”见没人说话，她迳自又说。

“晓聪……”陈韦全这会儿反而不知道该对女儿说什么才好。

这是她的决定，他这做父亲的实在不好拒绝，或指责她不该放弃展孝勋。

“大姊，你还不肯原谅展大哥？这就是你的答案。”路晓昭实在不愿相信这会是大姊想了一星期所得出来的答案。

她看得出来，大姊明明还爱着展大哥，这也是她一直不肯这么快就原谅展大哥的主要原因。

可是，她现在竟然说要去相亲！

这怎么可能？大姊明明……她怎么可能会跑去相亲。

就算是拿棍子打昏她，她也不相信自己会判断错误，可是事实就在眼前，叫她不相信也不行。

“这就是我的答案，你可以去替我把我的决定告诉他。”“大姊，你真的考虑清楚了？”“是，我考虑得很清楚了。”留下这句话，路晓聪又匆匆走进房间。

实在是因为她再不走开，她真的会忍不住被他们个个失望的表情给逗笑了。

为了保住她想整展孝勋的秘密，她还是整整走人的好。

不过大家的表情实在是太好笑了。

等她一消失在客厅，路晓瑶马上抓住父亲，急问道：“爸，你真的要替大姊安排相亲吗？”“不然我能怎么做！？这是她的意思。”陈韦全无可奈何的说着。

“你可以拒绝啊。”“然后让你大姊一辈子不出嫁。”陈韦全可不希望事情演变成这样。

“可是——”“别多说了，这是你大姊自己的决定，也许是她和孝勋无缘。”路星桦倒是把这事看得很开。

听见自己的父母都这么说了，路晓昭和妹妹对看一眼，无精打采地坐回椅子。

看来这件事连她们也帮不上忙了，希望展大哥能有办法阻止大姊。

“她要去相亲？”展孝勋脸色阴忧的重复路晓昭的话。

没想到他耐心等候一星期，得到的竟是这种结果。

“展大哥，现在你有没有办法阻止大姊？”路晓瑶充满希望地开口。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展孝勋面孔扭曲，眼底却闪呀闪地。

如果她要去相亲，他就跟往常一样，尽力搞破坏，一直到没有人肯跟她相亲为止。

他已经受够她的无理取闹，如果再继续沉默下去，那么她只会更加变本加厉。

没错，欺骗她是他不对，所以他愿意给她时间调适，但是如果纵容她的结果就是让她跑去和别人相亲，那么就该死了。

他会放任她去和别人相亲才有鬼，说什么他也得尽全力破坏。

而破坏向来是他最擅长的，尤其是破坏他心爱的女人和别人的男人相亲。

“展大哥，你要怎么做？”“我要搞破坏，不过我需要你们的配合，你们可以帮我吗？”“我——”“你不可以，小红发，你忘记你再过几天学校就要开学了吗？上一年你的成绩烂得可以，今年你给我好好用功读书。”赵靖擎打断她的话。

“我已经很认真在读了。”路晓瑶抗议。

本来嘛！这一年来她又要读书，又要当他的老婆，一有放假时间，又要陪他专机飞到美国去看他母亲，有时候她也要回台北看看她的家人！这样两头跑也很累人耶！

而他可轻松了，只要坐在他的总裁位子上，无聊时翻翻公文，口渴时让人服侍，这种生活当然比她这个又要读书又要当老婆的人好过了。

“高中一年级的功课，是三年里面最轻松的一年，你的成绩再烂下去，你就别想顺利毕业了。”赵靖擎知道她不笨，可是成绩就是好不了。

“没关系，我有你，你是台南的大人物，有你去对我们校长关照一下，一定可以毕业。”她才不担心。

“你最好别抱这种想法，我不会去做这种事，你不好好读，高中文凭你就别想拿了。

而你若是没有高中文凭，就别想考大学，没有大学可念，你只有乖乖替我生个白白胖胖的儿子——不用瞪我，这事你自己去考虑一下吧！”赵靖擎说得可轻松了。

路晓瑶却听得一肚子火，她考不上大学就得乖乖生孩子？这是什么说法？“好主意，靖擎，改天你也要教教我。”严龙听颇有同感地对着赵靖擎道。

“我跟你回台南就是了，对不起，展大哥，我就要开学了，不能帮你，不过二姊可以，她没有在上班，因为她跟我一样不幸嫁了个管她管得很严的老公，不想让她在外面抛头露面，所以，二姊她会帮你的。”白了赵靖擎一眼，路晓瑶不是很甘心地说。

她也好想留下来看好戏呢！

“晓瑶，你还是先把书念好，改天放假时再上来玩，我不会让你失望的。”“这么说，我可以相信你一定会和大姊在一起喽？”“这绝对是肯定的。”展孝勋被她期盼的表情逗笑了。

“展大哥，你说我要怎么配合你？”路晓昭突然问道。

“你只要把晓聪每次相亲的地点、时间告诉我，我就有办法。”“我知道了。”有展大哥去破坏，那么大姊的相亲肯定无法有好的结果，路晓昭喜孜孜地想。

一直到她忍无可忍的时候，展大哥也就成功了，这倒不失是一个好办法。

她倒要看大姊能倔强到几时。

相亲宴一开始，路晓聪不安到了极点。

她既担心展孝勋会来闹场，又怕他根本不会来，如果他不来，那么她今天特地为他安排的这个相亲，可就没什么意思了。

这会儿路晓聪的心里七上八下，一双眼转来转去，很不安定。

“晓聪，李先生在问你话，你没听见吗？”路星桦推推她的手臂。

真不明白她今天是怎么回事，从一坐下来就是这样心不在焉，也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

路晓聪在母亲的叫唤中回过神。一回过神，她随即微笑道：“李先生，对不起，你说了什么吗？我一时没听清楚。”“没关系，我想问路小姐是不是在等什么。”李宗和重复自己先前的话。

“没有，我只是……”她的话突然间消失。

“没错，她确实是在等一个人。”展孝勋穿得很花哨的走进来。

路晓聪不是被他的出现吓住，因为她早知道他一定会出现，只是……他干嘛穿成那个样子，就像是被人包养的小白脸，全身金光闪闪的。

等一下！她知道他想干什么了！

他不会是想……告诉大家他是她的地下情人吧？可是他明明不是啊！

问题是他如果敢这么做，难保对方不会相信他，这绝对是不容置疑的。

看见他脸上那种笑容，路晓聪知道他敢这么做，他甚至就是为了要这么做，才穿成那个模样。

“你是什么人？”李宗和看出了不对劲。

“我是——”展孝勋故意把目光落在她身上，慢慢地吐出声音。

“李先生，我们不要理他，就当他是疯子好了！”路晓聪当然不会给他机会把话说完，要是让他把话说完，她不是要跟着毁了！

而他是故意的，她知道，他存心要来破坏她的相亲，就像两个月前一样。

“我觉得他不像是个疯子。”李宗和心里已经明白眼前是怎么一回事了。

撇开她的父母此时正一脸歉意地看着他不说话，光是看这个和他相亲的女人，脸上那又喜又怒的表情，就足以证明她是认识他的。

而且从刚才到现在她一直在等着他出现，他不是白痴，不会看不出这一点。

“这位先生说的没错，我不是疯子。”“你究竟是什么人？”李宗和的母亲也被眼前这情况搞得一头雾水。

“我……”“展孝勋，你敢说！”她不会让他说的，可是究竟要怎么做才能堵住他的嘴？“我是她的地下情人。”展孝勋没有迟疑地把话说完。

陈韦全叹口气，路星桦则低下头不想再丢脸，路晓昭则是躲在严龙昕的怀里吃笑出声，严龙昕还是保持着平静的表情，只是他的眼神出现赞许之色。

至于李家三人就根本不用说了，完全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呆若木鸡。

看见所有人的反应，路晓聪这时真的恨不得能立刻消失在现场。

他竟然真的说了！他根本是存心来搞破坏的！

设计这个相亲饭局，是她想给他一个下马威，可是没想到他竟然反过来将她一军，她都还没给他教训，反而是他让她丢尽了面子。

可恶！这口气她实在咽不下，本来她是想以自己要相亲逼他来向她告罪，并保证不会再欺骗她。

可是她连等了两天两夜，他就是连通要她别去相亲的电话也没打来。

如果他肯打通电话，她原本打算好好和他谈一谈往后两人的将来。

偏偏他电话不打，反而跑来破坏她的相亲，还告诉别人他是她的地下情人。

这简直就是故意和她唱反调，存心给她难堪。既然如此，就休要怪她打消原先的主意。

“爸、妈、李伯父、伯父，你们别听他胡说，我哪里有钱养得起地下情人，你们说是不是？”“你是养不起，所以房子的钱就当是我借给你的。”展孝勋笑咪咪地说。

“你玩够了没？少拿同一套来唬我！”她真的是受够了。

两个月前用过的话，还拿来唬她，他真当她是白痴吗？“我看如果你们之间有误会，该好好谈一谈，爸、妈，我们别打扰人家了。”李宗和起身拉着他的父母离开。

“现在人家被你赶走了，你可满意了！”路晓聪忿然地瞪着他。

“我就是来赶走他们的，我当然很满意了。”展孝勋丝毫不在意她脸上的愤怒。

“你可好了，却让我丢尽了面子，你！”再也忍受不了他脸上那像是纵容的笑容，路晓聪愤而拿起皮包走出餐厅。

展孝勋跟着追出去。

“这次如果这小子还是没办法取得女儿的谅解，我真的不会再帮他了。在这种场合给我搞出这种状况，如果不是他深爱着晓聪——”“爸，他就是深爱着大姊啊！”路晓昭好笑地提醒父亲。

“所以我才这么说啊！”陈韦全说。

“希望这次孝勋真的有机会能说服晓聪，不过，韦全，你想他口中说他是晓聪的地下情人，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路星桦倒觉得这很浪漫。

“有没有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结果是不是以婚姻收场。”陈韦全满脑子还是女儿的婚事。

路星桦颇为认同的点头，微笑了起来。

“不要跑了，晓聪，你还要跑到哪里去？”展孝勋在后头追赶，一面大叫。

“我要跑到一个没有你的地方！”她回头吼道，脚步慢了下来。

“你真的那么恨我吗？晓聪。”他立即迈大脚步，拉近这最后的距离。

路晓聪喘着气，但仍仔细考虑着要怎么回答他的问题。

她恨他吗？也许一开始以为他杀了她父母时，她强烈的恨过他，也一度发誓一辈子不会原谅他。

但现在她的爸妈没死，情况也变成他对她家有恩，所以她该恨他吗？不，她可以肯定回答，她已经不再像当时那么恨他认为他不可原谅了。

那么她为什么不干脆投向他的怀抱？是不甘心吧！她想。

“如果你还在恨我，那么告诉我怎么做才能消除你心中对我的恨意。”他首次这么正经八百的看着她。

“我不恨你，展孝勋。”她轻声道。

“你说什么？”他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我说我不恨你。”她很想笑，因为他那不敢相信的表情，实在是非常好笑。

“晓聪，你是说真的。”他展露超大的笑容，大手一张，便把她揽进怀里。

“可是，我不甘心这样和你在一起。”她在他怀抱中如此说道。

“你在耍我。”他把她拉到一臂之远，好看清她脸上的表情。

这个时候他绝不容许她还有开玩笑的心情。

“我不是这个意思。”她笑了笑，看他这么认真，她的心暖了起来。

这是一个爱她的男人，她心里明白，而这就足以化解他先前对她的种种欺瞒。

“那你是什么意思？告诉我！”他急切地追问。

“你不是喜欢自称是我的地下情人吗？那么你就暂时当我的地下情人，一直到我觉得满意为止。”她说完，等他的反应。

“你是说真正的地下情人？”展孝勋挑高眉毛，和她所想的反应完全不一样。

她以为他会暴跳如雷，至少不会是他眼前这付欣喜的样子。

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连当她的地下情人这种条件也能乐成这样，他真的能为了和她在一起，什么都不在意？还有，他口中所说的真正的地下情人是什么意思。

瞧他笑得这么贼，一定有问题。

“我是这个意思没错，可是你在打什么歪主意？”她狐疑地看着他。

“我没打什么歪主意，你要试探我多久才会满意？”他问。

“你不用说得那么暧昧，我不会让你这么做。”她冷哼。

“我本来就没这么想，晓聪，我以为你再也不会跟我说话了。”展孝勋突然改变话题。

“我是有这个打算，可是你会让我这么做吗？”她太了解他了。

“不会，就算你打定主意不理我，我只会一直缠着你，直到你开口呼我说话为止。”“我实在不该原谅你，你已经那样伤害我，我竟然什么都没做就原谅你，我好不甘心。”“谁说你什么都没做！你跑去和别人相亲，不就是为了要惩罚我吗？这两天我担心得睡不着觉，你说这是谁造成的？”说起这个，展孝勋才有气呢。

“如果你肯打一通电话来，要我别去相亲，我就不会去。可是你没打电话来，反而是去闹事，你这么做才让人生气呢。”路晓聪比他更火。

“你是说一通电话就可以解决所有事情。”展孝勋讶异地张大眼睛，一副恨透自己的愚蠢似的。

“是啊！可是你连一通电话也懒得打。”她指控地闹着他。

“天大的冤枉！如果我早知道一通电话就可以取得你的原谅，我老早就打这通电话了，也不用一直苦想着方法，为这件事担心得睡不好觉。”展孝勋这会儿真的是后悔莫及。

关键就在一通电话上，他白痴到错失这个好机会。

路晓聪见他如此沮丧，笑得倒是很开心，听见他也会担心得睡不着，这就够她消气了。

“晓聪，我爱你。”路晓聪愣了下，笑声停了下来。他突然这么说，她一时间还反应不过来。

“原谅我曾经不得不伤害你。”见她愣直身子，他又说。

“展孝勋，也许我们都该忘记这件事，我已经不再怪你了。说穿了我还必须感谢你救了我们全家。”有他这些话，真的就足够了，她想。

“你不用谢我，你一直都值得我这么做，我和奇奇都需要你的陪伴。”“奇奇？它还好吧……”他不说，她都差点要忘了奇奇的存在呢！

“它就跟我想你一样。”“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它！”说着，直拉着他往前走。

“晓聪，至于你刚才说的真的不能再考虑一下。你何不干脆直接嫁给我？”他任由她拉着自己，但不放弃地试探。

“我不是说过我不甘心这样就嫁给你吧？所以你耐心等吧。”她放开他的手，迳自发出银铃般悦耳的娇笑声。

“给我一个明确的期限如何？”“无可奉告。”她越走越远。

展孝勋快步追了上去，将她扯回怀中，不理睬她的吃笑声，低头吻上她。

在吻上她的同时，他心想，他已经决定了，不管她同意与否，明天他就是绑也要将她绑上教堂。

（完）

